

192643

書叢學自年青

網史展發會社

著 崗 華



行發店書活生

書叢學自年青

網史展發會社

著、崗 華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論，去取消作爲『質的突變』之歷史的飛躍性——即社會發展中之革命事實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以社會進化史來代替社會發展史；第二，人類歷史是一種往前發展的過程，現在所知道的，『歷史上已有五種生產關係的基本形態，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主義制』。而到現在爲止，國內所出的社會進化史或社會發展史，差不多都只講到資本主義爲止，好像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是爲了準備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可說資本主義的自身，却不是爲準備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而存在似的。這就無異說，資本主義制的延長，就是人類歷史的發展；反之，資本主義制如果消滅，人類也就沒有歷史了。他們根據這種根本不合理的邏輯，居然把資本主義制以後的歷史，完全抹煞了；第三，歷史發展的法則是一般性與特殊性之辯證的統一，一方面，各個民族的歷史決不是孤立的，存在於世界史的全體系之外；同時，歷史的一般法則也決不是從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所能發現，而是從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事實中，即世界史之綜合的

現實過程中抽象出來的。但是一般編譯的社會史，大抵都很少談到中國，有些雖然提到一下，亦都不能把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在世界史的全體範圍上來觀察，而給以正當的評價。

作者現在所提供給讀者的這本社會發展史綱，就是想用正確的觀點，對人類歷史作一全面的分析，以圖補救上述三種缺點。不過這裏所提供的還只是一個綱要，如果條件許可，作者正擬根據這個綱要寫一部較完整較詳細的社會發展史。在這極其緊張的時代，自然很少有從容著述的可能。這本史綱的寫作，也是極其倉促的，錯誤恐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加以不客氣的批評，以便再版時修正。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華崗自序於渝西兩谷村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歷史科學的任務

第二節 幾種錯誤史觀的批判

第三節 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

第四節 下層基礎與上層諸建築之辯證的統一

第五節 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第六節 社會發展的規律及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第七節 關於歷史發展諸階段的幾個問題

第五節 原始人類的精神文化

第六節 原始共產制度的崩潰

第四章 奴隸社會

第一節 奴隸的產生

第二節 奴隸制的普遍成立

第三節 奴隸社會的結構與生產特點

第四節 奴隸社會的意識形態與國家的形成

第五節 奴隸制度的崩潰

第六節 中國奴隸制的特點及其殘餘

第五章 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制度的產生和發達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基礎和生產方法

第三節 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和商業

第四節 封建制度下的階層和國家

第五節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第六節 封建社會的崩潰

第七節 半殖民地中國的半封建性

第六章 資本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前提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和特徵

第三節 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

第四節 列強間的世界分割與民族革命

第五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發展

第六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興起和沒落

第七章 社會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社會主義產生的必然性

第二節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第三節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與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首先勝利

第四節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法的特徵

第五節 蘇聯實行三個五年計劃的經過與收穫

第六節 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第七節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及其將來

第八節 從社會主義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歷史科學的任務

社會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實踐生活及其發展過程，特別是研究生產規律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規律底科學。在社會發展的諸時代中，不僅在形式上，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態；而且在本質上，也表現為不同的諸構成。這是因為歷史上「任何事物，都不保持同一形狀與同一性質，常是運動着、變化着、消滅着、生長着，而各種相互關係及相互作用，都是無限的錯綜着」。歷史科學的任務，不僅在把這些社會形態與構成依照其時代的順序加以排列，或是按其性質的異同加以分類而已。而是要從這人類實踐生活的發展過程之關聯中與變動中，即從人類歷史運動的總行程中，加以全面的分析，探求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根據這種

規律，來說明並指導人類實踐生活之歷史的具體性及其發展動向。

我們知道：歷史不是故事小說和神話，所以它不是少數人『有趣的音樂』，而是人類爲要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留下的戰跡。社會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勞動者的血與火的記錄。換言之，歷史決不是人類精神和平進化過程之圖樣的牧歌，而是人類生活鬥爭及其革命的實踐所推進社會發展之一貫的全面的描述。法國偉大作家羅曼羅蘭說得好：『歷史不是軼事奇聞的蒐集，而是一般人類的一種的總結算。』由于這個體驗的正確的認識，不僅是回顧着過去，而且是發現在和指導我們的將來的。『正因為歷史自身不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運動，不是屬於和平的進化，而是從人類生活鬥爭發展出來的產物。所以歷史科學，也就是以說明人類生活鬥爭的實踐及其發展爲任務的『現實的及實踐的革命科學』。』

歷史科學是社會性的、階層性的。因爲在階層社會內只有階層的科學，它總是適應着一定的階層任務和階層利益以盡其職能。如果抹煞了歷史科學的社會性，

這就等於否定歷史自身使之離開現實的真理。那些企圖消滅歷史科學之社會性的人們，就正是他們自己在歷史科學上之一定的階層性的實踐。因為在各社會階層間執行相互鬥爭的場合，歷史科學根本就有其不同的階層性。在我們目前以整個民族去反抗日寇侵略的時候，歷史科學就具備着鬥爭的民族性。這種歷史家的階層性或全民性，正是生活的實踐。從而他們的認識，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集團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歷史條件所局限。馬克思對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過：『人類僅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實行自我批判。……一待耶穌教準備作某種程度的、或所謂自動的自我的批判，它便能夠幫助我們達到對於以前的神話之客觀的認識。同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一經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便也隨着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及東方的社會』。

馬、恩之所以致力於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他們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社會、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及日爾曼人的封建主義，其目的是從現在各種

不同程度的社會形態，用來研究已經過去了幾千年乃至幾萬年從原始人類以來的社會發展。他們研究的結果，「發現一件重要的事實，即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是天生的永恆不變的體制。在它以前，曾經存在過無階層的原始共產的社會之長遠的歷史。」階層社會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行程中，不過「歷史發展之一環或一個片斷，並且不可避免的就祇隨着歷史的向前發展而歸於消滅。」馬、恩實欲以私有財產、社會階層，如國家之起源與衰亡的歷史必然性和人類對於歷史的創造作用，武裝地壓迫人類，使他們深刻地認識歷史的規律，和堅決地負起創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歷史使命。同樣的道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史與列寧、斯大林對於帝國主義諸問題之深刻的研究，其目的也都是爲了變革歷史。

「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紀述及其指導，是概括過去全人類生活鬥爭與其創造之實踐的成果；尤其是階層任務的實踐，構成歷史本身運動的動力。因此，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求對於整個世界史，從其聯繫上、運動上、錯綜上、生滅過

程上去理解，也就是要從歷史上各社會集團之相互鬥爭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中，發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以這規律去說明人類在其過去所經歷之歷史的生活實踐的總體，並指出人類向前發展之歷史的前程。

第二節 幾種錯誤史觀的批判

恩格斯說：「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即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歷史全部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從那兒來到人類頭腦中的呢？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見恩氏一八七八年寫的「馬克思小傳」）。一切史的觀念論者，從神學、玄學以至近代俗流的實驗主義，都一貫地把概念變成抽象的定義，變成心靈的產物，用「神」、「理性」、「道德」、「暴力」這些抽象的名詞，把歷史發展的法則，

從具體的現實的歷史脫離，而且使歷史的概念與現實的歷史相對立。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盡量把人類歷史之階層的實踐內容隱蔽着，而把它神化爲觀念的範疇，因作出『理性支配世界史』的結論，思辯地構成其觀念的歷史。史的觀念論，到黑格爾集其大成，他在其名著歷史哲學的緒言中說：『理性是一切現實所由之而有其存在，和有其生存於其中的實體。理性是無限的力，它自身啓示於世界，並且除了它自身，沒有別的東西啓示於世界』。在黑格爾看來，歷史不過是『理性的形象與行爲』，『世界史只是一種理性的現象，即理性在其中，啓示自己的特殊形態之一，就是在一種特殊要素，即各民族中表現自己之原始形態的複寫』。並由此而肯定歷史是無意識的，却必然地向着一個預先確立了的理性的目標進行，即向着絕對理性這個東西的現實進行。理性就是一個『神聖的預啓』，人類歷史，便是依照這個『神聖的預啓』之昭示而向前發展。史的觀念論者以爲『各原則都有其表現的世紀，比如亞里士多德的原則，屬於十一世紀；個人主義的原則，

表現於十八世紀；所以是世紀屬於原則，並非原則屬於世紀。換言之，就是原則造成歷史，而非歷史造成原則」。

這種學說，現在還在以「新休謨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等名字，流行於英、美、法、德諸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以生理史觀，物理史觀去研究歷史，他們以為在一切社會現象中，可以看見的是影響個人的生理法則，所以研究任何社會現象，我們應由研究個人生活的法則開始。因而生理法則，即人類理性的自我發展，是社會之史的發展的基礎。他們把歷史發展法則，降為生物、生理、或心理法則。於是，人類理性的發展，「個人心理」「羣衆心理」「民族心理」乃至自然環境對生理與心理的影響，成為他們歷史研究的主題。至於那些法西斯歷史家的合唱隊，則索性現出反革命與反歷史的原形，撕下一切「理性」與「道德」的外衣，公開鼓吹「暴力支配歷史」的行動主義了！在這裏，日本歷史家秋澤修二等公然擁護日寇侵華戰爭，並無恥地說這種侵略戰爭為「神聖戰

爭」，便是最明顯的實例。

在中國的史的觀念論，可以胡適的實驗主義及陶希聖的歷史循環論爲代表。

胡適很坦白的承認觀念創造歷史，他說：『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擦脂抹粉』；又說：『歷史好比是一百個大錢，任你如何去擺』；又說：『歷史好比是一塊大理石，任你如何去彫琢』。總括地說，胡適以爲歷史是觀念的構成，人們可以依據其各人不同的觀念，爲所欲爲地創造其自己所願意的歷史。

另外有些人則雖反對史的觀念論，雖然看出了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但他們却把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解釋成爲地理史觀與人口史觀，結果依然得不到正確的結論。正像「聯共（布）黨史」所闡明：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它可以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底進程的。然而它的影響，並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因爲社會之變更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之變更和發展，迅速得不能比較的。在三千年中

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十九倍，比蘇聯高二十六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過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為在比利時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蘇聯，則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在它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而向共產主義邁進了。由此可見，人口之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

第三節 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

既然如此，那末，決定着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即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究竟何在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論看來，就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獲得方式，即生產方法。這一發現，首先是馬克思的功績，所以列寧說：『由於馬克

思，社會歷史的研究才變成科學』。馬克思說：『人類爲了創造歷史，必須處於獲得生活的狀態之下，這就是一切歷史之第一前提。因而作爲人類之中心，便是他們之物質生活的生產，這就是人類之第一次歷史行爲。人類之歷史的行爲——物質的生活資料之生產，畢竟是歷史的根本條件（見『德意志觀念形態論』）。後來經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繼續發展，歷史科學又被提到更高的階段，尤其在最近出版的「聯共（布）黨史」中，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獲得了有最大光輝的成果。它根據上述命題，更具體的指出：人類爲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靴鞋、房屋、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要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要有那些被人們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房屋、燃料等等的生產工具，就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要善於利用這些工具。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構成社會底生產力。

然而，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和生產方法的一方面，生產和生產方法的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即人們的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不受剝削的人們間的合作關係和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這些關係，也可以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然而，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可是它們總是構成生產的必要因素，正好似社會的生產力一樣。所以，生產、生產方法，是既包括着社會的生產力，又包括着人們的生產關係，因而就是它們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的體現。「聯共（布）黨史」在闡明上述關係之後，並特別指明生產的特點如下：

生產底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在長時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刻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法中的變更，又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即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

所以，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在數千百年新陳代謝的生產方法發展史，就是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生產過程之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之生產——底歷史。這就可以說明：歷史科學，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歷史作爲帝王和將相的家譜，以敘述少數英雄偉人的行動爲滿足，而是應當首先就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底規律的關鍵不是要在人們底頭腦中，不是要在社會的觀點和觀念中去探求，而是要在社會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法中，在社會經濟中去探求。

生產之第二個特點，就在於生產之變更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之變更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而開始。所以，生產力乃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因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變更和發展，而然後，依賴于這些

變更並與之相適應的，就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也發生變更。可是，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之發展。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于生產力之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或加速其發展，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太長期落後于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增長相矛盾；因為生產力，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于生產力底性質及情況，並給生產力以發展餘地時，方能儘量地發展。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看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生產系統中的統一之根本破壞，經濟危機，生產力之毀壞。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不相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處在極不相適合的地位。而這種不相適合的結果，就是使生產力陷于破壞的經濟危機。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實例，就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蘇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

其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因此，在蘇聯，既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現象。

生產之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合的生產關係之產生，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的，並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才發生的，而是在舊制度母胎內部發生的。同時，『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發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尚未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胎包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無論何時都只是給自己提出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一看，那就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可見在一定時期為止，生產力之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之變更，是自發地、不依賴于人們意志而進行的。然而這只是到一定時期為止，只是到那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尚

未及充分成熟的時期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爲阻礙生產發展的桎梏。而要打破這個桎梏，就只有經過新階層之自覺的活動，經過新階層之強力的行動，經過革命，才能做到。在這裏，「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政治組織、新的政體底偉大作用，就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其使命就是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的生產關係。於是，發展底自覺的過程，就讓位于人們底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于強力的大變革，進化就讓位于革命」。

第四節 下層基礎與上層諸建築之辯證的統一

說到這裏，自然而然便又接觸到了新的命題，即上層建築物與下層基礎的關係問題。我們知道：「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于人們意識而存在的

客觀現象，而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那末由此可見，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底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乃是不依賴于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存在之反映。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應對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探求，因為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乃是這社會存在之反映。』。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曾說過下面幾句名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于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社會底經濟結構，即現實的基礎，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同

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和這個基礎相適合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

但是我們不應當像機械論者那樣，從馬克思這段話裏就作出結論說：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在社會底生活中沒有意義，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的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底物質條件之發展。因為馬克思在這段話裏只說到關於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之起源，關於它們的產生，關於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反映。至于說到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底意義，以及說到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馬克思和一切歷史唯物論者都不僅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如上節末段所說一樣，還着重指出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嚴重作用和意義。這裏我們只要看一看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給布洛赫的信裏對於這一問題的聲明就夠了：

「依據唯物論的歷史觀，歷史上最終極的決定的契機，是現實的生活之生產及其再生產，馬克思和我的主張都不過如此而已。倘若有人把它這樣來曲解，而說經濟的契機，是唯一的決定的契機的話，那命題就會轉化為無價值的抽象的悖理的空辭。經濟狀況是根基，但上層建築的諸契機——如階層鬥爭之政治的諸形態及諸成果，勝利的階級于戰後所定的憲法，法律的諸形態，以及這些現實鬥爭之參與者的頭腦中的反映，即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之諸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更形發展而生的教義之諸體系等等——在歷史鬥爭的過程中，都有着它們的作用，而且在許多場合還能有力地決定着它們的形式。這一切的契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在這裏面，經濟的運動是通過了無限量的一切偶然性，而終于作為必然性貫徹着」（見「馬恩通訊集」）。

「聯共（布）黨史」根據新的革命鬥爭經驗，對這一點亦有深刻的發揮，茲錄其要點如下：新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已在社會面

前提出新的任務之後，才產生出來。然而，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之後，它們就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之向前進展。正是在這裏，就表現出新觀念、新理論、新政治觀點、新政治組織底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爲它們是爲社會所必需，因爲如果沒有它們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工作，就沒有可能來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就給自己開闢道路，而變爲民衆所享有的東西，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裏正在腐朽的勢力，並造成必要的條件，以便徹底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底物質生活之向前發展成爲可能。

第五節 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舊的歷史家都是按着個人的動機來判斷歷史，他們以爲決定歷史發展的，是那些偉大人物個人的理想、動機或企圖，他們並不再進一步去探求推動這些個人的理想、動機或企圖的是什麼？他們不能了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某些傑出人物個人的動機；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所謂歷史上某些傑出人物的動機，決不是代表着他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着某一民族全體，或某一民族中之一個整個階層的一致的生活的要求。不管這個傑出人物自己的意志如何，然而只有當他這一動機是反映着大衆的生活的要求的時候，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換言之，所謂個人的動機，事實上乃是一個民族或一個階層的整個的生活的要求之綜合，通過這些傑出人物的頭腦，而變爲民族意識或階層意識，然後這些傑出人物再以這種民族意識或階層意識去領導全民族或全階層，從事實現這一大

衆的要求的鬥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曾這樣指出過：『在歷史人物動機的背後，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總隱藏着一種動力，這動力，也許是歷史的真正的基本的動力，但究竟這種動力，其意義却不是指個人（即使是傑出的個人）的動機，而是指推動廣大羣衆（整個民族或某民族中整個階層）的動機。並且這裏最重要的，不是短時的爆炸，也不是輕瞬即逝的火星，而是足以引起偉大的歷史轉變的持久運動。探討那以自覺的動機方式，在羣衆和領袖（即所謂傑出人物）頭腦中，或明瞭地、或模糊地、或直接地、或間接地在思想的形式上，甚至在幻想的形式上，反映出來的原因；這就踏上了導引我們去認識支配一般歷史，以及歷史各個時代或各個國家的規則的唯一道路』。由此可見，如果傑出人物的觀念和願望是違反着社會底經濟發展，是違反着先進階層底要求，那他們就會變成廢物。反之，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正確地表現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先進階層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卓傑的人物。

翻開中國的歷史，從有史以迄于民國，可以說都是以個人爲中心，直等於歷代帝王的家譜。此外又盡以傳記年譜之類，專述個人的生活。對於這五千年來創造歷史偉蹟的人民大眾，以及他們的生活的變遷，差不多置諸不論之列。因此，過去的史學界視帝王爲天之驕子，神的代表，依其喜怒，以創造歷史，如胡適所云：『個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幾十年的戰爭。』把歷史發展的動力，完全建築在個人的動機上，而不建築在大眾的創造上，這自然是絕對的錯誤。但是，現代的新史家，知道用社會的眼光來觀察歷史，從事于社會經濟之史的發展的研究，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若因此忽略了社會與『仲介人』之關聯，根本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也爲一不能容許的錯誤。其實馬列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過個人對歷史所演的偉大作用。革命是歷史的發動機，是胚胎于舊社會內的一種新制度的接生婦；而領導大眾從事於革命鬥爭的這個個人，便是歷史的司機者。機械論者不知道，英雄、傑出人物，如果他們不能正確明瞭社會底發展條件，或竟

違反社會底歷史要求，却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固然就會變成可笑的和誰也不需要的失敗者。然而也有另外一種傑出人物，他們不僅能夠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而且能夠瞭解如何向好的方面改變這些條件，正確代表出先進階層底要求，因此他們也就能夠成為真正卓越的人物。孫中山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列寧、斯大林在俄國革命史上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應該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

中國有句流行的成語，叫做『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這種二元論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而也就應該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只有民衆的力量才是取之不竭的無盡源泉，斯大林曾說：『從前曾將領袖認為是歷史唯一的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計算在內，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民族和國家底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偉

大領袖的成功，不僅需要正確表現出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表現先進階層的要求，而且需要無止境的相信羣衆，相信羣衆的力量；不僅教育羣衆，而且跟羣衆學習。因此他又說：『領導者們有的來了，有的去了，但民衆還是依然沒有改變，只有民衆是永遠不死的，其他一切都是暫時的。』人民認識自己的領袖，不是憑着他的漂亮演說和宣言，而是憑着事實，憑着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如何爲着人民大衆的事業而奮鬥。那些專靠政治廣告起家 and 言行不符的領袖們，得不到，也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那些脫離羣衆，忘記羣衆切身利益，很驕傲地染上了自高自大的習氣的領導者們，羣衆是會忘記他們，離開他們，把他們從自己的奮鬥道路上拋棄的。民衆不能欺騙，正像歷史不能欺騙一樣。

第六節 社會發展的規律及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我們知道：不僅自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就是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

是可以認識的。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之相互聯系及其相互制約，乃是自然界的規律；那末，社會生活中各現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決不是觀念論者所謂「永恆真理」「絕對理念」或「神聖預啓」；而是被抽象了的、被總和了的、被思考了的實踐。它既不能離開現實歷史而孤立，更不能與現實歷史相對立。因而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雖然是一個最簡單的概念，却包含着最複雜的現實內容；它是從幾千萬年來各民族具體的歷史發展中，抽象出來的一般法則。比如人類是不管屬於那一個種族，那個地域，都是由人猿轉化爲人類；又比如在人類創造并使用勞動工具的進程上，一般都是由木器、舊石器、新石器、金石器、鐵器而蒸汽機器、電氣；又比如人類在其歷史發展中，都經過氏族社會才轉化爲敵對階層社會；人類的兩性關係，都是經過雜婚、彭那魯安、對偶婚，才進到所謂一夫一妻制。這都是一切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共有的現象，所以是歷史的一般法則。這種一般法則，決

不是從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所能發現，而是從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事實中，即世界史之綜合的現實過程中抽找出來的。

人類歷史的發展，都是經過同一的相繼的諸發展階段，具有其一般法則，然而由于各個民族和國家之發展條件與空間時間的差異，也能給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所以歷史科學的研究，固然要從一般的發展法則為前提，但只是理解一般的規律性或世界史的一般發展途徑是不夠的，因為世界史發展的一般原則，並不能把特殊性排除；而只有把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作統一的探究，才能復現各民族歷史之具體的內容。列寧說過：『在全部世界史底發展的一般規律性之下，絕未排除特殊，而是相反的，要求各個發展階段，後者表現着這種發展底形式或次序的特殊情況』。所以歷史科學的任務，不僅在探求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而且要探求它的特殊形態。即是說不僅要從多樣性的具體歷史中找出其一般法則，而且還要從其一般性中，辯證地去認識其特殊性。雖然這種特殊性是經

當地從屬於一般法則，但特殊性却又正是各個別民族歷史的具體內容的構成之重要契機。因爲在社會中與自然界中，完全同一的兩個現象是不會存在的。例如歷史上各民族都經過奴隸制，這是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但希臘羅馬以外的奴隸制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表現爲不同的形態，這就是各民族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又例如封建社會是歷史發展中的一般法則，但在世界各國，又都有其特殊的形態。以後的歷史發展也是如此，故列寧又說：「同一的多樣性，就在人類爲要從今日的帝國主義走進明日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程上，也是表現着的。一切國家都會走入社會主義去的，這是一個必然。但它們不會精密地經過一切相同的途徑而走到社會主義的。各民族都由於民主主義的差異，無產者專政的形態之差異，以及存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變革的步驟之差異，而刻印着它們的特色。」

因此，在歷史發展中，不能以一般去掩蓋特殊；同時，特殊性與一般性也不能游離，後者只對前者起主導作用。只有辯證地把握特殊性與一般性的關聯和統

一，才能正確地理解社會歷史本身之具體的內容。

第七節 關於歷史發展諸階段的幾個問題

關於歷史發展之一般法則，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寫的「經濟學批判」序言上，曾有如下的指示：『大概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可以作為經濟上社會構成之相續諸階段』。這是馬克思根據一般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矛盾鬥爭的統一及其分裂的諸過程作出來的結論。自然，他不是指的某一地域的人類，而是指的全人類的歷史，都是同樣經過了這一系列的發展階段，才到達今日的這一歷史時代。但是這一公式，却曾引起過很多的爭論，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古代的生產方法，都曾成了歷史科學上爭論的問題。此外，波格達諾夫之流又提出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已經得到正確的解決，但也還有留下須待繼續探究的。而最近，業已搖

身變爲日本法西斯強盜代言人的秋澤修二，爲着要曲說日寇滅亡中國之歷史的必然，又重新把「亞細亞」社會作爲問題提出（見其昭和十四年所出「支那社會構成」），而加以無恥地曲解，從而來曲解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形勢，爲日寇侵略中國作辯護。因此，爲了說明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化，不能不把這幾個問題加以簡單的說明。

（一）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

把亞細亞的生產方法，首先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的是樸列漢諾夫，他在其名著「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中，以地理史觀的立場，很肯定說，民族社會解體之後，人類歷史便向着兩個可能的前途發展，一個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一個是古代的生產方法。這兩種經濟發展的模型，不是相續的，而是並存的。因爲他斷定：「馬克思於讀過摩爾根『古代社會』之後，改變了他對於古代生產方法對亞細亞生產方法關係的見。」並且認爲：「像中國或古埃及經濟發展的邏輯，並不發生

古代的生產方法。」

樸列漢諾夫這一歷史發展的二元論，便爲後來一切機械論者，地理史觀論者，依以曲解歷史唯物論的根據。如李耶札諾夫(D. Riazanov)，拉迭克(K. Fadek)，甚至經濟學名家瓦爾加(E. Varga)都承襲着他的錯誤見解。這種地理史觀一直到馬札亞爾(I. Madjar)之「水的理論」出現，便集其大成。後來，德國學者魏特福格(Wilto fogel)在其名著「中國社會和經濟」一書中，便更從這一錯誤見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爲唯技術史觀。

馬札亞爾派以地理史觀來支持其亞細亞生產方法之說，其方法論已經錯誤。而且他以爲這種亞細亞生產方法構成在中國的存在不是在奴隸制之前，也不在封建制之前，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前夜；換言之，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所遇見的就是亞細亞社會，這就無異否認中國有封建制的存在，在實踐上必然要取消中國革命的反封建任務，其危險性是很明顯的。幸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出

改訂本的時候，馬札亞爾已大體上改正了過去的錯誤觀點。然而現在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澤修二等依然借助了馬札亞爾這種舊觀點，來偽造中國歷史，說「中國社會之特有的停滯性」，即「所謂更細亞的停滯性」，而「日本這次攻打中國，正是爲幫助中國掃除亞細亞停滯性的政治支柱」云，來替日寇侵略主義作辯護。這固然是秋澤修二等極端無恥的偽造和曲解，然而錯誤理論的危險性，却正不容忽視的。

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史學界爭論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時候，出現了馬札亞爾派反對考哥德斯的意見。哥德斯以爲亞細亞生產方法是馬克思在沒有看到摩爾根「古代社會」以前，對於東方社會的假設，因爲東洋各國在公社中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成立了專制國家。這種公有和私有的混合形式，使馬克思不得不作這樣的假設。但在現在，摩爾根已說明了這種二元性的關係，所以這假設已失了它的作用。他以爲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東洋封建制，即國家封建主義。哥德斯

這個意見，曾經在一個時期支配了蘇聯史學界，例如史家波卡洛夫和名哲學家米定都受了他的影響，在各自著作中襲用了他的意見。但是，在事實上，馬克思對亞細亞生產方法這一名詞，不僅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上肯定說過，同時還在「資本論」上說過，而恩格斯和列寧也不只一次提到過，足證他是有實際內容的，而並不是一個假設。再則，在新史學的文獻中，具有權取關係的古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有相連續的必然性，即是封建制接續古典制而來，資本主義又在封建制之後。如果照哥德斯的說法，把亞細亞生產方法消解在封建制中，那末它與奴隸制的關係怎樣，東洋各國（中國，印度，日本，埃及等國）曾否經過奴隸社會，就都成了問題。在這裏，哥德斯顯然忽略了「歷史科學要求在其質的特性之上去考察各個歷史階段，同時又要求在它與先行階段之歷史的聯系上去考察」的指示。

後來著名史家科瓦列夫的「古代社會論」和萊哈爾德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史

論」，都曾批評到哥德斯的意見，並把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和東洋奴隸制問題聯系起來考察。科瓦列夫的意見是：『在古代東洋，即在奴隸社會的東洋，亞細亞生產方法是這等國家的奴隸制度的總稱，即是灌溉國家的奴隸社會的具體形態』。萊哈爾德則認為：『我們不反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特質，就是奴隸社會的變態或奴隸社會的不完全性，但同時又不贊成以這生產方法為一種社會構成。可以，它就是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隸制之間的過渡形態。』

日本正式討論亞細亞生產方法，始于一九二八年。最初提出問題的是野呂榮太郎，服部之總，平田良衛，武藤九楠，他們都主張中國日本曾有過亞細亞社會的存在。後來經過蘇聯的討論，又引起日本史學界的新論戰。其中森谷克己，伊藤藏平，佐野利一等主張『亞細亞生產方法，是一種社會構成，先于奴隸制的原始時代』。這和郭沫若的初期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本書上，引用了『經濟學批判』序言那四種有連續性的生產方法（即亞細亞的古代

的，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之後，曾加上一段註解說：『這兒所謂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古代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可是，馬恩所了解的東洋社會，是有國家組織的。這個國家，就是東洋專制政府，一切灌溉事業，都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見「中國印度論」，「反杜林論」，「家族和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因此，說亞細亞生產方法是前階級社會的東西，顯然與馬恩的原意不符。所以到一九三六年，郭沫若發表了社會發展階段之新認識（見「文物」第一卷第二期），便放棄了舊見解，而說：『卡爾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或東洋社會是等於家長制或氏族財產形態』了。然而，氏族制度不過是原始社會的最後階段，也是公有社會進入私有社會的過渡時期。

此外，還有各種各式的意見，例如說『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進貢制』，『亞細亞生產方法為奴隸制和農奴制的混合體』，『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專制主義』等等，一下說也說不清，這裏自然沒有可能一一來討論。總之，亞細亞生產方法

問題在東方社會是存在過的，它與奴隸社會問題有密切的聯系。如果我們對中國，日本，印度，埃及等古代社會，作更深入的研究，當可得到更具體的解決。馬克思到處把它列入階級社會的初期，先于古代社會。所以亞細亞生產方法如果有存在的餘地，那就是原始社會的末期，或即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隸制之間的過渡形態。

(二) 奴隸社會問題

過去史學界，對於歷史發展上奴隸社會問題所發生的混亂和曲解，並不亞於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爭論的中心大概是集中於下列兩點：(1) 奴隸社會是否是歷史發展中之一獨特的社會構成，抑或只是存在於階級社會各階段之一種副次的東西？(2) 奴隸所有者社會，是整個世界史所一般存在着，抑或只是希臘羅馬所獨有的一種歷史形態？自樸列漢諾夫盛倡地理史觀以否認奴隸社會一般存在性之後，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著者馬札亞爾，「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著者沙登洛夫和

「中國古代社會論」的著者森谷克己，都一致否認奴隸制的一般存在性。哥德爾斯把亞細亞生產方法消解在封建主義裏面，更無異否認了奴隸社會在東洋的存在。此外，如陶希聖，李季，王禮錫，胡秋原，丁迪豪等，亦都是奴隸社會的否定論者。他們之中有的不僅否定奴隸制在東方歷史上的存在，而且以爲「日耳曼民族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空白了奴隸制這一階段」。

同時，肯定奴隸制之普遍存在性的，在蘇聯有柯瓦列夫，萊哈爾德等，在日本有相川春喜，平野義太郎，佐野袈裟美等；在中國，有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何幹之等。其中尤以科瓦列夫教授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收穫，因爲以前史家都誤認爲奴隸社會，只是希臘羅馬的特產，在其他國家則至多只有副次的作用，而科瓦列夫則根據種種具體事實，以它爲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早就主張中國社會發展也和外國一樣經過奴隸制。呂振羽在其大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也承認日本和中國

都經過古代奴隸制。

本來，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把奴隸制看作是散在的、或偶然的形態，也不是當作社會發展中各時期之副次的東西看的，而是當作歷史上某一特定時期的經濟範疇，當作一種普遍的必然的一般社會體制看的東西。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說得非常清楚：『奴隸制是古代社會特有的最初榨取形態。繼之而起的，有中世紀的農奴制，近代的工資勞動制，這是文明三大時代之主要三大隸屬形態』。列甯則說得更肯定：『無例外的，一切國家中幾千年間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把這種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及關聯性，給我們以如次的指示，即最初是無階級社會——貴族不存在的原始家長制社會，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所有者社會。現在整個文明的歐羅巴，都會經過這種制度——奴隸制，在二千年前，完全佔着支配地位。世紀其餘部分之大多數民族，也都經過這種制度。在未發展的諸民族中，奴隸的痕跡，至今還殘存着。在這種形態之後，歷史上出現

了其他的形態，即農奴制」。那些奴隸制的否定論者，顯然都表示出了他們對於歷史社會的無知或曲解。

不過，在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是有其特殊性，而東洋社會的奴隸制也是具有其特殊性，即後者的基礎是在家內的——家內奴隸制，前者是在家內生產與市場生產之間形成其作用。郭沫若對於這種區別，沒有具體指明，是其缺點。

（三）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商業資本之不能代表歷史上一獨特的階段，這差不多是略具社會史常識的人們都應該知道的。因為，歷史上劃時代的準則，是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鬥爭的統一及其分裂的生產方法，而不是附屬於生產方法之上任何次要的東西。

商業資本的本質的構成，只是貨幣和兩極的商品，即W（商品）——G（貨幣）——W（商品）。它並不能代表一種生產方法。它的作用，只担負商品的交換關係。它的存在的條件，只要有貨幣與商品流通所必須的條件的存在。只要具

備這一交換的條件，無論在奴隸制、封建制以及資本主義制的生產基礎上，商業資本都可以存在，而且也都是存在的。因此，所謂商業資本不過是『社會物質的相關聯之諸要素的分離和對立之一般形態』。它本身並不是一種生產方法，因而它也就不能形成一個歷史的獨特的階段。

固然我們不應忘記商業資本對舊生產方法所起之分解作用，比如它可以『使生產向交換價值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使貨幣成爲世界貨幣』。但也請清醒罷！商業資本在歷史發展上也有它的反作用，比如它在中國就和封建殘餘勢力結合着而維持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剝削。

然而波格達諾夫在他那本『經濟科學大綱』（他這本書在中國有過四種譯本，在十年前左右曾經風行一時，散流甚廣）上，却把商業資本當着歷史發展中之一個獨特的階段。並具體指出：『從歷史上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在西南歐羅巴約起于十三世紀，在西北歐羅巴約起於十四世紀』，更毫無根據地稱爲這是『歷

史上大發見大革新的時代』。其荒謬絕倫，真也算是可觀的了！和波格達諾夫同調的，在蘇聯史學界有波克羅夫斯基，他在其所著『俄羅斯史略』及『歷史學與階級鬥爭』二書中，竟把商業資本當作是俄羅斯歷史的中心，并說：『商業資本造成了俄羅斯的貴族經濟，農奴制建立了俄羅斯帝國』。好偉大的商業資本呀！它居然還能『造成』『建立』歷史呢！

這種荒謬的理論，在中國的抄襲者，便是那自稱善變的陶希聖。他在其所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中，具體指出陶朱公巴寡婦潛鳥氏保這些商人的存在，證明戰國時中國已有『商業資本主義』的存在，在同書中第七頁又說：『商業的發生，是封建制度崩潰後的現象』。由此可見，陶希聖的封建社會是不許商業資本存在的，祇要一有商業資本，封建社會便要讓位于『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了，所以他肯定中國歷史『自秦至清爲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在清算這種中國波格達諾夫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的工作中，我們應該認識那正是中國買辦

資本主義之存在的特性的反映，又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理論相聯結。

以上三個問題解答以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性，便自然地明白了。從而證明了馬克思所指明的『大概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社會經濟發展之相續的諸階段』這一見解是十分正確的。

一切的文化民族，在其歷史的端初，都經過原始共產社會的階段，這自然從摩爾根從北美印第安人的現存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發現以後，接着恩格斯又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給予更有力的補充，現在，差不多為一般人所公認了。而且事實上，在古代的日本，中國，俄羅斯都找出了這一歷史的遺跡。例如在中國，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便打破了中國史從殷代開幕的謬見，並且指明在殷代以前的中國史，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原始共產制時期。最近對於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結果，大家也都公認在大化以前的日本，還有一個很長的氏族制時期。同樣，俄羅斯的歷史，並不始自卡札爾族侵入的時代，也不是始自基輔

時代，在此時代以前，也還有一個很長的原始共產制時期。

關於奴隸制社會之普遍存在性，這也爲一切進步民族的歷史事實證明了。不僅在希臘羅馬，而是在希臘羅馬以外的一切民族所共同經過了的一個歷史階段。這在日本大化時代，在中國的殷商時代，在俄羅斯的基輔時代，都正是這一階段的歷史時期。此外在地中海沿岸，在中亞細亞，在印度，在埃及，不管它們的地理條件如何，不管它們的發展形態如何，然而總是經過了這一歷史階段。

封建制在世界史之一般的存在，也是很明顯的事實。雖然在西歐與在東方所表現的形態，多少有些不同，但這決不是本質上的差異，而是形式上或發展路程上的不同。這在中國經過西周的過渡，從東周起，一直到鴉片戰爭這一長時期內，都是屬於這一時代。在俄羅斯，從莫斯科維朝代起到亞歷山大二世，也都是屬於這一時代。此外在印度，以及其他一切民族，他們歷史上都存在過地主對農奴的剝削關係。不管這種剝削關係，是貴族對農奴，是地主對農民，只要它在本

實上，是土地所有者對直接耕種的農民執行超經濟的強制性的剝削，這便是封建的剝削，因而也就是封建制度的存在。有些人一直到現在還從專制政治、灌溉政治這些政治形態及技術問題去否定中國曾經有封建制之存在，或者以交換關係的商業資本之存在，而認為封建制度破滅了。這些人無非是要否定中國有階級剝削關係之存在，因而否定中國沒有反封建的必要，從而去反對革命的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人類前史的終結。其具有一般的存在性，也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隨着資本主義之不平衡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掠奪政策的施行，於是很多國家和民族，便在少數資本主義的隸屬與統治之下，變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而不能獨立自由的完成其自身的歷史的發展。此為中國和印度在預備由封建制進入資本主義的歷史行程中，便被迫走入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又比如阿比西尼亞還在奴隸制的歷史階段中，便在意大利的暴力之下，轉入殖民地的過程。

莫比如北美印第安人，還在氏族制的階段，便被白人剿殺其歷史發展的自由。所以有些人（如李季、嚴靈峯、任曙等）把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劃入資本主義時代而忽略其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及其內在的關聯。又有些人把這一段歷史，完全認為是封建社會，而忽略封建社會自身的沒落過程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對封建經濟所起的分解作用，都是一種帶有政治陰謀的毒性見解。

至于有人把帝國主義當作與資本主義是一種異質的歷史階段，甚至從考茨基到托洛斯基這一流派，還在帝國主義時代之後，加上一個『超帝國主義時代』，以企圖延展資本主義的歷史，顯然是十足的對歷史唯物論之反叛。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發展到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到這一時代，它已經到了垂死時期而必然要沒落了。實際上，它就是資本主義的繼續，是資本主義的壟斷時期，它並沒有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雖然在政治上表現為法西斯侵略主義，但這就恰恰證實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支配，已經不能用和平的政策來維

持，而必須以暴力來苟延殘喘了。

蘇聯的出現，而且漸漸地長成，壯大起來，這就充分地證明社會主義之歷史的勝利，證明了一切民族和國家，都有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走入社會主義的歷史的可能性。現在帝國主義列強正在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加重人民大眾的痛苦和災難，因而也就造成革命條件更進一步的成熟。而蘇聯則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即「進入把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完成，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莫洛托夫），「新的常勝的使蘇聯力量雄偉高漲的斯大林第三個五年計劃」快要完成。白俄羅斯、西烏克蘭以及卡累利阿芬蘭人民，均已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盟蘇聯，并變成蘇聯西北邊疆固若金湯的堡壘。這些因素將要促成世界更巨大的變動，促成新的世界革命之爆發。

我們知道：社會歷史發展的全景正像恩格斯所說，「一切文化民族，都從土地地公有制開始。在一切經過某種原始狀態的一切民族中，因農業的發展，共有

的財產開始妨礙着它的生產。於是這種共有，就被廢除了，被否定了。經過多少長久的中間階段之後，它轉成了私有財產。可是在農業因私有財產之助而達到高度發展的階段之時，私有財產反過來成爲障礙生產的桎梏。現在在小的及大的土地所有上，均是如此。由此，必然的產生那否定私有財產，轉爲社會財產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並不是指原始的共有的恢復，而是指更高度的更發展的共有形態之建立。無階級的原始共產社會是歷史的肯定，階級社會便是歷史的第一個否定，因爲它否定了無階級社會。然而社會主義的社會，又要否定階級社會，這便是社會歷史之否定的否定。不過這種作爲否定之否定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原始的氏族社會之復歸，而是更高級的無階級共有的社會形態之建立。

上面是社會歷史發展之全景的縮寫，以下，我們即進入社會歷史發展時期之具體的研究。

第二章 人類的起源和進化

第一節 人類的祖先

我們人類的祖先，究竟是從何種動物進化而來，牠的形象如何，生活如何，以及與同時代的其他動物有什麼關係？這只有根據科學的研究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

法人拉馬克，英人達爾文和華萊斯，德人赫克爾及其他科學家，經過長期的事實的研究，證明自然界的一切有機物，都是有一定的發展規律的。在有機體中，即是說在動物界與植物界中，都是存在着各種複雜程度不同的組織形態：有高級的，也有低級的。同時，科學又證明，在很早以前的時候，地球上所生長的生物，同今天是絕對不同的。目前一切高級的有機體，連人類也在內，都是經過

以後長時期不斷的隨着自然的演變進化而來的：有時發展得很快，有時發展得很慢；有的是逐步發展的形態，有的是躍進的形態。

研究地球的科學——地質學，把地球的歷史分爲四大代(era)或四個時期(Period)：太古代(Archean era)、古生代(Paleozoic era)、中生代(Mesozoic era)和新生代(Cainozoic era)。每一個時代的特性，就在於地球的各個時代，生長着各時代的特殊生物。假使太古代可以叫做單細胞和無脊椎的古生物時代，古生代叫做魚類和兩棲類的時代，中生代又叫做爬蟲時代，那麼新生代，就是所謂哺乳類和鳥類的時代了。這裏，新生代又可分爲第三紀和第四紀，即冰河時代和近代。人類最可靠的遺跡，只是在第四紀才發見的。所以，人類是幾千萬年廣續不斷的發展環鏈上最後的一環，是由地球上所生長的原始的單細胞生物演變到我們今天這種形態的。

在人類有機體中所殘存的許多特性與特徵，都是無窮爭辯的證明：人類是由

低級動物進化的階梯中。這些階梯，曾有科學家估計過，總共有一百四十六種對於這方面研究中有特別有功勞的，就是胚胎學者。所謂胚胎學，就是研究胚胎發展科學。根據這一種科學的根本法則來說，每一種高等動物胚胎的發展，在母胎中的生長時期是特別重要的發展階段，因為只有在這個期間，才能長成各種形式的動物。因此，根據胚胎在母胎中的發展，在根本上就可決定各種動物發育的歷史，即是說，根據動物未離開母體以前，他在母胎中生長發育的階段，可以決定它怎樣成爲某種形態的動物；同時，它又屬於那一類。再則，胚胎學又說明，各種迴不相同的動物，它的種子，在最初發展的一個階段，幾乎是一模一樣不可分辨的。所以這又證明：各種動物最初都是由一個共同的祖先發展而來的。

人類的胚胎是由女性的卵和男性的精子接觸後構成的，是在最初發育的階段，因為同爲細胞的動物一樣，所以在未受孕以前仍然是女性的一個卵。在受孕以後的第二天，人類的胚胎還沒有一點人的形狀。看它那種樣子，簡直同蠶兒和

小魚一般。後來，人類的胚胎才有兩個小枝似的東西出現——有一對鰓兒似的東西生在兩邊，但是它的循環器，在構造方面却還同魚兒是一樣的。在第二個月的末尾，人類的胚胎才彷彿原始的哺乳類，即是說在後面長了一個尾巴。只有在三個月頭上，我們才能分辨出它是未來人類的雛形。這裡如果把魚兒的，飛鳥的，犬的和猿的最初階段的胎兒拿來同人的胎兒比較；那麼，它們幾乎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不但如此，甚至在產前的幾個月，胎兒頭上所長的茸毛，脊骨的形態，寬大的鼻子，以及各部器官的比例，也有許多地方同較低級的動物相似。

同時，所謂發育不全的器官，也可證明人類是由動物進化來的。什麼叫做發育不全的器官呢？就是人類的遠祖遺留下來的器官，只因現在是不需要了，所以它就沒有發展起來。像這種發育不全的器官，在人們的身上真是很多的，其中最顯著的是大家所知道的盲腸。這種盲腸，不但對於人類沒有絲毫的用處，並且還有很大的危害，因為盲腸是得盲腸炎（Appendicitis）的根原，而得了盲腸炎是有

致命危險的。但當人類的祖先還是動物的時候，盲腸却也有過重大的功用，因為它可以幫助消化器官去消化最難消化的纖維質。這種情形，就是在食草的哺乳類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們的盲腸，至今還是有很大的功用，至于說人類這種器官為什麼會退化呢？那麼，顯明的理由，就是人類的食料與從前不同了。此外，在男子胸前的兩個乳峯，也是一種殘餘。人們頭上的兩個發育不全的器官耳朵，本來是幫助我們的祖先收集音波的。起初耳朵是可以轉動的，它可以隨着音波的方向，隨時轉動耳翼，但是現在也已失掉作用，所以就不再轉動了。不過有些動物裏面，這種現象還是存在的。

上述簡單例子，已可證明一件事情：即就人類的器官，心理和理智來說，我們雖是萬物之靈，但是絕沒有任何理由把我們劃分在動物界以外，因為我們在最初的時候，也是從地球上各種動物發展的整個環鍊上蛻化出來的一環。

數百萬年以前，大約是地質學上新生代的第三紀之末葉，有一種哺乳動物

像『類人猿』與『立行人猿』的東西，在熱帶地方出現了：遍體生毛，下顎有鬚。他們尋覓食物與找住處的能力，要比別的動物強大。他們覺得用口去銜取果實太不方便，就試行前兩足的爪子摘取果子，經過長時期的練習，爪子變成了手指的形狀，前兩足既當着手用以取食物，那就不好再用來走路。不知又經過若干代若干次的辛苦練習，才將後足掌長大，使他們能夠負着全身走路。這個學得走路的動物，大概就是人類最初的祖先。房龍曾說：『最初老祖宗們學走路，實在是件困難的事，直到現在，人類經過了一百萬年的練習，然而每個人在生下地當嬰孩的時候，還得重新學習過』。

現在住在非洲、錫蘭島與蘇門答臘深林中的還不開化的居民，有些地方是和猿猴相像的。在婆羅洲的土人，居然把住在熱帶深林、而不願意住在大地上的猩猩當作人類。中部非洲有些黑人相信黑猩猩是人，他們說黑猩猩所以藏在叢林中穴居野處，是恐怕人們壓迫它們勞動。雖然現在還有些人不肯承認猿猴和人類是

同種，只肯承認猿猴和我們人類有點瓜葛親戚關係，或者可以說是我們遠房的堂兄弟。但瑞典的大自然科學家林納（C. Linnaeus）遠在一七三五年時，就在他所著的自然體系中說：『照人類與猿猴的特徵來說，他們原先是屬於同種』。他把哺乳動物劃分為七門，而人與猿猴恰恰就是屬於所謂靈長類的，即是說最高等的動物。

從這個時代起，科學又根據了許多新的發見，證明了人類與類人猿之間，原本有親屬的關係。在人與猿之間，不但在外表上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同時在他們的內部有機構造以及骨骼的形狀方面，也有不少類似點，即內部的骨骼，都由二百塊構造相同，並且組織成分也由相同的骨骼組成的。他們都是有三百條筋來運動着，他們的神經系都幾乎是由所謂最好的灰白質形成的。他們的四個心腔（二心房二心室）是循環器的總樞軸。統統有三十二個牙齒，並且排列也是一樣的，構成了所謂咀嚼器。幫助消化的唾液、胃液、腸液和胰液都是一樣的，保護

生殖的生殖器也是完全相同的。此外，據化學的分析與移注血液的經驗，證明了他們的血液的成分也是一樣的。德國的兩位學者佛里德塔爾和烏連胡特，曾做過把人們身上的血液移注到人猿身上去的實驗。當他把某一種動物的血液，移注到他不同種的動物身上時，却簡直不能成功，後者是被注射死了。可是在同種動物的兩性之間移注血液時——譬如馬與驢，兔與野兔，犬與胡狼——却對於後者沒有絲毫的傷害。而現在他們把人類的血液移注到人猿的身上，是並沒有使後者傷害的。但是把人的血液注射到低級的猿猴，後者却因中毒而死傷了。這些都可證明，高等的猿猴和人類，原來與人類是同一祖先。

第二節 新近掘發出來的原始人

當早先的達爾文主義者與宗教辯論人類由來的問題時，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關於原始人的任何的發掘，所以他們很難確定，被發掘出來的人猿，與現代

人類的過渡期間，還曾經存在着怎樣的一環，同時又怎樣把人在科學上叫做真人。的確，一八五六年在杜塞爾多夫（在德國）內安得塔爾流域的發見的遺骸，他的有機構成多似猿猴，少似人形。內安得塔爾人的骷髏，非常扁平，與真人絕對不同。同時它也沒有下頷骨，這就是說，它的頭腦很小，既不能直立，也不能發出清晰的言語。雖然那時被發現了的內安得塔爾有首先發現的重大意義，且內安得塔爾人絕對與猿猴不同。但是單單根據一個內安得塔爾人的發掘，進一步去追求真人，材料顯然還不充分，還不足據以斷定人猿與內安得塔爾人及與真人之間的過渡形態究竟是怎樣。這個疑問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因爪哇「立行人猿」化石的發見才得解答。一八九一年，有一個荷蘭軍醫杜布亞斯博士（Dr. Dubois）曾在爪哇的特利尼地方發見一片頭頂骨蓋，幾顆牙齒及一根大腿骨，是人猿的化石，這即是所謂「立行人猿」，他比任何尚生存着的類人猿更為像人。但是這個爪哇人猿並不是真人猿，亦不是真猿，而只是能夠立着走路和自由用手的人猿。因

此，當一八九四年杜布亞斯博士發表「立行」人猿之後，曾引起許多人的懷疑，甚至有人竟將它歸到長臂猿和其他類人猿之列。其後，由于杜布亞斯在一九三二年的新發見，才打破了許多人的懷疑。他所發見的四百箱立行人猿的大腿骨，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證明是屬冰河時代的人類。還有一種比爪哇人猿更接近人類，特別是其牙齒與下顎骨極其像人的東西。它的化石遺骸，曾于一九二四年在非洲的比却納蘭地方發見，稱爲「南方人猿」，其年代與爪哇人猿相同。根據達爾文的觀點，非洲也許曾是「人類的搖籃」，所以這個發見是很重要的。

對於那些否認立行人猿屬於人類的人們，最致命的一個打擊，是最近期間偉大的一個發見，即所謂『中國人猿的化石』的發見。這種化石發見于河北房山縣周口店（琉璃河支路的末一站，在北平西南約一百一十里）。初因奧人史丹斯基（O.Zdansky）于民國十年十一月在周口店探得化石很多，于十五年在北平化石中發見兩顆人的牙齒，定名爲「中國人猿」。北平地質調查所乃於民國十六年起從

事發掘，參加工作人員有李捷步林、楊鍾健、裴文中等。十六年發掘得人猿下巴齒一枚，十七年得牙齒數枚，破牙床兩個，破骨數塊，十八年得人猿頭骨一，動物化石完整的很多，二十年得石器骨器數千件。在被發掘的許多化石中，有二十五種以上特殊的化石，是所謂「中國人猿」。據專家研究的結果，認為「中國人猿」的腦與顎骨和立行人猿的很相似，不過顎骨很高，篩骨很尖罷了。同時「中國人猿」的腦，其大有一〇五〇立方生的米突，而立行人猿則為九五〇，黑猩猩為六〇〇，因此中國人猿只是較為發展的立行人猿。不過在立行人猿的旁邊，沒有發見任何一種工具；而在周口店的洞穴中，却除了發見最古的人骨以外，同時又找到了二千多種工具。這裏，甚至還有粗製的瑪瑙、水晶、弓弩、小鹿角做成的匕首，鹿腦殼做成的杯盤。所以中國人猿是會做石頭工具和骨頭工具的動物，即是說，他毫無疑義的是個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不但如此，除了在周口店的洞穴中，找到中國人猿的遺骨和工具以外，又還找到了灰層。這些灰層，有幾處

地方竟堆積到七米突之高，這是證明：那時的中國人猿已知道用火了。根據地層中灰層的高，和兩副腦殼當中所找到的其他各種堆積的殘餘（高至五五米突），我們可以證明中國人猿在這個地方，至少是住了好幾千年的光景。他們的後代，世世相傳的利用洞穴做防禦野獸和風雨的工具，並利用各種材料製造工具，利用柴草燃起火來去烤肉來吃。根據在這裏所發見的七十餘種哺乳動物的遺骸，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猿是過着集體的生活。不但可以狩獵各種小的動物，有時還獵取成羣的巨獸。他們把動物的肉大吃一頓之後，還把它們的腦殼劈下來晒乾。

除此以後，最近蘇聯科學界也發掘出許多有世界意義的原始人類的遺跡。他們在克里米和喬庫爾，在北部頓茨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洞穴中，發見了許多內安得塔爾人有趣的遺跡。並在考斯金克（渥洛聶河附近）、馬爾特（西北利亞）加加林（頓河上游）、麥西尼以及其他各地，發見許多真人的遺跡。

現在，我們根據近年間無數的資料，就可來分析內安得塔爾人體格的構造，

以及他們生活的方式了。內安得塔爾人的體格是很小的，平均大約只有二六〇生的米突。不過拿它們與現代人比較，手却稍微長點，腿又稍微短點。它們的膝蓋，還不能很好的使兩腿並攏。它們舉步的時候，一定還很笨重。然而內安得塔爾人的腦，却又比「中國人猿」的腦子大了許多，竟等於一二〇〇立方生的米突。甚至他們所製造的工具，已不是用粗笨的方法把石頭劈開或撬開，而是用很精巧的手段裝配起來。他們已能夠獵取較大的野獸——如熊，他們已能夠把別個洞穴裏居住的動物趕跑。更就他們同工具一道合葬的情形來觀察，可以斷言他們已有某種迷信的觀念。

根據世界各地所發見的內安得塔爾人的遺跡來觀察，我們不但可以說，內安得塔爾人曾經有一個時期遍布了全世界；並且由此證明，他們也能夠適應各種複雜的地理條件。正因為他們有這種特長，所以他們能夠適應各種社會生活，從事社會生產。正因為他們受了上述的兩種影響，所以他們能享受肉食，利用新的工

具，採取新的勞動方式。而最後由內安得塔爾人，一變而爲我們所發掘出來的真人。介於內安得塔爾人與真人之間的一環，就是不久以前我們所知道的「巴勒斯坦人」，這些人至少是在一萬年以前生長在地球上的。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在達爾文和恩格斯以前，在發掘人類遺骸的科學上，只有一種內安得塔爾的骷髏，足以說明真人的由來；那末，現在在科學上就已有許多精密的考察與可靠的資料，是關於人類從動物界分家以後的許多生理的與文化發展的主要階段的資料了。

第三節 人類的故鄉和年代

所有過去一切太古人的遺跡——立行人猿、中國人猿、海得爾堡人——都是很明顯的說明，在發掘出來的人類與人猿之間，有密切的親屬關係。所以要決定人類祖先的故鄉，研究第三紀後半期猿猴遍布的地帶，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據科學的調查，現在人猿所在的地方，是第三紀時代人猿分布最廣的地方。如果現代的人猿只是生長在舊世界熱帶上——非洲的黑猩猩、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的猩猩、印度支那半島南部的長臂猿——那末在第三紀時代，根據我們現代所發掘出來的化石做證明，它一定是住在印度北部、非洲南部甚至在歐洲了。人猿所以分布在那些乾燥的區域，是說明冰河時代開始的時候，自然條件已有了一大變化。所以在冰河時代的末期，絕不能說在地面上還是很嚴寒的時候。實際上，冰河是在襲來和退却的交替中。這就是說，這裏的氣候，除掉最北部還是冰天雪地以外，已不是整個的冰河氣候了，在南半球呢，特別是赤道地方，雨水充足，氣候是溫和的。這樣，當冰河區域氣候惡劣的時候，就加速的逼迫着人猿離棄了樹上的生活而跑到地上來了。反之，自然條件溫和，雨水調勻的區域，即所謂森林繁茂的區域，則人猿沒有經過這種過程，而自始至終是住在樹上。

古代人類遺跡的發見，也恰恰證明上面這種說法。所有的遺跡，都是在冰河

區域發見的，而不是現代人猿散布的區域。據發掘出的人猿證明：在冰河區域分布最廣的人猿，是生理上與人最近似的攀樹猿。但假使我們注意一下，最古的人還不是由攀樹猿發展而來，那末與人近似的人猿，也就不是居住在一個地方，而是居住在各個冰河的區域（在歐洲和亞洲也有），那末，我們就可自信的說，猿猴進爲人的過程，不是由一個地點開始的，而是在許多發現人猿的地方發生的。雖然，在非洲從來沒有發掘出立行人猿式的最古的人骨，或中國人猿式的遺骸，但這只是鋤頭考古學在非洲還很少工作的緣故，將來這一工作的發展，攀樹猿和非洲人猿也是可能在非洲發掘出來的。達爾文曾經說過，在非洲也是可以發見猿猴演進爲人的過程的。因此，人類的故鄉是冰河地帶，即是說受過冰凍的地帶，或曾在舊世界發掘過人猿的區域。總計這些區域是南非、西歐、印度、東印度與華北。

根據現在已被發掘出來的遺骨和工具來考察，證明人類的最初出現是不出冰

河時代。立行人猿是從猿到人的過渡形態。中國人猿很近乎立行人猿，但是中國人猿的頭腦較立行人猿的頭腦稍大，而且在中國是中國人猿化石旁邊所找到二千多種石頭工具，以及我們所看到的灰燼，談到中國人猿是最古的人，他與近親的立行人猿和海洋猩猩人一般都是和其他一切最初的人生長在冰河時代的。

什麼叫做冰河時代呢？它是怎樣形成的呢？根據科學的研究，自地球離開太陽以後，仍然繼續繞着太陽兜圈子，一年走了一個來回，後來受了其他七個弟兄行星的吸引力的吸引，這就逼着走鴨蛋圓形的路線了。它自己旋轉的地軸，亦還一年一年的緩緩在軌道上傾斜，這樣傾斜的結果，使地球的夏至點距離太陽一年比一年遠，弄到冬至愈過愈寒。大約每經一千年以後，冬季要增長數小時，夏季要縮短數小時，平均每一百年，春天化雪的時間就比前稍遲一點。同時北方山中的冰河亦年年增加，今年冬天增的，明年夏天消融不完，如此積聚下去，冰河的塊體擴大了。從北向南，分向歐洲、亞洲及北美等三洲擴大，會擴展到歐洲波羅的海。

海，英國的太晤士河，北美則達到新英格蘭及俄亥俄省，亞洲則似曾達到中亞細亞以南。冰河時代，歷史上共來過四次，但每一次過了後都有一個間冰期，即是恢復溫度及生物的中間期，四個冰河時代總稱為冰期。經過的年代是從新生代第三紀鮮新紀的末了開始，經過第四紀的洪積世，大概是從一百萬年前開始到二萬五千年前為止。

最初的人類，如海得爾堡人、內安得塔爾人及中國人猿等，在冰河時代生存約在二十萬年以上。當冰河時代到來時，天氣非常寒冷。冰河流到的地方，那些生長在地上跑不動的植物完全枯死。一切動物，則完全逃到南方溫暖的地方。至於我們的祖先則因沒有別的動物跑得那樣快，惟有努力運用腦力，設法保存生命。後來雖然逃出了冰河區域，但仍是非常寒冷，因此就在地下掘洞居住，以獸皮及火禦寒。當距今四萬年至二萬五千年前，最後一個冰河，即第四個冰河時代開始轉暖的時候，那些可以供人食用的新生動物與植物較前加多了。同時由於腦

力與手力的發展，居然戰勝了那些身心尚未發育完全、形像還不十分像人的親族，奪取了親族的洞穴及生產工具等全部遺產。於是最初的真人類，便從冰河時代的末期，即古石器時代的後期，出現於世。

第四節 勞動是人類發展的主要動力

我們人類的祖先，自從學得立着走路，用手取物那時候起，便脫離了向來的禽獸生活，開始運用腦力，依據自然環境而創造最初人類的生活方法。直立而行，對於猿猴進化爲人類的過程，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爲只有直立起來行走的時候，才能發展他們的喉嚨和聲帶，才能使他們的頭顱在頸骨上豎立起來，才能不阻礙腦的發展，才能把兩隻手解放了出來，才能使他們從事勞動和保衛。因此，正像恩格斯所說：『我們的長毛祖先，就逐漸的在地上行走時不用手了，直立行動了，這是從猿到人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因爲由匍匐過渡到直立而行，是發展

人類的頭腦，發聲器以及手工勞動的先決條件。

但在人猿遺跡廣佈的熱帶地方，情形却有些不同。這裏的氣候，在冰河時代，却表現着潤濕的性質：雨水充足，植物繁茂，地面上長着暗無天日的森林。這裏的猿猴一定還是在原始森林中繼續生活着。它們在適應這種自然環境的過程中，體格上逐漸有了這樣的改變：它們因為沒有過地上生活的可能，所以前肢反而發展起來了。結果因它們攀援樹木，四肢上的大指都退化了。但是沒有發育健全的大指，就不能夠製造工具並利用工具。同時沒有發育健全的大趾，也不能夠撐支它直起身來立行。人猿所以把兩手發育得比腿長，是爲了適應叢林中的生活條件，這在長臂猿中看得非常明顯。總而言之，在原始叢林中所發掘出來的人猿，沒有進化爲人，反而變成了黑猩猩、大猩猩和長臂猿。至於在冰河區域的人猿，則因在它們的洞穴中和叢林中，到處都有野獸來侵襲它們。它們必須同一切危險鬥爭，並且這種鬥爭還是很殘酷的：要長期流血的。當時四面八方都是非常龐大

的四牙象（是現代象的始祖）和切齒虎（牙齒彎屈很長，很像一把銳利的切刀）。人猿爲了獲取食物及防禦野獸，就必須利用木棒和石頭。但這要人猿能用兩條後腿直行時，才有可能。因爲不把人猿的兩隻手解放出來，使它們能夠使用木棒和石頭，它們是不能生存到現在的。

在數十萬年的過程中，人類祖先漸使兩手應付某些行動，其行動在當初自然很簡單。但至今日，即最野蠻的人類，甚至榛榛杯杯復返於野獸狀況的人類，其發展的程度已比那過渡時代的動物高明得多。當人類用手造成第一次的石刀時，所經過的年月至爲悠久，人類有史時代與其比較起來，不過一瞬間而已。總之，兩手脫離其他勞務，漸能獲得新的巧妙增進技術，更將其後天的技巧，傳之于孫，而繼續增高以至於無窮，這確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主要關鍵。

由此可見，手不祇是勞動的器官，而是勞動的產物。祇有在勞動幫助之下，手才能適應新的機能，而將後天所得筋肉的、關節的、甚至關於骨骼構造皆傳給

子孫。祇有在勞動幫助之下，才能使屢次鍛鍊的結果，應用於新的功能上。祇有經過活動的過程，人類的手才能達到高度的發展，而完成神工鬼斧的技術。精巧的工具發明以後，人們的手已經不是像動物那樣笨拙，而是會製造一切工具的人了。

但開始製造工具的時候，却不是像說話那末容易。我們的祖先並不是憑空打一個圖樣製造工具，而是根據眼前所能看得到的，和一切在工作中已表現了它底的作用的東西，這東西就是四隻手和各種器官的模型，他們根據這些模型作為製造工具和改造工具的張本。手掌是圓形，他們按照手掌底形態，把各種石頭磨琢為盪盤；手指前端是尖細而銳利的，他們便照手指底樣子做成各種的尖槍和匕首；手指並攏成個刀形，他們便又根據這個形態，製造出各種的石刀和劈斧。其他一切工具，無一不是按照他們自己底模型，和身旁各種東西的形態製造成功的。於是刀子磨得雪亮，斧頭削得很光……不到多少年代，各種精巧的工具和武器都呈

現在人們的眼前了。我們底祖先脫離動物的生活而變爲人類了。因此，美國大科學家佛蘭克林對人下定義時說：「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

精製各種工具，在人類底進化過程中，實比單單地使用粗糙的工具，還有着格外重大的意義。因爲各種吃的、穿的、帶的東西，都是形式各異，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的。所以祇有在能夠精製各種適合勞動的工具之後，人們才獲得這些東西。人們才能拿它來供自己應用。譬如要到河裏去取水罷，這裏絕對不是用木棒或石頭所能取來的，而是要利用木瓢或盃盤等等。總之一句話，會製造各式各樣的工具，才能夠獲得各式各樣的生活資料。這個，是使生活充實，使生活豐富起來的惟一方法。

在各種工具之中，火的使用，尤其有重大的作用。在未利用火以前，我們底祖先們，祇不過能採取各種菓實、樹皮樹根等等，但是發明了火以後，別的且不说，單在食品方面，他們就可用火去煮食各種動物底肉了，食物的種類就從此多

起來了。這個，在人類體格底健康上和腦筋底發展上，都具有決定的作用。所以恩格斯說：『火底發現，是人類脫離動物生活底第一步。』又說：『肉食是人類發展必要的前提。』

這樣看來，無疑義地，猿在演變爲人類的過程中，勞動是起着唯一推動的作用。勞動不單是創造了一切的財富，並且它還改變了人類自身。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這句名言，已被人類古代的歷史完全證實了。

第五節 古代人類是羣居社會的生存

由於兩手與勞動的發展，人類加於自然的權威逐漸增長，人類的眼界也跟着擴大。他們在自然的場合內，時常發見新的事變。同時，勞動的發展，又促成社會各份子間的聯繫。由於彼此互助的結果，人類更了解了彼此合作的好處。人類至此，便感覺到彼此晤談的必要，這種要求果然造成了相當的器官。猿類不發

達的食道，漸漸改造過來。由簡單的器官，變為複雜的喉頭，而口腔也漸能發出一個以上的連續音。人類發展的主要動力，第一是勞動，其次就是與勞動相伴而生的語言。在這種動力的影響之下，猿類的腦漸變而為人類的腦：兩者的構造雖然相同，但容量與完善的程度則大有差別。腦髓的發達，必然引起感官的發達。也正如發音器官的進步，必然引起聽官的進步一樣。鷹的視覺比人更遠，但不如人類視覺的明顯。狗的嗅覺較人發達，但不能像人一般的判別各種氣味。觸覺也是一樣，猴子觸覺非常遲鈍，人類由於手的發達與勞動的結果，觸覺也發達起來。

腦髓發達，感覺敏銳，又轉而影響於勞動與語言而促其向前進步。這個進化的過程，自有人類以來，沒有一天停止過。雖各民族各時代發達的程度和方向頗有差別。但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其演化的過程沒有不是前進的。於是與人類相伴而生的，就有社會的出現。它一方面促進勞動與語言的發達，另一方面又指示它們一定的方向。由綠木的叢林，進而成為人類社會，其間不知經過多少千萬

年，然而人類社會畢竟出現了。

很明白的，說到勞動使猿變爲人的問題時，恩格斯所注意的是社會的勞動，而不是個人的勞動。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恩格斯給拉佛洛夫有名的信中說：「按我個人的意見，社會的本能，是人由猿猴中進化來的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最初的人必然是合羣而居，這是我們探討已往的歷史所證明的。」

新近的一個最重要的發見，也恰恰說明了這個事實。猿不是像先前人們所說的過着家族的生活，而是過着羣居的生活。第一個充分的證明這件事的，是德國的學者列黑諾夫於一九二〇年考察了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以後說的。其後又有許多考察家也證實，猿猴遺留下許多羣居的巢，有時竟達到六十個。

同時，根據語言史的研究，對於古代人類羣居的生活方式，也得到一個新的論證：在語言史上，根據最古的唯一的複數字，證明最初的個人是與集團分不開的。它不是表現一個人的生活，反之，是說明羣居生活的存在。再則，現在的人

猿也是過着羣居的生活方式。關於太古人類生活方式的問題，上面所舉兩個有憑有據的證人——一個是請現世界的人猿做見證，另一個是請人類社會史做證據——統統得到一個結論：我們必須承認古代人類是羣體社會的生存。很明顯的「中國人猿」與立行人猿已充分的證明：它們在工具極端幼稚的情形之下，沒有一個人是能夠單身匹馬的同自然做鬥爭的，沒有一個人是能夠離羣索居的。就說中國人猿與海得爾堡人猿同切齒虎鬥爭罷，原始的人們也只有團結在一個羣體當中，才能同它們做鬥爭。

建築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的人類社會，發展了人類的理智，萌芽了人類的知識與藝術，最古的人類已經有思維認識了，所以他們成為有理性的人們了，人們在很早以前就能夠想像了。人羣在勞動過程中，是能積極的適應自然的，所以他們對於周圍的自然界和人類，能有積極的改造。沒有羣體勞動的創造，無論在智慧方面，抑或體格方面，都不曾成為人類。因為人類、社會與文化三種東西，是同

第二章 原始共產社會

第一節 原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幟

『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的說：『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是階層鬥爭的歷史』，這是馬、恩兩人在一八四七年所說的一句名言。後來，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對這句話又下了一個註解道：『確實的說，即是我們過去一切有史記載的歷史。』在這裏，恩格斯就嚴格的劃分了有史記載以後的歷史，和有史記載以前的歷史的界限。人類一切有史記載以後的歷史，是奴隸與奴隸主、農奴與地主、無產者與資本家的鬥爭史。這個歷史階段，至多不能超出五六千年以前。但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歷史，却不下二三十萬年。這二三十萬年人類歷史所經過的事情不知有多少，本書篇幅有限，沒有可能來一一敘述。這裏只把各個社會形態及其變革，

做一個最扼要簡單的敘述，以幫助讀者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革命的歷史過程。

人類形成之後，在極長時間內，是過着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那時，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也沒有國家。但是我們由發掘中知道：自從高等的類人猿製造工具，並在工具的幫助之下積極的開發自然以來，換言之，自從人類發生以來，同時就發生了人類的文化。

我們的祖先，原先是很弱的，他們與自然奮鬥時，是赤手空拳的。木棒、粗棒和粗笨的石頭，就是古代人類自人類進化以來保護自己、以及爲艱難的生存計，而與自然鬥爭的工具。他們住的洞穴，有的是在山岩上挖成的，有的是用樹枝搭成的茅屋。這時，還沒有農業和牧畜，野蠻人所利用的粗笨的工具，只能採集些果實、野草根、蟲子以及其他小動物做食料。凡是他們所吃的東西，都是野生的食物，因爲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學會烹飪呢。沒有任何積蓄，沒有自衛和進攻的體力的古代人類，是不能夠獨自一個人或獨自一家來生存的。只有共同生活

與共同勞動，才不但保證了古代人類的的生活，並且也使他們的生活不斷的發展起來以後，慢慢的又征服了自然。因為古代人類能夠團結起來過着集團的生活，他們才解脫了飢荒的痛苦，而逐漸把粗笨的生產工具，改善為精巧的生產工具。

考古家在考察中指出，在幾萬年的長時期中，有史以前的社會才把簡單的工具改善為複雜的工具。最初的工具，只是一些木棒、石鏃，其後這種工具才逐漸的失掉效用，而讓位于各種精緻的石器、骨具及木具，並使各種工具都有特殊的功用。這時發明了尖槍、刀子、叉子、石斧等。這些工具後來又被金屬工具所代替，起初是紅銅和黃銅做的工具，後來改用鐵來製造。原始社會幾萬年當中，生產工具的新陳代謝，地質學家把它分為三大時代，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當然每一個時代，至少是在一萬年以上的。

石器時代是最長的，拿它與有史以後五六千年的歷史相較，後者可說是倏忽的一剎那而已。石器時代長到好幾萬年，考古學家為了便於考察這個長時期的文

化發展，又把它分爲六個階段：曙石器時代，前古石器時代，中古石器時代，後古石器時代，最初新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曙石器時代的工具非常粗糙，完全是用燧石做的，與天然的石頭沒有了不起的區別，這些工具因爲沒有一定的形式，所以也就沒有一定的名稱。前古石器時代的工具，可以叫做「手鑿」，可以拿來作劈斫之用。到了中古石器時代，便出現了尖角與尖刺的工具。後古石器時代又稱磨琢工具時代，人們已不單用石頭和骨貝等磨成各種工具，並且每一種工具，也都有了它特殊的功用。後來，到了最初新石器時代，工具日漸繁多，人們已能利用粗笨的石斧來製造小的石器，在這種小型的石器幫助之下，原始的工匠已能做成鋸子和刀叉等。最後，新石器時代開始了以後，工具日益精良，種類亦愈加繁夥，統統成爲磨琢好的工具了。

考古學家所說的『地層中的文化』，雖然只是根據地質學與其他各種標誌概括的指出它的年代的。可是，考古學家對於前階級原始社會史的研究，也能夠指

出原始人類發展的各個過程。譬如，當我們說到語言和宗教的發生是在中古石器時代時，那麼這就意味着，這個時代，在人類史上便比前一時代爲重要。因爲據考古學家說，地層中很古的劈斫工具既然是在十萬年以前，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大概的斷定語言和宗教的久遠性。

前階級社會史上文化發展的主要階段，恩格斯已在他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指出來了。恩格斯的結論後來又得到了許多研究家確實的證明。即最古的人類，並沒有什麼「天堂」與「黃金時代」，像宗教與神話所說的那樣，而恰是從飢寒交迫的時代，經過兩個主要的發展階段——蒙昧時代與野蠻時代——而走上了有歷史記載的曙光時代的前程。在這兩個階段中，每個階段各有特殊形態的生產、家族、社會制度與精神文化。

第二節 蒙昧時代的生活

蒙昧時代，即係前氏族時期。那時期，生產力水準是很低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上說：『人在最初脫離動物界（狹義的說）而進入歷史以後，還是半動物性的，粗暴的，他既無對抗自然界的力量，又沒有覺到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的窮；他們的生產力，也並不是怎樣比較動物來得大。』（見吳清第二一二二十七頁）那時勞動工具是削過的石塊和棍棒，這不僅是獲取食物的勞動工具，而且是保護自己的防禦工具。那時勞動所得品是果實、核仁與小的禽獸，而且都是生食。勞動分工是沒有的，所有的祇是最簡單的勞動的合作。那時人們居住于熱帶和近熱帶的森林裏，大半棲在樹上，而且流浪遷徙，生活是極不安定的。中國歷史上的有巢氏在樹上構木爲巢，便是這個時代的事。

在分配上，是採取共產制的。這樣低微的生產力，決定了共有勞動工具與共

同勞動的方法。這種集體勞動的方法，也就決定了共產制的分配方法。獲得了什麼果實或鳥獸，大家就共同來吃來用，那時是無所謂私有財產的。

在男女關係上，前氏族時期是性的雜交時期。那時人們過着羣居的生活，每羣不過三五十人，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因之也就沒有什麼壓迫。

推動前氏族時期生產力往前發展的重要發明，是火與弓箭、骨器。火的發明對於人類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在前章第四節中已有說明。這裏應該補充的是：遠在蒙昧時代人類史上這個偉大的發明，並不是超自然的神力賦予的，更不是偶然的幸運或個人的天才發明的，而是人們每天起來共同勞動的成果。中國歷史上有所謂燧人氏教人鑽木取火的事，也就相當于這個時候。而中國人猿，則據專家研究結果，亦早知道使用火了。同時，弓箭的發明，使打獵可以得到更多的獵物；骨器（可以做矛尖、針、鉤等）也幫助了漁獵的發展。雖然初時，植物食品的採集，還佔主要地位；但漁獵的發展，就使人們的生產品，逐漸增加起來了。這時

人們也就逐漸搬遷到比較寒冷地帶，尤其是江河海洋沿岸，並已學習造屋。初期的住屋，是樹枝架成的巢屋。

生產力的發展，促成某種分工的產生。起初這種分工，是按照兩性生理上的不同及年齡的大小而分工的。譬如製造複雜的工具，弓矢和標槍，因為是需要有經驗的人們來擔負的，所以就把這種工作分配給成年的男子來擔任。同樣的，出門遠獵各種巨獸，也只有體格魁偉的男子可以勝任。但是採摘植物、烹飪及看護小孩，因為做這些事情，用不着費多大的力氣，所以就成為婦女們所應擔任的事業。這時人們分做三個集團：一為幼年集團（包括未成熟的兩性兒童），二為成年男女集團，三為老年集團。這種年齡上的區分，事實上也就是生產上的區分。假使社會的全體成員，過去是可以隨便亂交的話，那末這時的婚姻，就只許一部落落中的兩系男女們之間結合了。父母早已不許同他們的子女結婚，同時兄弟和姊妹之間的婚姻也被禁止了。這樣，性的關係，便漸漸從雜交轉到羣婚。這一轉

變，對於人的生理質量，有着良好的影響。

這裏關於分工的事情，還容許加上一點說明。這就是那時按照年齡及性別上分工的原始部落，却與階級的分化，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因為階級的分化，是建築在土地及生產工具私有的基礎上。但是，這種私有財產，在原始的人類社會，不但沒有存在過，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甚至在蒙昧時代較高的階段，當狩獵的方法已很精巧，漁業已經發生，同時航業已經普遍（用樹木縛起來做成的木筏及獨木船）的時候，也因原始部落的生產水準還很低下，一個人是絕對不能夠單獨的維持他的衣食住的。不論是獵取大的猛獸，或是用樹木建築居室，以及製造木筏、小船、漁網等，都非原始的人們在共有土地共有工具及共有生產品的前提下，共同勞動不可。再則，當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水準還是很低的時候，是不會有人們榨取的餘地的，而依賴別人養活自己的寄生蟲也是不容許存在的。那時人們獲取食物，不是憑着個人的本領，而是部落中一小羣人們集體的勞動。無論是男

手們拿回來的肉品也好，婦女們採回來的蔬菜也好，大家都把它放在一個大鍋裏同吃。考察過澳洲土人的人們說，野蠻人對於分配的規則，規定得很嚴格的。總之一句話，上面所說蒙昧時代社會各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科學上所說的原始共產主義。這個原始共產主義的繁榮，一直達到野蠻時代的階段。

這樣看來，蒙昧時代真是很長很長的一個時期，從天地間有人以來到最初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到陶器及積蓄食物的發生，在茫茫的幾萬年當中，都是蒙昧狀況的生活。在歐洲，蒙昧時代雖在一萬五千年前已告終了，但在其他各地如澳洲深林中的土人，至今還保留着蒙昧時代活生生的景象。

第三節 野蠻時代的生活

生產力的向前發展（雖然是很遲緩的），使前氏族社會進到氏族社會。在社會科學上所稱野蠻時代，即相當於氏族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上的氏族時

期，其特徵是農業的產生，畜牧業的產生和發展，以及手工業的萌芽。

在前氏族時期，農業方在萌芽，婦女栽培植物根莖，培植出了某些農作物。這時於是進一步由栽植根莖，種植種子，開始用棍棒撥土，進而掘土，更進而用犁耕了。畜牧也已發生，並發展起來。最初是馴養狗、羊、猪和小獸等，以後便進而馴養較大的動物了。由於農業和畜牧的發生，推動了工具的製造，由石器走向金屬品——金屬工具，陶器亦開始製造。手工業於是產生。

由於工具的改善，農業與牧畜的發展，狩獵與採集植物的事業，已逐漸被排擠到第二位。同時勞動生產力與日俱增，所以人們經常的積蓄也隨着發生，人們的生活也逐漸安居起來，人類對自然的駕馭也就一天天威勢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原始的部落遂轉變為民族的部落。如果在原始的部落當中，一個集團家族的成員，不過是各個地方的幾十百個成員，那末民族的部落，它的成員就有好幾千了。這種部落是由民族的幾百人口和對偶家族而形成的，所有的成員彼此都是同

一血統，這就是科以上親屬的自然親屬。土地是部落的財產，而氏族只是附着于一定的土地。這些氏族，各有各的名稱、武器、風俗、習慣、宗教儀式以及他們的墳墓等。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許多長老們所組織的會議。長老會議有權收編異族的人們爲氏族成員，同時也有權分配給他們以氏族成員所應享的權利。氏族各成員之間的爭議，由氏族來解決；而氏族與氏族之間的衝突，則由部落來解決。

分工與交換的發展——這時除以前按年齡和性別的分工以外，更產生畜牧和耕種的部落的分工。一種部落從事畜牧，主要生產是肉類、毛和乳品；另一些部落從事農業，主要生產產品是糧食及其他植物食用品。結果，交換就發展起來，開始交換還祇帶着偶然性，後來隨着生產的比較專門化，交換也漸漸成爲系統的了。往後在交換品中更分出一種充作貨幣之用（當然還沒有金屬的貨幣），在部落內部，勞動分工，也日益明顯，手工業發展起來，起初與農業相連，後來也就

逐漸分離開來了。

上面已經提到，每個氏族都有一定的名稱。這種名稱，普通叫做「圖騰」(Totem)。圖騰者北美七人所崇拜之動物，視爲與其氏族有密切之關係，以作自己氏族之象徵者。摩爾根說：「通美洲土人之全體，所有氏族命名之方法，都是採取動物或無生物的名稱，決沒有採取人類名稱的。在這樣幼稚的社會狀態中，人們的個性，概在氏族的裡面消失！。我們于美洲土人之外，至少還可推測希臘及羅馬部族中之氏族，在古代某一個期間，其命名的方法，也是和美洲土人一樣的。然而當他們一旦進到歷史上可以識別的時期，便開始把人類的名稱，作爲他們氏族的名稱。」氏族名稱同時帶着氏族權，照摩爾根說，以下各項是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特權：「伊洛魁人的全體成員皆自由人，有相互防衛自由的義務。他們在特權及個人的權利上是平等的，雖是會長或軍長也不要何等的優越權。而且他們由血緣而結合爲兄弟關係，自口、平等、友愛，雖從沒有變成公

式，却是民族的根本原則，又是全社會制度的單位，組成印第安人社會的基礎。由這種單位所構成的組織體，必然的要具有他們的特徵。在印第安人品性上所具有的獨立意識與個人的莊嚴態度，正可由此來說明。

在氏族社會，兩性的組織都冠以動物的名稱，同一圖騰——氏族內的男女禁止通婚，而實行一種「外婚制」(Exogamy)。這是民族的根本原則，為維繫氏族的約束，這是極積極的血緣關係之消極的表現。摩爾根即以這個簡單事實的發現，第一次揭開民族的本性。到這時候，一切羣婚在事實上成為不可能，而建立一對男女沒有固定結合的「對偶婚」(到氏族社會崩潰的時期，一夫一妻才出現)。起初以母系為主，即所為母系氏族。此時，「女性在氏族及此外任何地方，皆握有支配的權力。有時她們可以毫不躊躇地罷免一個酋長，把他降為普通的戰士」。後來，以男子在經濟上的地位，日占優勢，而各部落的戰爭不斷發生，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愈益提高。父系氏族便推翻了母系，一躍而為氏族的主人。「母

權制的顛覆，是女性在歷史上的失敗。於是男子奪取住宅中的統治權，女子則被賤視，被奴役，成為男子的玩具與生小孩子的機器了』（恩格斯）

氏族部落和原始部落一樣，它既不知道把生產工具做為私有財產，也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榨取。在那時，不論是動產和不動產，都屬於氏族的財產。氏族佔有一個部落的一部分土地，土地就是一個集團的經濟。氏族的各個成員，通常是居住在幾個公共的寮室，甚或一個廣大的居室當中。他們在一個棹子上吃飯，他們在各人的小房子裏睡覺。勞動、吃飯與休息，大家都是在一塊兒的。氏族成員所使用的工具，只是生前爲他享用，死後是被氏族根據一定的法規轉讓給別個成員的。這種氏族制度有什麼優點呢？這裏我們可以引一段恩格斯的描寫來說明：

『這種氏族制度在它的一切簡單的純樸性上，是如何地可以驚奇呵！這裏沒有軍隊、憲兵及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知事或法官，沒有監獄和訴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切爭議和衝突，都是由他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來調

解。祇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之下，才有復仇的極端行動發生。祇有現在號稱文明的國家，才把殺人當作文明。氏族社會的同事務，如公有的住宅爲許多家庭所共享，土地屬於部落，只有菜園暫時屬於各個家庭。然而這些同事務，他們并不要如今日那樣龐大複雜的管理機關。各種要解決的事情，大家照着多少年來已習慣的去就是。類這無告的窮人是不會有的——共產主義的家庭與氏族，都懂得如何去幫助老人、病人、殘廢者等義務。一切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女子也包括在內。此時尚無奴隸，也無壓迫和剝削的事情發生。在人類社會沒有分化爲階級以前，情形就是如此啊！」（見「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三章）

當然，恩格斯誇獎原始氏族共產制的許多優點，也沒有忽略它的缺點。氏族共產制，它的範圍是很狹小的。氏族內部的「平等和友愛」，氏族以外的人們是享受不到的。原始民族的傳統精神，使氏族共產體的人們，不易發生許多偏見和頑固。因此，虐待異族的事情，也就開始發作。社會對於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

威，不分好歹的服從長老們的遺教和法規，所有這些缺點，都是那時技術的落後，一般的貧窮，極度的分散以及各部落與民族的閉關自守等所造成的結果。

野蠻時代還同蒙昧時代一般，他們所佔有的土地，都是些荒野之地。現代的歐洲民族，早已成先或後的脫離了野蠻時代了，但是美洲呢，當歐洲人首次登陸以先，却完全還是野蠻人的繁榮時代。從美洲發現以來，不過只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然而新大陸的土人，有的已經被白種人的創子手殺個精光，有的被資本主義的榨取條件榨乾，有的與外來的移民同化，有的被驅逐到深山大谷（主要是在南美）之中去了！祇有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才可從現代的印第安人裏面，領略一領略古代原始共產主義的遺風。據許多考察家說：保存着原始民族共產體之真面目的，現在恐怕只有新畿內亞的土人罷。

第四節 前階層社會的戰爭

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法西斯主義者，竭盡陰險地一口咬定，戰爭是在人類社會所永遠存在着的东西。他們以為，不但私有財產、階層剝削和宗教是人類生來就存在的，同時戰爭也是和人類社會以俱來的。有些人甚至像煞有介事地寫成書籍，硬說戰爭是原始人類的家常便飯。但考古學與人們就許多千真萬確的事實證明：私有財產的不滅論，固然是荒唐無稽；而說戰爭和人類以俱來，也是胡說亂道。因為根據無數的事實證明：原始人類發展到野蠻時代的中期，人們從來沒做夢也沒有想到，後來階層社會史上會有如此可怕的戰爭；即以併吞異族的領土，蹂躪異族的人們與強奪異族的財富為目的，而去組織廣大的血淋淋的戰爭。首先就蒙昧人說，他們是生存在一個較小的集團當中的，他們的集團是四散在天地之上的。各區域之間的聯合和兼併，他們是沒有企圖過的。在勞動生產力非常低下，各種食品還不能保存起來的時候，他們既沒有任何積蓄，也還沒有發明什麼弓矢，那麼無論那一個集團的蒙昧人，就都沒有進攻他們鄰族的必要和可能。因

爲他們的領土，自己也覺得多餘無用，自然也就不會起僭佔異族領土之野心。雖然那時在各部落之間，甚至在每個部落之內，也會發生過自相撕殺的現象；然而這種撕殺，只是平常的斃殺，是兩個人之間的決鬥，或者至多是一部分人之間的爭噪或打架，絕對不是有侵略意義的戰爭。那時這種撕殺和決鬥的發生，多半是親屬復仇的舉動，或因蒙昧人飢餓了的時候所發生的自相殘食，但絕對不會在這種情形之下爆發正式戰爭。在蒙昧社會生活中，只有獵人和採集者，根本還無所謂軍人與殺人工業（軍事）。至於因爲親屬復仇或爭奪女人所引起的決鬥或斃殺，雖也經常發生，但是死傷的事是很少的。一個鬥士如不幸被對方刺傷，大家便立刻護衛着他而強迫對方停止搏鬥。而且日落的時候，決鬥是馬上要停止的；冬季的時候，決鬥也是不許舉行的。許多遊歷家仔細的研究了現今存留着的野蠻部落（落門答臘的庫布、澳洲土人、非洲的矮人等）以後，異口同聲的說：他們雖有時對異族極端殘忍，同時個人之間的衝突也非常惡烈，但是就它的目的與性質來

，也是不能稱為戰爭的。

然而等到人類社會發展到中級的以及最高階段的野蠻時期，情形却大改變了。這時，因勞動生產力已較為發展，而剩餘生產品也已相當可觀。在牧畜與農業的村落，已積蓄了許多糧食，而人口亦日漸繁密，所以領土的問題，已非前階層社會最初階段那樣單純了。總之說一句，這時已有爆發戰爭的動機與因素了。北美的伊洛魁人，新畿內亞的帕普司人、波里內西亞人，新西蘭的摩利人以及其他等等部落，是已經走到中級及高級時代的野蠻人，所以他們有相互爭奪、血流成河的戰爭。這種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衝突，不論它是誰掀動的，到最後總不免是焚燒劫掠，奴役別的人民，強奪別人的領土。並且在這種戰爭的基礎上，又發生了種種虐待人命的風習：剝人的皮，抽人的筋，非刑拷打慘虐以及其他嗜殺殘忍的舉動。然而這種現象，比之於我們現在所遭受日寇的種種慘酷的殘殺，真不知還相差多少萬倍。有一個考古家佛蘭克·德爾里對雷德考察了新幾內亞的野

蠻人之後，曾發出如下的慨嘆：『未開化的野蠻人，他們的生存活剝，與我們現代的戰爭正相彷彿。我們資本主義的新興文化，就其實也不過是野蠻人最高階段而已。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腦筋簡單的野蠻人；反之，問題是在他們那種天真浪漫的態度與信仰，對社會道德的大公與無私，生活的質樸與真實，是否比我們要強啊！在他們的村落中，不會發生都市的窮困，也沒有貪婪與仇恨，沒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真面具，也沒有口是心非的假道德。如果說他們以殺人不能眼爲光榮，以獲取一對人頭爲戰利品；那末現在那些自稱『文明創造者』的布爾喬亞，却真不知道對多少民族成千百萬的大衆，做了生靈塗炭的勾當。』（見尼柯爾斯基在原始人的文化一書所引）現在日本強盜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壓迫民族及其本國人民，明明是在幹着極野蠻的殘殺勾當，然而牠們却掛着『宣揚文明』與『宣揚王道』的旗幟，牠們對於真正野蠻時代的祖先，真不知道要無恥與醜惡多少萬倍啊！

第五節 原始人類的精神文化

蒙昧時期與野蠻時期的原始人類，在精神發展方面，當然是很低的。但是，原始的人們，也是有許多實際的知識的，因為沒有這種知識，他們究竟也是不能生存下去的。甚至最落後的蒙昧人罷，我們知道，他們也有一點計算數目的知識，也多少會測算一下天空的行星的方位，不過這種知識在那時還在萌芽時代罷了。

宗教不是永遠的存在於人類社會，科學給我們證明：地球上最初有人的時候沒有宗教。只有到後來人類的社會生活逐漸複雜，勞動生產力增高，勞動的分工開始，整個社會分化為集團後，原始的人類，才因他們感覺得沒有力量與自然鬥爭，不能克服自然給他們的災禍，於是才認為有特別超自然的神力來支配着自然和人類。這個超自然的神界（精神界），是現實界在想像中的反映，是精神與靈魂

的合體。精神與靈魂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與人的關係，是原始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與自然的關係的反映。最初的人們所以崇拜靈物，是因為他們看到妖魔鬼怪和作威作福的超自然力以後發生的。他們認為超自然的魔力是一種魔術，所以祛邪的方法，也只有用呼風喚雨的魔術來抵制，蒙昧人的整個生活，完全是與祈求神靈或崇拜神靈交織着的。

人們常常按照自己的模樣，或現實界的模樣創造自己的上帝。如果在原始的部落當中，圖騰的宗教最佔優勢，以靈魂與天神的化身為動植物的表象；那麼，在氏族社會，超自然的神靈界，就是各氏族或各部落的人們的祖先的神靈的表象。所以，在原始社會中，宗教是由原始的拜物教，經過了圖騰主義與祖先崇拜，而走上了自然崇拜。從宗教最初發生的那一天起，它對於人類社會就沒有好的影響。荒唐無稽的宗教幻想，一切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行動的神靈解釋，宗教的迷信儀式，是會阻礙知識發展為科學的。它們阻礙了人走向支配自然力的途徑，

它們使人們停滯在愚昧的狀態，它們使原始人們的精神生活與藝術蓋上了漆黑一團的印跡。

藝術是否在原始社會有過普遍的性質，我們暫且不去管它，然而它發生於宗教之前則是事實。詩歌、跳舞、繪畫等等，統統是與集體的勞動聯繫着的，統統是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生活的描繪。不過在這種藝術當中，最成功的藝術，却有時染上了宗教的色彩。人們不去描繪現實界的一切現象，反而描繪並反映了超自然的宗教觀念。在蘇聯與各國的陳列館中所蒐集來的無數的資料，都可證明原始人們的詩歌，是怎樣變為祈禱和法咒；勞動的舞蹈，是怎樣變為宗教的跳舞與神靈的表象；繪畫與裝飾，又是怎樣變為求福逐邪的符號。但不管宗教怎樣污辱了蒙昧人的文化，而這種文化也慢慢的廣泛的發展了起來。他們在孤立無援與缺乏經驗的困難當中也終于用自己的勞動，在無數次的成功與失敗中，奠定了偉大文化的基礎。例如農業，牧畜，醫學，繪畫以及跳舞，音樂等技術，都是原始人類

時代就已產生的。這些遺產，是我們已往的先人們給我們的。現在我們所寫的字母，雖然在階層社會發生的，可是它的雛形，却在蒙昧人與野蠻人當中早已萌芽了。

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在蘇聯南方草原所住的一種野蠻民族，歷史上把他們叫做斯克司(Skyth)的，是最勇敢的民族，他們常常一個人到幾千里以外去打獵。關於斯克司人的風習，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有一天，他們聽說波斯國王要對他開戰了，於是他們派遣了一個使者帶信去見波斯國王。使者的腳上縛着下面的幾種東西：百鳥之王、老鼠、蛙和五枝箭。但這不是簡單的幾種東西，而是意味着一封完整的信，這封信的大意是：『波斯人們！如果你們既不能像鳥兒那樣海闊天空的飛翔，又不能像老鼠般的鑽在地洞下面挖洞，或者像蛙一般藏在泥沼之中游泳；那麼，就請你們不要妄想光臨我國罷！那時我們要請你們吃箭，要殺你們去見國王。』這樣看來，斯克司人表現他們自己的思想，不是用字母來表現，而是

用種種東西來代替。其實原始人類都是如此，他們不用白紙黑字表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物件或圖畫。各種部落與民族，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法（結繩、繪圖、顏色等）來幫助他們傳達思想。這種種表現方法，有的非常簡單，有的非常複雜。在原始氏族中最普遍的一件事，就是結繩紀事。古代的中國人、波斯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許多民族，都是利用繩子打起結來，去表現各種大小事情。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條很長的繩子，上面打着大大小小的結兒；同時各種顏色的結兒，還有各種不同的用意，黃色的結代表黃金，綠色的結代表玉蜀黍，黑色的結代表疾病等。

與我們今天這種文字最相近的，是原始氏族中那種所謂「石史」。發掘家們發現，在冰河時代原人的山洞中，已經有許多天才的藝術品，是描繪原始獵人個人生活習慣的。例如印第安人就利用一種「石史」與別人訂立條約，或把載有重大事件的「石史」保存起來傳給後代。有幾種印第安人的「石史」，是寫在岩石

上或精製的皮上。有一個描繪歐洲人初次到美洲的「石史」，是以一個白鵝嘴裏吐出的火與烟來表示的。這種水鳥的白翼，代表歐洲人白色的面孔，火與黑烟代表歐洲人的槍砲。由這種石史，後來就產生了象形文字；由象形文字，又產生了後來的拼音文字。如上所說過各種文字，在一切民族中都會經過的。而第一步跳過這個最大的難關的，無論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在野蠻時代。

第六節 原始共產制度的崩潰

根據上面簡單的敘述，可以知道在原始公社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適合于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性質的。石頭工具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們絕對沒有可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為要在森林中搜集果實，在水裏捕撿魚類，建築某種住所，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就會餓死，被猛獸所吞食，或為鄰近團體所犧牲。

公共的勞動，就引起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在這裏，並不知道生產工具私有制為何物，而不過有些工具是個人所有物，這些工具，同時又是用來防禦猛獸的。在這裏，既沒有階級，也沒有剝削。

但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勞動分工，也增長起來。起初按着男女的性別與年齡的老幼來分工，後來畜牧部落與農業部落，也分工起來（畜牧業的分出，是社會第一次大分工），隨後農業與手工業也分工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是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勞動分工，日益增加，引起了交換關係的發展。這時交換關係已經不僅發生於各部落與氏族之間，而且發生於各民族內部。於是個人生產與私有財產，也開始發展起來。這些都使氏族社會分解，結果就把氏族制度的原始共產主義粉碎了。

最初產生的私有財產，是純粹供給個人享用的物件（如裝飾品、衣服等）。隨着生產力的往前發展，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私有財產亦隨之而逐漸擴大。農

產品和家畜，都歸個人所有。在那時候最主要的兩種財產對象。在各部落氏族實行交換的中間（初時主要交易為牲畜），掌握交換的人，很快地養成一種習慣，把交換的物品看作個人的私產。同時，從前耕田，非有許多人共同勞動不可，這時由于開始用牲畜拖拉農具，所以一個人也可以耕地。因此個人可以自己經營生產，而農產品也就成為私產了。至於打獵的武器，則更早就成為私產了。

於是氏族分配了許多次家畜，它們日趨分離，獨立進行生產，各個親屬家族聯合在一起，成為居民公社。這種鬆弛鬆弛的基礎，已不是氏族關係，而是經濟的和地域的結合了（農業公社一方面還保存着原始共產制的殘餘（主要的是土地公有，定期分配，森林牧場共同使用等），他方面公社內每個家族，是用私人的生產工具，來經營自己私有的經濟。房屋、農具、土地、戶外建築物，牲畜，農產物，都是一家的私產。因之在這上面我們所看到的，已是私人的生產與私人的佔有了。由于私有的擴大，漸漸使部落內產生豐富的差別。原始共產社會，於是

趨於崩潰。農業公社正是原始共產社會的最末階段，也是走向私有制度社會的過渡階段。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指出：原始社會的後期，「生產力逐漸發展起來，人口密度的增加，在某些場合上，形成共同的利益；在別種場合上，又產生了各個農村公社間利益的衝突，各個農村公社，組成更大的集體，這點又引起新的分工，和新的機關的建立，以保護共同的利益，反抗敵對的利益。這些機關，乃成為整個集體共同利益的代表，他們對於單獨的村社，佔據特別的而且有時是敵視的地位，它們很快的變成更加獨立了。一部分是因為公共的職務，繼續遺傳，此種遺傳在一切事情自發而生的社會裏，差不多是自動地形成的，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一個集團和他個集團間的衝突加多了，所以這樣的權力，更覺需要了。由於這種公共職權對於社會的獨立，以後又變成凌駕社會的統治。最初社會的傭僕，在順利的條件之下，逐漸轉成領主。這種領主又因各種情形，或是轉成東方的皇帝或諸

侯，或是轉成希臘的氏族的王公，或是轉成克萊脫部落的酋長等等」。這過程可以說是原始共產制的崩潰過程，也可以說是奴隸制的形成過程。

但在轉變過程中，由於客觀條件的差異，也就發生正常的與非正常的區別。在希臘羅馬，正像恩格斯所說，『在順利的條件下』，例如希臘在地中海的中心，四通八達，商業比較容易發達，『於是商品的需要增加，擴大了生產，使人們不僱用奴隸勞動於家內經濟，并強制他們在手工作坊內製造商品』（見科瓦列夫古代社會論），所以能夠發展成爲古典式的奴隸制。而在東方各國，在古代却缺乏這種有利條件，於是這些『東方的皇帝或諸侯』，便向鄰近弱小種族實行征討，強迫他們進貢土產（如伊洛魁人對他們的被征服者，印卡人對瓦虬阿人）在中國殷代的四鄰，據甲骨文記載，有呂方、土方、羌方、人方、井方、豸方、馬方、羊方、洗方、苴方、林方、孟方、莘邰、二封方、三封方、下勺、鄘奄、雷等被征服種族，他們對殷族都負有進貢的義務。又如西部日本在一世紀時已入鐵器時代，

但東北一帶的蝦夷人，到十一世紀，還在石器時代。因為生產的水準不均等，全國公社的分解也不均等。原來奴隸制分解着公社，如今因公社的留存反而阻礙着奴隸制的進展。如果這個例子可以移過來解釋殷代奴隸制的话，那麼，可以說在進貢制之下，殷代奴隸制是不完全的。這種東洋奴隸制的特殊性與不完全性，公社的遺留與進貢制的存在，正是馬克思所說亞細亞生產方法的主要特徵，也正是東洋社會由氏族社會過渡到階層社會的具體形態。自然，亞細亞生產方法乃是歷史過程的階段，不是地理環境的產物。但是地理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馬克思曾說，東洋的歷史是宗教的歷史，這就是說，在進貢制之下，朝代的交替，就是征服種族的交替。從前他們強迫異族崇拜自己的宗教，如今他們沒落了，再沒有人尊敬他們的教義了。所以後世人往往忘掉了征服種族的交替，而只記着各種宗教的歷史。馬克思又說，東洋藝術徒然以龐大的形式，誇耀于後世，造成質量上不和諧的現象，這都是上述特徵的反映。

民族制度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第一次形態的最後期，同時又是進入第二次形態（奴隸社會）的過渡期，亦即共有社會變成私有社會的過渡期。這種形態在歷史上已經過去幾千年了，但現在世界上在落後地方（如澳洲、非洲、北極帶等），也還有某些原始的民族部落的存在，這些人遭受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與破壞。祇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這種原始部落，却不經由私產制度的社會，而在先進的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走上了社會主義社會。

第四章 奴隸社會

第一節 奴隸的產生

在氏族社會末期，由於私有財產的增加，各部落間爲着爭奪某些財產，於是就發生鬥爭以至打仗。打敗的部落的財產，於是就被打勝的部落奪去，而人也就被俘虜去。這種俘虜，開始因爲生產力低，不能產生好多剩餘勞動來，所以就簡單的被殘殺，有時也祇有把女的俘虜留下來。以後由於生產力的比較發展，使戰時俘虜可以被利用來實行勞動，產生剩餘物品，於是俘虜便變成了奴隸，這是奴隸的第一個來源。

第二個來源，是部落內一部分家族因破產而轉成奴隸。在氏族社會末期，由於子承父產的制度的確定，加強了各個家族的意識，有某些有力的家族，將財產

增加了，並且損害他族，將其財產集中於自己的家族裏，於是各家族間的財產的不平均增長起來，一部分家族因貧困而負債。債戶無力償還自己債務時，便把自己子女賣作奴隸，後來債戶本人也逐漸變成奴隸。債主那時已經有權把債戶賣作奴隸，或任意處置其身體。這些貧窮負債的家族，乃是奴隸第二個來源。

在氏族社會末期，在氏族內比較富裕的家族，成了一族的顯要人士，他們集中了大宗財富，並有很大勢力，在戰爭時期這種顯要家族的首長便充當指揮（軍事首領），他們把戰爭勝利後所得俘虜，拿來做奴隸。同時，因為他們有財富，借貸給貧苦的家族，在他們還不起債時，便把這些破產的貧苦家族變成奴隸。這樣，顯要家族便逐漸變成奴隸主的家族了。開始時，奴隸還祇帶着偶然的性質，奴隸數目，也還不多。他們開始和主人一起工作，後來漸漸成為工作的助手或家中傭僕（如侍役，廚子等）等。

但是後來由於製鐵術的發明，不僅可以製造刀劍，而且可以製造犁及其他工

具，這就使得農業和手工業往前發展並擴大起來。於是商業交換，也跟着發展起來了。那時交換已不僅限於氏族間部落間，而且包括到更遠的地方。這種交換的發展，使得有些進行貿易的家族，富有起來。同時在不斷戰爭中，某些人建了大功，也富有起來。不過另一方面，某些以前顯要的家族，却窮落下來。於是「顯要」與「平常」家族中間的分別，慢慢失掉意義。平常家族中也出現了在戰爭中或在貿易中發財的奴隸主。某些舊的顯要家族，雖然窮落下來，但却不甘心喪失他們的顯要地位。他們還要利用原有氏族組織，來進行剝削。同時，大批爲他們弄得破產的小生產者，和新在戰爭及貿易中發財的奴隸主，則起來反對他們。這種反對運動終於把利用氏族組織的舊時的顯要人士和氏族組織的殘餘打下去了。這也就最初證明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所指出的「一個社會運動法則，即在政治力量是對於社會處獨立地位，而且從社會僑僑變成社會主人以後，它可以朝兩種方向工作去。它或是根據有規律的經濟發展的方向工作去，那時在這兩個原素

之間（即經濟與政治兩種原素之間），就不會發生什麼衝突，經濟發展的本身，也更迅速向前進。或是它（政治力量）的行動和經濟的發展相反，那麼政治力量，除去少數例外，總是為經濟的發展所擊敗」。『而在古代歷史條件之下，進於以階層矛盾為基礎的社會之轉變，是祇能在奴隸制的形式之下來完成的』。於是，當氏族制度與正在發展的奴隸經濟發生尖銳的衝突時，氏族制度就被打倒了。在這運動中，雖然小生產者也參加，可是新的奴隸主，却佔着領導地位，他們享受了勝利的果實，採取了種種步驟（如財產可用氏族以外的人承繼，取消居民的氏族劃分，實行地域劃分等），來發展奴隸經濟。隨着氏族制度之被打倒，奴隸生產便大踏步的往前發展。同時，大批小生產者，則因為無力與奴隸勞動競爭而紛紛破產。

第二節 奴隸制的普遍成立

這樣，發生了大規模的奴隸經濟，富有的奴隸主，往往有幾百以至幾千個奴隸在田野裏工作，造成了大規模的奴隸經濟莊園。除農業生產外，手工業交換貿易上也大量的應用奴隸勞動，在希臘，除奴隸的農場外，還有較大的奴隸勞動的手工場。在這工場內，奴隸是按專門技能來分別的；當時希臘人進行海上貿易，海上運輸的船（有五十，一百以至一百二十隻槳），通常也都是奴隸來搖的。在古代羅馬，奴隸生產，主要發展於農業中，有的奴隸主莊園竟有幾千個奴隸。羅馬的有些地方，平均每個自由民竟有十個奴隸。據恩格斯說：『在希波（希臘與波斯）戰爭的時候，柯令夫地方的奴隸數目，達到四十六萬，在愛琴地方達四十七萬，平均每個自由民，竟有十個奴隸。』

不僅如此，除希臘羅馬以外，這種奴隸制，並且很快的成爲各種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例如在日爾曼民族，曾有史家認爲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空白了奴隸制這一階段。但在事實上，據德國史家梅林格的研究，公元一世紀初，日爾曼人

還過着野蠻人的生活，同時即已經有了貴族的萌芽，後來經過許多對外戰爭，在分配戰利品中，也居然有了奴隸，於是一部分得到奴隸的家族，便漸漸強大起來。雖然土地權仍屬公社，但土地的使用，已個人化了。王侯貴族已漸漸多了起來，已有不平等的現象了。公侯漸漸變成社會的主人，家內奴隸制已開始發生了。

又如在日本，雖然也有人說它沒有經過奴隸制度，就直接轉入典型的封建主義。但在事實上，據可靠的史實的研究：由公元一世紀到飛鳥時代，日本已發現鐵器，跟着就有社會的分工，生產力的提高，奴隸和自由人的分化。例如當時貴族墳場中的副產品，已表示財富的集中；而大墳場的建築，也必須奴隸勞動。同時，在丹後國地方，發掘出王莽時代的錢幣，在陸奧國發現了北宋的景德元寶，又在貴族墳場中，發現了中國的鏡和玉。這些古物，證明了當時日本曾與中國通商，交換的手段是奴隸。更據史實的記載，在大化改新以前，日本有氏上（貴族）、氏人（自由人）、奴婢、部民（半奴婢）的四個集團。而奴婢和部民，顯

然就是日本奴隸制度的具體形態。據「日本書紀」和「魏志倭人傳」的記載，上述奴婢的來源：（一）由戰爭中強迫俘虜（高麗奴、韓奴、蝦夷奴）爲奴隸；（二）犯法的自由人被黜爲奴隸；（三）負債無法償還的人，被迫爲奴隸。這些文獻，同時又記載着奴隸中有宮奴、私奴、神奴、寺奴的區別。至於所謂部民，那亦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奴隸，據「日本書紀」所載：公民可被貶爲部民，罪人及其後裔、俘虜、獻貢者，也都可能變爲部民，「部民被編成戶，隸屬於主人，不能直接買賣；但他們一生一世，被迫作某一種固定的生產，爲主人世襲的私有物，失了人格的自由，可用以贈與，也可用以進貢」。可見日本奴隸制，雖然沒有發展成希臘羅馬式的古典形態，但也決沒有空白了這一階段。他們爲了作未成熟的奴隸制度的補充，在國造制度下，成立了「部民制度」，強迫公社的自由人，離開公社，變成半奴隸的部民，以適應着大土地私有制。因此部民制在數量所佔的優勢與奴婢在本質上所具有的社會性質，是分離不開的。奴隸制的本質決定了部民制

的發展；部民制又用別的形式，來作了奴隸制的補充，這就是日本奴隸制度的具體形態。

以前有些史家，認為奴隸制度只是希臘羅馬的特產；其他民族縱有奴隸的存在，也只有副次的作用，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現在事實證明，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世界各民族歷史證明：奴隸社會，也與其他的社會一樣，是普遍存在過的，並不限於希臘羅馬的小天地之內。至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特徵，則在後面第六節中，亦將有所說明。

第三節 奴隸社會的結構與生產特點

奴隸社會的基本階層是奴隸主與奴隸，除此以外，還有獨立生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這些階層的結構狀況與關係是怎樣的呢？

先講奴隸：他們是等於牛馬，或者還不如。因為奴隸主可以很便宜的獲得奴

隸，所以對於他們甚至比對牲畜還更輕視些。奴隸帶着鎖鏈，遭受鞭打，被強制地進行工作。至於奴隸主，他們則完全脫離任何生產勞動，認為勞動是奴隸的事情。他們是驕奢淫侈。開始時，還從事一些科學和藝術（希臘、羅馬的科學，藝術起始頗有新的發見），後來就連這種精神勞動，他們也不願作了，而變成了完全的寄生生物。

農民，開始是自由的土地領有者（有的耕公社的公有土地），以後由於大奴隸生產的競爭以及戰爭的重担（當兵，納稅等），陷於流離破產。他們有的變成流浪無產者，有的在大奴隸主莊園崩潰時，以一定的條件，租種奴隸主的土地，這樣便由自由的小生產者變為附屬的農民——往後農奴的前驅。

小手工業者，也因大的奴隸生產的競爭和戰爭的重担而很多破產了。小生產者破產所變成的流浪無產者，則自脫離勞動之後，便靠乞食來生活。

因此，在奴隸佔有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主要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

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這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這時，已經不是貧乏的、原始的、既不知畜、等爲何物，也不知農業爲何物的情況了。而已經出現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在這些生產部門間的分工。這時，已經有可能在各個人間以及在各個團體間交換生產品，已經有可能把財富積聚於少數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已經有可能迫令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爲奴隸。在這裏，已經不是團體中一切組成員在生產過程中間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了，——在這裏，已經是由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統治地位，而這些奴隸是由那些不勞而獲的奴隸主們所剝削的。因此，也就沒有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它已被私人所有制所替代了。在這裏，奴隸主乃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私有主。他們對於奴隸的剝削是非常厲害的。奴隸

生竭力想在一個最短的時間內，從奴隸身上剝削最多的生產品。奴隸能夠活多久，他是完全不關心的，因為死了一個，他還可以再找第二個。而奴隸們則既沒有生產工具，又沒有處理自己的權力。奴隸本身及其生產，都屬於奴隸主所有。奴隸主用強制方法，逼迫奴隸工作。其結果當然不能不引起奴隸們的反叛。因此，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者和毫無權利者，他們之間的殘酷階層鬥爭——這就是奴隸社會的基本情景。

第四節 奴隸社會的意識形態與國家的形成

隨着氏族制度的崩潰，和奴隸社會之繼起，引起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這一基礎的變革，隨着就變革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由於生產上奴隸勞動的廣泛使用，於是社會生產技術和對自然認識的各項實踐知識，也就逐漸提高。如古代希臘羅馬的這一時代，海外商業的發達，不僅擴大地理的知識，而且也促進天文、算學

及其他科學的發展。最顯著的如歐幾里得著幾何原理，亞波羅尼河斯著解析幾何，喜巴士斯創三角學等。在人類實踐生活各方面之知識的積蓄，也都逐漸豐富起來。

同時，因為奴隸所有者社會，是人類社會之『第一次階層大分裂』。由於人類在實踐生活上之階層分裂，因而反映在意識上，也就表現為對立的形態。如在這一時代希臘的意識形態，已經構成了一個有系統的宇宙觀。希臘是哲學的搖籃，是最初使哲學的主要諸傾向發生出來，並且顯著地使它發展了的國家。希臘哲學裏明顯地表現着的唯物論和觀念論的鬥爭，是反映着奴隸社會內部各種集團的鬥爭。奴隸制度破壞了老朽的氏族關係，它的存在的初期，是進步的，它促進生產諸力的發達，連帶也就促進了科學的發達。它使初期的希臘哲學得到了一種唯物論的性質，使它能反對舊氏族社會的觀念支柱（即傳統的宗教和神話）。在奴隸制度以後的時代，唯物論對觀念論的鬥爭，是反映着（與工商業有關的奴隸所

有者中）比較進步的集團對於（轉化爲土地所有者貴族的）比較反動的集團的鬥爭。

生存在紀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的初期希臘哲學者，即所謂伊奧尼亞學派或買利特（Miles）學派，如泰勒斯（Thales），安那西米尼斯（Anaximenes），安那西門得（Anaximander）等，就給了我們一種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和唯物論的世界觀，雖然並沒有完全脫離神話和宗教的影響。這種世界觀首先由海拉克利特表現出來，希臘唯物論的初期辯證法（自然發生的）時代的一切特性——銳利的觀察，樸素而且直接，缺少嚴格的科學基礎，同時却有深刻的洞察力——都在海拉克利特哲學裏最明顯地最浮彫地表現着。就時代來說，他是屬於古代哲學的最初期的代表者，但就他那辯證法思想的力量來說，海拉克利特是希臘哲學的最高峯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說，最初將辯證法的見解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海拉克利特，他的世界觀，是有意識地表現着紀元前六世紀的歷史諸變革，以及舊氏族制度與其殘存物的決

定的崩潰時代。

在以後的發展中，辯證法和唯物論就互相分離了。因為在波斯戰爭獲得勝利以後的希臘（紀元前五世紀下半期），已經成了古代世界貿易的中心。家長制的和自然經濟的關係，已經完全被摧毀了。隨着奴隸與奴隸主兩方鬥爭之加強，奴隸社會的階層矛盾，也日益尖銳化了。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便是把以前人類對自然的注意，轉向對人類社會制度的注意，並且更鮮明地形成了唯物論與觀念論的對立。如德謨克利特的哲學，他把古代希臘的唯物論，作了近一步的發展，這就正因為他是反映着當時工商業階層的利益。反之，柏拉圖的哲學，却反映着當時行將沒落的雅典反動貴族的意識，所以在他的哲學中就浸透了宗教的意識，認為神的觀念是最高幸福的觀念，並且把觀念分成嚴格的「教級制」。這種「教級制」，是與柏拉圖所代表的奴隸主的政治見解相適應的。

隨着奴隸社會危機之進一步的發展，一部分唯物論者如伊壁鳩魯及其信徒

魯卡列提斯，則反映出當時進步的自由民的意識。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及其以後散布在希臘羅馬的無數學派，則已趨向于公開的神祕主義，更明顯地反映着行將沒落的奴隸主頹廢與腐化的生活，展開了中世紀封建主義的萌芽。

在奴隸制度的極盛時期，希臘雅典一處，自由民僅有九萬，而奴隸則有三十六萬五千，無權利的居民（外方人與被釋放的奴隸）則有四萬五千。平均每一個成年的男市民，至少有十八個奴隸。古代羅馬也是奴隸佔絕對多數的。奴隸階層的人數，既居絕對多數，奴隸主階層爲要強制奴隸實行勞動並壓制他們的反抗起見，便必須有常設的壓迫的權力機關。這種不可調和的階層對立，就產生了奴隸主的國家。這種奴隸主的國家，是在氏族制度破壞的廢墟上產生起來的，它雖然還幼稚和薄弱，但已是強制奴隸勞動的有力工具了。

奴隸主國家，已具有不同形態，有君主制，有共和制，共和制又有貴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分。在貴族共和制下，祇有少數特權者參加選舉；在民主主義共和

制之下，一切人都有權參加。但這所謂的一切人，僅僅是指奴隸主而言，奴隸們是根本沒有份的。因為奴隸們在那時根本不算是人，而只是奴隸主的工具；一種會說話的工具而已（當時羅馬把工具分爲三種：一種是啞吧工具，即一切器具；一種是半啞吧工具，即牲畜；另一種是會說話的工具，即奴隸）。所以無論是否君主制或共和制，都祇是奴隸主的事。奴隸們在法律上祇是一種工具，沒有絲毫權利，國家法律許可對於奴隸實施一切暴行，就是加以殘殺也是不算犯罪的。

第五節 奴隸制度的崩潰

奴隸佔有制度，就現代的條件看來，乃是荒謬的現象，反自然的蠢事。但它在瓦解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之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並且合于規律的現象，因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較起來，乃是前進一步。爲什麼？因爲：第一，以前把軍事權府簡單的變換，現在讓他們活下來做奴隸，不論奴隸是怎樣痛苦，但這多多少

少在發展生產上是一種進步；第二，奴隸制度使農業與手工業有更廣大的分工的可能，並且創造了大生產，雖然那時候用的工具很是粗笨，但由於許多人共同勞動，所以能有簡單的分工與合作，這比個人的勞動生產力總要高些；第三，由於社會生產力前進一步，所以科學與藝術，也發展起來，當然這種科學與藝術，是奴隸的許多血肉所造成的。恩格斯說：『那時祇有奴隸制方能在農業和工業中間，形成更大規模的分工。因之使古時希臘的文化，有昌盛的可能。如果沒有奴隸制，那末，或許就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及科學。沒有奴隸制，或許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的基礎，或許就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全部我們的經濟政治及智慧等等的發展，有這樣的社會組織作為基礎，在這種社會中，奴隸制正是共同承襲的成份，同樣的也是必需的成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權說，沒有古時的奴隸制，或許就沒有現在的社會主義。』這就不僅指出了奴隸制為什麼存在，並且很正確地說明了它在人類歷史

發展上所起的作用。

但是，世界上一切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奴隸制當然不能例外，它很快就遇到它的發展的界限，成爲人類社會往前發展的障礙，而不得不陷于崩潰。這是因爲：

第一、奴隸們在鞭撻之下工作，所有生產品都被奴隸主所佔有。奴隸們不僅沒有任何興趣來提高勞動生產力，而且還故意把勞動工具毀壞，以洩氣憤。於是奴隸主祇給奴隸以最粗笨的，不易損壞的工具，並以最野蠻的辦法去剝削他們。同時，奴隸主自己，又把勞動視爲可恥之事，從不留意去改良生產。因之，在奴隸制度之下，生產技術就不能有大的發展，奴隸制度的生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大規模的奴隸經濟，由于奴隸勞動的生產力的低下，沒有什麼收入可言，於是就逐漸崩潰下去。羅馬的奴隸主，就把大的領地，分成許多小塊，以一定的條件，出租給小農。這樣，小農便由自由的生產者一變而爲附屬農民，這

種附屬農民，便是以後封建社會的農奴的前驅者。奴隸經濟越衰落，附屬農民便越增加。這樣，在奴隸制度的腹內，便孕育了往後起來代替自己的封建生產方法。

第二、在極端野蠻的剝削與壓迫之下，奴隸們的憤怒是高漲到了極點，於是不能不引起他們的反抗和鬥爭。奴隸社會的歷史，正是一部奴隸們反抗奴隸主的歷史。這種抗爭，在奴隸經濟衰落的時候，更加劇烈。奴隸羣衆曾經舉行過無數次的起義，其中特別有名與巨大的，是羅馬斯巴達卡斯所領導的一次（紀元前三——七〇年）。斯巴達卡斯曾集合了一萬左右的人，率領了大批羣衆，衝破了攻打他們的軍隊。這一勝利，吸引了更大批的奴隸，加入起義。但是後來，因為羅馬的奴隸主政府派了十個精銳軍團前去鎮壓；同時，起義者本身意志又不一致，所以起義終于被殘酷地壓迫下去。這一起義雖然失敗，可是以後一二百年間，起義還是繼續發生，而且愈來愈厲害。這種起義，震撼了奴隸社會的羅馬帝

國的基礎。可惜的是，這種奮起抗爭的奴隸們雖然痛恨奴隸主，可是他們並沒有前進的意志，而只幻想恢復過去舊的氏族制度。他們沒有清楚的目標，他們既不是負擔新的生產方法的階層，又不能領導自己。所以他們的革命運動，沒有能夠獲得什麼巨大的成功。雖則如此，但是不斷的奴隸抗爭和暴動，終究是奴隸制度破毀和滅亡的主要原因。

第三、那時不僅有奴隸的暴動，而且自由民中間的小農手工業者，以至以後的附屬農民，也都不滿意奴隸制與奴隸主的統治，甚至發生武裝起義。這是因為奴隸主國家爲着獲取財富與新的奴隸的補充，不斷進行戰爭。在戰爭中，小農與手工業者，要年年出征作戰，要担负苛重捐稅，因之，他們的經濟，就遭受破壞。另一方面，在奴隸社會，商業有些發展，這就引起了貨幣高利貸資本的發展。這種被稱爲吸血的高利貸者，以極高的利息借錢給奴隸主與小生產者（農民及手工業者），於是，就使奴隸主更加殘酷剝削奴隸，同時對於農民及手工業

者，就更促進他們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在長期兵役，苛重捐稅與重利盤剝的壓迫之下，紛紛陷于破產。自由民一天比一天減少。這種貧困的小農與手工業者，也反對大奴隸主的統治，他們往往與起義的奴隸聯合起來，建立某種反對奴隸主國家的統一戰線。當然，在奴隸制度的滅亡過程中，主要因素是奴隸起義而不是農民起義。但農民與手工業者的革命鬥爭，却確也起了一種輔助的作用。

此外，奴隸主階層的腐化與外族的乘隙而入，亦可加速奴隸社會的崩潰。因為在奴隸社會，奴隸主把剝削奴隸所得的生產品，用到不生產的耗費上，他們購備大批的奢侈品，建造巨大的紀念物，舉行盛大宴會，過着奢侈放蕩的生活，脫離一切勞動的習慣。所有這些，都使那時統治的奴隸主階層極端腐化，遂致國防空虛，武力衰落，外族得乘隙而入。這種情形，在當時羅馬帝國表現得最爲明顯，於是北部好戰的日爾曼部落，就乘隙而入，於是羅馬帝國的奴隸社會，亦由此滅亡。

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隸主，廢止了奴隸制度的剝削勞動的方式，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農奴主對於農奴的剝削勞動的方式，一種剝削者被另一種剝削者起而代之了。

第六節 中國奴隸制的特點及其殘餘

以前有些史家認為中國社會是由氏族制直接進入封建制，而空白了奴隸制這一階段。理由無非是說：『希臘羅馬之廣大奴隸制是商業與戰爭之產物』，而『中國或古埃及經濟發展的邏輯，並不發生古代的（即奴隸制）生產方法』。另外有些人則以中國農村公社的繼續存在、奴隸制未成熟為理由，說中國歷史未曾經過奴隸制，即已走入封建制。然而根據各種史實的研究，證明他們這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因為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早已根據易、詩、卜辭、周金文字等，發現了中國古代確有奴隸的痕跡。後來呂振羽在『殷代奴隸制度研究』中，更以

生產工具、農業、工業，商業、政治、社會生活等史料來作立論的根據，肯定了殷代是奴隸社會，並說「殷代奴隸之被使用的範圍，不僅在普遍的生產領域和雜役中使用，而且用以參加戰爭和公務」。

同時，根據蘇聯史家科瓦列夫的研究，證明了奴隸社會不只出現於地中海的古代社會，差不多是全世界史中的一個必然的階段。「東洋古代奴隸制度的形態，雖有某種特殊性，但在這裏，奴隸制度也是階層對階層的支配形態。東洋奴隸制度的特殊性，別于希臘羅馬的古代奴隸制度，就是它的基礎，建築在家族之內，即是家族奴隸制。反之，希臘羅馬的古代，家內生產和市場生產之間，已有了一種分化」（見科瓦列夫古代社會論四六頁）。中國公社雖分解得很慢，畢竟也是向着奴隸制分解的。中國奴隸制是不完全的，這種奴隸制的不完全性，實與亞細亞生產方法有歷史的淵源。然而不管怎樣，中國殷代是最初的社會分化——奴隸制的形成，却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所以科瓦列夫又說：「我們已知道，這個

問題不能單憑着量的優勢來解決，而必須憑着所與的社會階段，憑着所與時代的根本法則，方向或趨勢，然後有效。奴隸社會的基本法則，在千千万萬的具體形態中，在由最發達至最原始的奴隸制度的種種形式中，表現出來。形式上，它一時是家家長制，一時是家內制，一時是別的奴隸制。又與各種社會中頑強地殘留着公社、共榮共存。……但是社會的性質，不會因此有了變化；即是，適應着某種生產水準，那社會依然是奴隸社會，公社的關係，在奴隸社會中，不論怎樣鞏固，必然向着奴隸制度的方向瓦解。在各國歷史上，奴隸制度在數量上未達到某種支配程度，公社是不會衰亡的。這些具體的變態，我們應作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或螺旋狀看。不論如何，這點依然不可動搖奴隸社會的規律性的。」（同上書六七至六八頁）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到現在，雖然已經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然而，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許多殖民地裏，還存在着對於奴隸的剝削。在中國，不僅在偏僻的少數

第五章 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制度的產生和發達

在奴隸革命的震動之下，奴隸制度陷于崩潰，以後更因戰爭的失敗而完全滅亡。在這奴隸制度的廢墟上，產生了封建制度。

上面已經說過，在奴隸制度內部已經孕育了以後的封建生產方法。在大的奴隸經濟衰落之後，小農分租土地耕種，這些小農以各種不同的程度，依附于大地主，這些就是農奴的前驅。當日爾曼人征服奴隸的羅馬以後，他們侵佔了三分之二的領土。不久以後，日爾曼的軍事長官便改稱王，把這種民衆財產據爲己有，把土地分賜自己的侍從做采邑，這些采邑以後變爲世襲，領得土地者，有服兵役的義務。土地還是由小農耕種，不過小農到了此時，是被迫依附于新的主人

了。這樣賜與的采邑，叫做封地。這種封地上的剝削者與統治者，是封建主。封建主在自己的封建地內，是最高主人，他們對封地內的農民，施行嚴厲的壓迫。他們自設法庭，自備武裝；他們襲斃鄰地，掠奪行人；他們在自己封地內，可以任意封閉道路，或設立關卡徵收種種租稅。封建主握取了農民所耕土地的最高權，農民耕種土地，經向封建主負擔種種義務，受封建主種種繁重剝削。這種剝削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

本來，封建的成份，在晚期羅馬帝國的古代生產的腹內和在古日爾曼人的社會裏面，即已經積聚起來。不過僅到五——六世紀，因蓄奴社會形式解體，奴隸革命，及日爾曼人征服羅馬帝國的結果，並由于被征服各國生產力的影響，封建主義才變成了支配的社會形式。結果，在帝國的領土內形成了好多野蠻國家。根據柯斯明斯基的研究，我們可把西歐封建主義史分為三個主要時期來考察：第一時期為五——六世紀至九——十世紀之間的一個時代。這是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

和封建主義的最初階段，其特徵爲自然經濟的盛行，城市和鄉村間勞動分工的缺乏，農業經濟的盛行，以及鄉村家庭工業的與農業合併。前一社會形式的殘餘還很厲害；強烈的封建以前的成份，自由的農民，僅逐漸地遭受封建的農奴化。第二個時期爲封建主義發達的時期，從九——十世紀起，直繼續至十五世紀末期爲止。其特徵爲直接生產者基本大眾的屈服于封建的榨取和同時已在開始的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市與封建主間的鬥爭，農村中農奴大眾與封建地主間的階層鬥爭的尖銳。在這一時期，封建主義達到充分的發達，同時也顯出了它內部所含的基本矛盾。在政治關係上，盛行着封建割據性，這一割據性，到這一時期末尾，大體上在好些國家內業已取消（最好的例子爲法國和西班牙）。第三時期爲封建專制主義時期，其特徵是封建主義腹內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生和封建主義的解體，此時封建主義已成了生產力發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封建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大體上所經過的歷史階段，與西歐所經過者相同。

凡表徵作爲社會經濟形態的封建主義的一切特徵，俄國封建主義都有的。同時，俄國封建主義也有好多特殊的特點，這些特點是由於俄國具體歷史的發展行程所使然的。列甯曾說：『在十幾個世紀中，農奴制死死地把成千成萬的農民幽禁在死亡線上。例如俄國，由九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封建史，來得更久遠。』中國封建制度，大約起自西周末期，以後一直到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時候，經過許多朝代的變遷，還都是封建社會，自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才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基礎和生產方法

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種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是可以買賣的農奴。與封建所有制並存的，還有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工

具以及對於自己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溶鐵和製鉄工作之繼續改善，鉄犁和織布車之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製油業之繼續發展；與手工作坊並存的工場手工企業之出現。凡此一切，就是當時生產力情況之顯著的特徵。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具有某種在生產中的自動性，要求它具有從事勞動的嗜好，要求它具有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不願意從事勞動的和並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為官服利用農奴，因為農奴對自己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具有某些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為一定要有這種興趣，農奴才會耕種土地並能付給封建主以自己收成所得的生產品。在這裏，私有制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是和奴隸制下面的剝削一樣殘酷，而不過是少許減輕一些罷了。

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多為封建地主所佔有，這種地主或是封建主或是他的屬

下。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剝削的基礎。直接生產的農民，是半解放的奴隸，他們從封建地主領受土地來耕種。他們不僅要向地主繳租，而且連自己的身體也屬於地主，農民終身被束縛於地主的土地之上。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壓迫，也愈加厲害了。在封建制度初期，農民在某種條件下，還能從一個地主投到別個地主，隨後，這一轉移的權利，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後甚至廢除。農民不能離開地主的土地，於是農民遂變成農奴。

封建地主剝削農民和農奴，採取力役地租、物品地租以至後來還採取貨幣地租的方式。所謂力役就是農民每年須有好多天在地主土地上工作，例如每週替地主做工三四天，而且首先應當替地主做。在替地主做工的時候，農民要用自己農具，而且還往往用自己的牲畜，地主是不付任何代價的。至於物品地租，那是農民在自己土地上工作，而把一定數量的生產品（糧食，肉類，雞鴨等）繳給地主，并且要繳給地主以很多的產品數量，農民祇能留下小部分給自己家庭。在封建末

期，隨着商業的發展，地主需要貨幣的增加，於是地主就要農民全部的或部分的不用產品而改用貨幣去繳租了，結果農民就不得不把自己產品廉價出賣給商人，將錢繳納地主。這三種地租，表現封建關係發展的三個階段。在某階段上某一種地租採主要作用，不過除主要一種外其他二種，也還是往往彼此混和着的。除繳租以外，農民還得向封建領主繳納各種苛捐雜稅，其名額數量，任封建領主決定。領主依靠剝削農民，來供養自己家族、武士及家臣等等。

在封建生產方法支配之下，直接生產者爲小規模的個人生產者——農民或手工業者。生產之小規模的個人的特性，乃是區別封建社會和古代奴隸社會，尤其是區別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是的，封建社會，由於某些條件，曾經頑強地保留下了農村公社的若干成份。但是這些成份，照例並沒有破壞生產活動之小規模的個人的性質。它們主要地只限於公共的牧畜場，有時則限於在耕地時數家聯合起來，共同耕地。農民給領主耕種土地，正像他們耕種他們的分地一樣，

所用的工具和技術方法，都是一樣的，照例，小規模的生產是跟經濟之技術的狹隘性和技術之停滯性聯繫在一起的。耕地的方法和所用的工具，代代相傳，在數百年間都是很少改變的。

小規模的生產，並不允許怎樣廣泛的應用技術上的勞動分工。勞動生產率的微小，是跟技術的不發展有關係的。封建的生產方法，須以生產力的某種發展水平為前提，在此種水平之下，個人的家庭，不僅生產必要的生產品，即維持全家生活和勞動力及其經濟再生產所必需的一切；而且還要生產剩餘生產品——超出必要生產品的若干剩餘。不過由於生產之技術的不發展，剩餘生產品是很小的，而且是不固定的，封建經濟的特徵是單純再生產，它的剩餘生產品，照例是以封建地租的方式消費了，而並非投入生產。交換是不大發展的，通常投入市場的，僅係消費的剩餘，整個兒說來，就是自然經濟統治着。

總括起來，封建經濟有些什麼特點呢？主要特點有三：（一）封建經濟主要是

自然經濟；（二）在封建經濟中，地主佔據土地，農民由地主方面領種土地；農民自己要有生產手段（農具，牲畜等）去耕種；（三）地主把農民固定於土地上，使農民沒有行動自由，使他們個人屬於地主自己；地主對農民實行經濟以外的強制，就是說，用超經濟的方法，來採取封建地租。封建制度就是這樣的封建主地主壓榨農民農奴的一個社會制度。但是這種制度，比較奴隸制度，還是前進了一步。爲什麼？因爲農民在受到地主殘酷剝削後，還可以有一小部分時間爲自己做工，而奴隸，則連這一點自由也都沒有。因之封建制度在某一時期還含有某種推動農民去發展生產的刺激，雖然這刺激是很有限的。

第三節 封建制度下的城市與商業

從奴隸制度轉到封建制度的第一個時期，曾使部分土地荒蕪，手工業衰落，商業蕭條，某些城市被毀，使生產力與文化一度低落。那時封建領主與封建農民，

大部分是自給的。在這種自給的自然經濟下，手工業與農業是連結起來的，商業是不大發展的。後來，在封建莊園內，勞動的分工擴大，商品關係也隨之發展，手工業遂逐漸與農業分離。一部分手工業者，經封建主允許，出外經營手藝，來往於各莊園與鄉村之間。開始時，農民對手工業者供給原料，向他們定做某些物品，給手工業者以某些農產品的報酬。勞動工具非常簡單，為手工業者所自有，生產品也不拿到市場上去賣。後來交換漸次發達起來，手工業者於是把定貨以外所做的物品拿到市場上去賣，農民也把某些農產品拿去交換手工業品。這樣，用來交換的產品——商品，就多起來了。

這些市集，多在大封建主莊園與大教會的附近，手工業者一天一天集中到這些比較繁盛的市集上，在市集周圍，於是造成了城市的中心。城市最初是依靠着封建主，後來隨着城市的發展，就逐漸脫離這種依靠，並獲得許多特權。許多逃亡的農奴，手工業者，也都集中到城市中來了。

在城市中，手工業者獲得了有利於自己發展的條件。由於很多農奴逃亡入城市，對於手工業生產的競爭，就厲害起來。舊有手工業者害怕自己失去在手工業生產上的獨占地位。所以他們努力設法排斥競爭者，於是他們組織了行會，同一工藝的手工業者加入同一行會。行會的目的，是保護手工業者的特權，也不許未加入某業行會的人，從事該業生產，而且要加入行會，有種種的爲難。行會調劑物價，規定手工業作坊的學徒數目，規定產品的數量與質量。行會並處理手工作坊師匠與學徒的關係，那時手工作坊內爲首的是師匠，其下有幾個學徒。學徒須滿了行會所規定的學習期限之後，才能有權做師匠來另開作坊。師匠對於學徒，是有極大威權的，師匠甚至可以以相當報酬，將學徒轉讓他人。實際上行會是師匠的組織，爲了師匠的利益，行會規定了學徒的勞動條件，行會是不接受學徒的控告的。這樣，在手工業內部，就有行會的嚴格的繁瑣的章程與經濟以上的強制辦法，來管理生產，禁止各作坊間的自由競爭，同時並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師匠

與學徒）。這些都證明城市行會手工業的封建性。封建時代的城市，是封建生產方法的構成部分，同時也是促成封建制度崩潰與資本主義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勞動分工與交換的增加，商業就跟着發達起來。在西歐的封建社會初期，商業主要是對外的，沒有深入到封建主與農民的內部去。那時行商大多是從東方和他國輸入香料，玉石，織物，工具等來供給封建主。那時路上有各個封建主和強盜的劫掠，貿易是很困難的。但是由于生產力的前進，城市與鄉村分離的增加，封建社會內部的商業，也隨着發達起來。在封建制度末期，商業已有較大的發展，貨幣高利貸資本，也發展了起來，巨商與高利貸者及中小商人，紛紛集中于城市中了。這裏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就是商業資本本身，不能成爲一種社會組織，因爲它不只跟某一生產方法發生聯繫，在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統治之下，商業資本都可以存在。在一種條件之下，商業資本可以促進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而在另一種條件之下，商業資本又可維繫封建關係的持續。它本身並沒有

獨特的生產力，亦不能據以區別社會性質。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不過只是沒格達諾夫及其跟隨者陶希聖之流主觀幻想的產物，實際上原來是不存在的。

第四節 建封制度下的階層和國家

封建社會裏，主要階層是封建地主和農民（農奴）。封建主各擁有土地，國王是最大的地主。國內土地的最高權屬於國王，他可以任意處置土地。國王將土地賜與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把土地分給各貴族。他們就成為各種大小的地主，地主在其世襲的財產內，是完全的統治者，地主對於農民和農奴享有無上的權利。地主可以隨意處置農民，加以拷打殺戮。西歐的封建主，還擁有極端無理的權利，如「初夜權」（農民女兒出嫁前第一夜先送封建主陪宿），「死手權」（農民死後，其遺留財產，封建主得一定部分）等等。俄國地主，可以出賣自己的農奴，將農奴作賄，抵押借款或拿農奴去換馬換狗等。中國歷代的封建主與地主

對於農民，也是操生殺予奪之權的。

在封建地主這樣摧殘與剝削之下的農民，當然是沒有絲毫權利，而且痛苦到了極點。農民要服從一切，既要服從自己地主，又要服從更大的封建主，一直到服從國王。國王、諸侯、貴族、地主及其一切侍從，都是靠農民或農奴的勞動來養活的。農民受到一切的侮辱，過着牛馬的生活。因之在封建地主階層與農民之間，就不絕的發生劇烈的階層鬥爭。

在封建社會內，除地主與農民這兩個基本階層以外，隨着手工業與商業以及城市的發展，還產生手工業者（中間分成師匠與學徒）與商人高利貸者。在封建城市裏，有着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第一是所謂特權有產者，如巨商高利貸者，他們是和封建主有密切關係的；第二是市民，包括師匠，中小商人等；第三就是學徒，僕役等。以後在封建末期，從市民（師匠和商人）的一部分中形成了近代資產階層的前身，而學徒則漸降于無產者的地位。

封建領主爲着在劇烈的階層鬥爭中維持自己的統治，更須要有自己的國家權力——封建國家。封建領主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封建領主，大小不同，小領主服從大領主，大領主服從更大的領主（以至國王）。各級領主，設置一定數目的家臣，武士，侍從，法庭，牢獄等等。許多領主共戴一個大領主爲國王，或是國王分封各領主而加以統治。國王設置一個中央集權機關，形成封建國家的最高政治機構。國王是最大的領主，對於他所轄的各領主，有一定的支配關係。封建國家，有的是由許多領主共同推戴一個強大領主做國王，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組成一個國家（可說是地方分權的）；有的是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這種封建國家，是壓迫，剝削人民的一種殘酷的工具。

封建國家形成的過程，在各國略有不同。在英國，強盛的封建國家，在十一世紀下半期即已形成，以後更加鞏固，它的組織成了支配階層的工具。在德國，國王權力的增長（始於十二世紀）和全國的統一，持續了好幾百年，猶未完成，

反使它分爲好多獨立的公國。在每個公國之內，則發展了封建主階層的內部團結過程，這個過程與在英法大規模發展者相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增長，是靠提高對直接生產者——農民、小手工業者、學徒的剝削而完成的。國家稅捐的體系，對勞動者成了一種極嚴重的額外的壓力。從前是小規模的封建主的內訌，現在代之而出現的則爲大規模的戰爭。這種大規模的戰爭，需要巨額的支出。於是日趨強大而發展的封建國家，更把重担一天天放在農民的身上。這就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農民的叛亂，和新的生產方法的生長，一直到封建制度的崩潰。

第五節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跟着古代社會的滅亡，基督教的成立和發展，而哲學及科學的發展，遂完全陷於停頓狀態。在意識形態方面，中世紀的特徵，是使一切的意識形態從屬於宗教及神學。教會不僅拿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基石資格，擁護封建諸侯壓迫農奴

的地位，維持封建的統治；并且強自身也是有力的封建地主，因此就和國家更強固地結合着。視一切代表進步勢力的意識的科學和哲學爲異端，而阻礙其發展，因而形成了世界史上所謂歐洲中世紀千年的「黑暗時代」或「無理性時代」。雖然那時阿拉伯的學者在數學，天文等，物理學，化學，醫學等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發見。但西歐羅巴的基督教各國一直到十世紀後，還深深地睡眠在野蠻裏，哲學是公然成了「神學的侍女」。哲學的任務是要論理地來「證明」宗教的教義，極大的注意力都用來編製三段論法的「牽強附會的祕術」（列寧），用來推敲瑣細的形式上的差異，用來作弄口頭上的詭辯。傳統的（學院的）形式論理學是用極端形式主義的精神來把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上的論文加以歪曲，即使說這是經院哲學者的專業，也不算過分。

一切經院哲學者中，觀念論的和教育的神學傾向是一致的，但他們中間，意見也有不同。其中在哲學上有很大意義的，是「實在論」和「唯物論」的論爭。

起初，兩者的論爭，主要是在神學方面進行，但到了十三世紀末，一部分却已超出了單純的經院哲學限界之外了。蘇斯·司各特（Duns Scot）以爲在物質中也可以看出有思維能力，並且把神學和合理的知識分開，想藉此給自然的研究保證多少的自由。威廉·屋干（William Ockham）更把司各特的這種唯名論傾向發展起來，建立了這樣的學說：即只有個體才是離開主體而存在的，真的實在。馬克思說：『唯名論……是唯物論的最初表現。』事實上，中世紀末唯名論的廣泛的普及，確是十六至十七世紀唯物論復活的先驅。司各特與屋干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們的唯名論，反映出中世紀後期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中個人主義的發達，而促成這種發達的東西，就是都市，商業及工業的發達，就是對於自然，及具體的感性事物的研究興味的勃興。

在中國歷史上，封建主義的發達，延續了兩三千年。在春秋時代，封建領主內部的諸矛盾，日趨緊張，因而意識形態的發展，也就非常複雜。一方面有代表

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的儒學和道學，前者以孔丘爲代表，主張建立系統的宗法觀念，以鞏固封建統治；後來以老聃爲代表，提出「法自然」與「無爲」的原理，主張「小國寡民」的復古主義。另一方面，從新興地主與商人立場出發的，便出現了楊朱反對舊封建領主的「個人主義」的哲學。戰國時代，是中國封建領主經濟向新興地主經濟移行的時代。反映到意識形態上，便出現了孟軻的封建調和主義，企圖使舊封建領主與新興地主——商人在封建剝削的共同利益之下，統一起來，共同對付農民的反叛；同時，又企圖在「民爲貴」的口號之下，緩和農民的反叛，以支持封建統治的存續。到戰國末期，隨着新興地主——商人的勢力之進一步發展，因而反映到意識形態上，一方面便出現了代表沒落封建領主的意識的莊周哲學，——厭世主義的哲學；同時，荀卿便完全站在新興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而發表了「封建改制論」。以後，隨着新興地主——商人的經濟支配地位之確立，并進而要求政權的時候，便又出現了韓非的法治主義。此外，由於農民階

級之政治意識的抬頭，又反映爲墨翟的兼愛主義。

以後，經過秦漢之際「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由董仲舒樹立了中國地主階級的政治哲學，到後漢末，隨着地主階級土地財富之集中，擴大了社會貧窮範圍，社會內在的矛盾，復達到尖銳的程度。廣大的失業農民，又在張角，柳根，王歆，李中等領導之下，表現爲「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行動。因而地主階級爲了鎮壓農民的叛亂，不能不進行內部的統一。這反映在意識形態上，便表現爲「今古文學派」的統一。後來經過「儒」「道」與「佛教」的對立和合流，以及宋明理學的演變，無論它採取何種形態，但在本質上，都是反映着封建社會之各個發展時期的內容。

第六節 封建社會的崩潰

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相較，雖是一種進步，但是以後就成爲新的生產力發展

的障礙，而不得不陷於崩潰。什麼力量，使封建制度崩潰呢？

在封建社會瓦解的過程中，演着決定的作用的是農民的抗爭。社會階層鬥爭尖銳化的結果，在西歐十四至十六世紀之間，曾發生了好多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乃是整個封建時代的家常便飯。不過自十四世紀起，這些起義才採取了真正農民戰爭的形態。各國農民起義是由於各個特殊的條件所引起，但它們的基本原因，則是封建剝削的加強。同時由於高利貸資本逐漸侵入農村的原故，更加重了封建剝削的程度，使廣大農民貧困餓死，不得不奮起抗爭，在血泊中找求生路。如一三五八年的法國農民運動，一三八一年的英國農民運動，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運動，一六六六至一六七二年和一七三年至一七七五年的俄國農民運動，便是幾次最壯烈的農民血戰史。農民認為城市的平民份子是自己的同盟者。市民階層亦力謀利用農民運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但當農民把城市民衆引入運動或當農民革命失敗的時候，市民階層便很快地出賣了農民。農民起義和農

民戰爭，通常由於它們缺少組織性和團結性，由於缺乏進步階層方面的領導，由於農民隊伍本身裏面階層利益開始分歧的原故，結果都歸失敗了。那時農民運動的目的，雖然是要保存小生產，但是他們爲此而和封建統治作劇烈鬥爭，是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他們震動了損毀了封建的關係，造成了有利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同時，由於封建時代生產力的前進，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城市與鄉村分離，使交換增加，因之也就使商業資本發展起來。商業資本本身並不代表一種生產方法，可是它在鄉村的自然經濟關係上，在城市封建的行會制度上，都起了分解的作用。結果，在城市與鄉村的小商品生產中，發展出資本主義種子。

商業資本怎樣在鄉村的封建經濟關係上起分解的作用呢？原來在自然經濟時代，封建地主剝削，主要是爲着盡量滿足自己家族及侍從的直接需要。「封建主肚子的容量」，規定了對於農民剝削的限度。但是各種奢侈品的輸入、貿易與

貨幣經濟的發展，使得封建地主的貪慾，大大增加。地主、貴族、國王、宮室、放肆的奢侈浪費，封建國家，又連年混戰，消耗巨額款項。於是他們對於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關係加深，而需錢亦愈切。爲要得到現錢，地主封建主，就加重向農民剝削。地主不僅加重地租，而且還要農民把物品地租改用貨幣來交納。此外，國家的苛捐雜稅，便層層增加，這迫使農民不得不把自己勞動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的加重，使得一部分農民，陷於破產，變成半無產者。但他一方面，鄉村中一小部分殷實富農，却又乘機致富，并且用錢贖回自己的封建義務，在他們中間，產生出西歐各國的農村中的富農。農村中這種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使得舊的封建經濟，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結果在有的國家（如法國），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關係，使資本主義的生產與農民的商品生產發展了起來；另一些國家（如德國），則經過一種對於農民非常痛苦的過程（因資產階級革命未能徹底完成之故），使封建主自己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

家，封建制度在農村中便這樣的崩潰下去。

在城市的行會手工業中，由於市場的擴大，商人在手工業者與直接消費者之間，從中居間，商人把手工業者的產品，轉賣給消費者。以後商業資本就逐漸的使手工業者，依附於自己，佔取他們的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再後商業資本家更侵入於手工業生產的過程的本身，控制手工業者，使大批手工業者破產，使自己成為商工業家。同時在另一方面，手工業者對於商業資本依賴的增加以及商業資本對於手工業者剝削的加重，使得手工業師匠加緊去剝削學徒，如延長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延長學徒年限等。這時行會的限制，逐漸失却效用，於是在不大依賴商業資本自製自賣的師匠中間，產生出某些富有者。他們逐漸擴大手工企業，自己兼做商人，以後就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這樣，在城市中，一方面，由破產的手工業者與學徒中間產生近代無產者的前身；他方面，由一部分師匠及商業資本家中間產生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封建行會關係趨於崩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

了。

隨着封建制度的解體，商業資本家和新興工業企業家，從剝削小生產者和掠奪海外殖民地中間，積蓄了巨量資本（即所謂原始積蓄），同時利用了大批破產的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與農民）來作工人，於是他們就開辦起大規模的工業企業來了。這樣在瓦解着的封建制度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這種方法所帶來的階層以及受殘酷封建剝削壓迫的農民，都反對封建制度，封建制度自不能不因此滅亡下去。

第七節 半殖民地中國的半封建性

中國自從周代以來，一直到資本帝國主義侵入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止，中國都是完全的封建社會。這種封建社會有些什麼特點呢？

在經濟上，一般的封建經濟的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也是存在的：第一

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是主要的，農民不僅生產自己所需用的農產品，而且還生產自己所用的大部分手工業品，雖然那時已有某些商業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重大的作用；第二、農民自己具備生產工具，租種地主土地，封建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中國最大部分的土地，中國皇帝，是全國土地的最高支配者（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第三、中國雖然沒有像俄國那樣完全的農奴制度，但是封建統治者與地主，對於農民，也都是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在封建統治者與地主的強制的剝削之下，中國農民，也是沒有絲毫權利的；第四、農民不僅要向封建國家貢納各種租稅（糧、布，以後甚至貨幣等），而且還要服各種力役（築城、開河、修路、運輸以及其他工程等）；第五、大規模的水利權溉的事業，如治河等是由國家來組織的。這樣的社會，正是完全的封建社會。當然，與西歐封建制度比較起來，中國自有些具體的特點。

在政治上，中國自周秦以來，也是完全封建的國家。周是封建割據的國家，

自秦統一中國以來，專制主義的集中的封建國家建立了起來（但還常常帶着封建的割據），皇帝有至高無上之權，由他設官分職，派員到國內各地；執掌兵、刑、錢、穀等事務，對人民實行種種壓迫與剝削。中國的封建社會，延長了二三千年，其中雖然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但是因為那時還沒有發生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沒有一個新的階層，來領導農民，所以農民起義，還祇是被利用來改朝換代。朝代雖然換過不少，而地主階級的統治，還是繼續下來；封建關係，還是沒有打破。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便發生重大的變化。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分解中國的封建關係，在客觀上形成發展資本主義某些的條件。可是另一方面，資本帝國主義為着壓迫與剝削中國，又支持中國的封建關係與封建勢力，重重地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各種特權，操縱了經濟命脈，控制了中國市場（日

本帝國主義進而侵略大批中國領土），使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地廣大地往前發展。這種情形，就使中國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上，經歷着非常痛苦的過程。

在農村中，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封建地主及統治者對於農民的剝削加重（地租的苛重，捐稅的增加），同時使農民中間，也起分化。可是由於帝國主義壓迫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困難，所以流於破產的農民，最大部分不能轉為產業的無產階層；農民中之富裕者，也很少能轉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富農。這就使得農村中大批破產農民變成窮無所歸的過剩人口，他們失業、流浪或是被迫在最殘酷的條件下工作，同時使得農民之富裕者依舊採取封建剝削，來剝削貧農。因之，中國農村就在封建的半封建的壓榨之下，貧困下來，破產下來，不但不能發展新的生產力，而且還使舊有生產為之降低。

在城市中，由於帝國主義商品的大批買賣，小手工業者，很多陷於破產。但

是代替他們的生產品來出賣的，主要是帝國主義國家自己所生產的商品。帝國主義的商品，支配了中國的市場。帝國主義雖在中國開設一些工廠，但大部份是輕工業的粗製品的工廠。至於中國民族工業，那麼祇能在帝國主義控制的困難條件下，得到某些發展（很大一部分，是乘歐戰時期帝國主義控制較鬆的發展起來的）。在日本帝國主義暴力侵略下，中國民族工業，現在更直接處在毀滅的危險之下。

因之，在資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完全的封建社會，雖然起了變化。但在帝國主義壓迫與障礙之下，中國社會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第六章 資本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前提

上面已經說到，封建社會內孕育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在那兒，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着。自十四世紀起，意國好多城市內，資本主義生產即已萌芽。不過就歐洲大部分說來，資本主義的發生，則是十五世紀末期和十六世紀初期的事情。資本主義是萌芽於封建剝削的腹內，這時封建主義已踏入它存在的最後一個階段——解體階段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廿四章內，把封建主義解體的道路和資本主義在它腹內的發展，描寫爲『原始積蓄的過程』。它的本質，首先就在於生產者跟生產條件的強制的分離和他對資本人家意志的服從。尙在封建生產腹內形成的早期的資本主義工業形態，乃是工場手工業。所以，把

封建生產的解體時期，往往叫做「工場手工業時期」。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於是新的社會階層亦逐漸壯大。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爲了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力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力圖造成適合此發展的社會關係。但是，封建統治却極力阻止這種新生產力的發展。專制政體的存在，農奴制度的保留，貴族教士的特權，國家的不統一，連年不斷的戰爭，國面上層分子荒淫無度的浪費，捐稅的繁重，度量衡的不統一，貨幣的紊亂等等，都束縛了工商業的發展，並使農業的改革亦極少可能。這樣便產生了代表新生產力發展的民王力量（一定國家內的資產階層、無產階層、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層）與封建階層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逐漸尖銳化，直到發展成爲廣泛的民衆的革命運動。這種革命運動的發展，正是掃除封建制度與開闢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動力。

首先拿英國來說。十七世紀的英國還是一個農業國，但因對外貿易，特別是對於殖民地的掠奪，造成了英國資產階層巨大的財富，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而

鄉村中的封建制度，城市中的封建行會制度，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物，於是引起了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國王的鬥爭。國王企圖建立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而代表新興階級的下院國會則要求限制王權，改造教會的法律，取消貴族特權，廢除有礙工商業發展的種種苛例。一六四一年國會曾提出歷史上有名的「大抗議」，且通過之，此法案更顯明地代表着資產階級利益。於是，國王與國會間發生激烈衝突，結果爆發國內戰爭。革命方面戰勝了國王查理第一，並俘獲之，於一六四九年一月十日處國王死刑，英國宣佈為共和國。以後又經過復辟時代及許多鬥爭，英國資產階級才達到限制專政的目的。

到十八世紀中葉，由于殖民地的擴張，黑奴貿易的發展，國外貿易的增大，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已達成了強大的基礎。這裏、正像馬克思所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民族之被剿滅及奴役，東印度之征服及劫掠的開始，非洲之變為拘捕黑人的獵場——這些事實正表示着資本主義生產底曙光。這種牧歌

式的過程是原始積蓄的主要原因。『隨着商品需要的增加，使舊的生產方法無從滿足這新的龐大的要求，因此不能不發生生產方法與生產制度的革命。而且隨着商品生產的增加，原料的需要亦爲之大增。特別是羊毛等原料大量的需要，使土地所有者都犧牲耕地，變爲牧場。封建貴族及地主甚至用圈地的辦法，掠奪農民僅有的土地。城市對農產品的需要更引起圈地的強化，而促進了土地集中與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英國的地主便成爲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者，他們殘酷地強迫農業小生產者離開土地，『解放』了這些小生產者的生產手段，因而增加了工資勞動的大量後備軍。農業革命便這樣完成。地主階級奪去了全體人民的土地，龐大面積的土地都歸大地主所有，這些土地由所有者出租于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他們施行新式耕種法，集約經營法。耕地的改良，沼池的填塞，荒地的開墾，灌溉的設備，人工肥料的採用，這一切都逐漸實行。這樣便創造了一切原料的大量來源，失去土地的農民變爲產業後備軍。再加以資本的大量積蓄，市場

的擴大，這便造成了產業革命的基礎。

工業發展所必需的一切因素如資本、勞動力與市場都已具備了。但手工工場的生產已不能滿足市場的巨量要求。隨着這種要求的增加，便產生了技術革命與機器發明的大時代，大機器工業給了資本主義以鞏固的基礎。一七三三年，鯉鉢匠開伊氏發明飛梭；一七六五年，工人哈格里弗斯發明紡織機；一七六九年，理髮匠阿克來發明水力機；一七七九年，克倫普頓發明了一種更進步的紡織機；一七八四年，卡特萊特發明了更完善的水力織布機。這些機器的採用發生了紡織業中的技術革命，生產速度比以前增多了四十倍。機器之普遍採用發生了製造機器與大量製煉鋼鐵的問題。一七三五年，達比發明以焦煤及生煤煉鐵；一七八〇年，科爾特發明以生煤混合養氣煉鐵的方法，煉鋼方面也採用熔化爐的新方法，於是大大提高了鋼鐵業的生產。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大發明家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汽機推動的普遍採用於各工業部門，完成了技術革命。蒸汽機的發明不獨開

始了工業革命最澈底的時代，也產生了機器製造業的新工業部門，這種工業部門，根據着大生產的原則成立起來。

工業革命給了英國全部生活以很大的影響。創立了許多新的工業中心如曼徹斯特、伯明罕、南威爾士等大城市。全國亦建立了便利的交通網。機器技術提高了生產速度，減低了商品的成本，因而使各工業部門以及國外貿易都得空前的發展。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不只限制於英國，同時亦給了歐洲極大的激動力，使歐洲開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

美國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條件，情形却不相同，它是在對英獨立解放戰爭與「解放」黑奴戰爭勝利中獲得的。在美國獨立以前，北美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美的殖民地政策，阻礙北美當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北美人民之反抗，產生北美獨立運動，要求脫離英國而獨立，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民族國家。經過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及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兩次對英獨立戰爭，又經

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南北戰爭，才達到了獨立和統一的目的，因而開闢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也是由於在法國發展着的資本主義與封建社會所變成的生產關係尖銳矛盾的結果。十八世紀末，法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當時舊的生產關係，如封建的特權、農奴制的存在、行會的條例與壟斷、苛雜的賦稅，在在都阻礙着工商業的發展。爲着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非推動這代表着舊的生產關係的專制國家，建立一民主國家不可。法國大革命終於戰勝了封建統治，奠定了法蘭西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石。它同時震撼了歐洲各國封建制度的基礎，開展了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這些革命是產生在封建社會逐漸崩潰與資本主義已開始形成的時期。這些革命掃除了阻止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种障礙，因而亦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切必要前提。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和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對於生產工具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在這裏，已經沒有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資本家既不能加以屠殺，也不能出賣的僱傭工人。因為僱傭工人已免除人格上的依賴，可是，他們沒有生產工具，而為要不致餓死，他們就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并在自己的頸項上帶着剝削的枷鎖。與對於生產工具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並存的，還存在有而且在第一個時期還廣泛流行的，就是已擺脫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工具的私有制，這後一種私有制，是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起而代替手工作坊和工場手工企業的，是以機器裝備的巨大工廠。起而代替那些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來耕作的貴族地產的，乃是根據農藝學來經營並且備有農業機器的巨大資本主義農場。

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是比剛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程度高些的、伶俐些的、能夠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人們。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那些已免除農奴制羈絆的僱傭工人，這些僱傭工人是具有稍許的文化程度來使用機器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是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商品生產，那就要毀滅。在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以前，雖然是早有了商品，但那是簡單商品經濟。那時候，隨着勞動分工的增進，商品生產也就發展到稍許的程度，特別是手工業與農業分離以後。從前在農民中間，他們的生產主要的是自給的。而現在從農業分離出來的手工業者，他們的生產主要的是爲了到市場上出售的。譬如一個工匠，他產出一雙鞋子，一把犁，或者是一付馬蹄鐵，他生產這些東西，並不是爲了他自己要用，而是爲了市場，爲了出售，他才來工作的。這時候，他生產出來的商品是歸自己所有，而他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也是他自己所有的，而且一般說來，他也總只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力。這些工匠，是往往用當地的原料工作，而同時

也在他居住的那個地方的市場上出賣他的商品的。這種雖然是爲了到市場出賣才從事生產，可是還沒有僱傭勞動的生產，在科學上就叫做簡單商品經濟。

後來由於市場的擴大，商業的發達，於是簡單商品生產就逐漸被大規模的生產所代替。原來那些簡單的商品生產者，就逐漸變成工資勞動者。資本家有着巨大的資本，建築了巨大的工廠，購買大批原料，並囊括了工人們集體大量生產的利潤。這時候，就完成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商品生產站着統治的地位，勞動者自身也就是商品的出售者（勞動力成爲商品的一種），他是一個自由的工資勞動者，所以工資勞動就成爲勞動的一種特殊形態。剩餘價值的生產，成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動機。同時，經過資本主義的積蓄過程，一定要使那些握有大量資本的資本家去創立大規模的生產。這便是隨着工業異常的發展，而生產也迅速的集中起來，就成爲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點之一。

然而，資本主義既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的程度，於是它就陷入它自己所不能

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既然生產着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的價格，於是它就使競爭趨於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能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既然擴大着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巨大工廠以內，於是它就賦與生產過程以社會公共的性質，並因此而破壞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公共性質，是要求有對生產工具的社會公共所有制的。可是，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對於生產工具的所有制，却仍然還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就是說，是與生產過程的社會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的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定期發生的生產過剩危機當中明顯暴露出來。資本家們既然因他們已使大批居民遭受破產之故，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遂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毀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居民却不得不忍受失業和飢餓的痛苦。而這並

不是因爲商品不夠，却是因爲商品出產得太多。在資本主義初期，恐慌就已經存一着了。資本主義的工業一開始，每隔相當時期就要受到一次恐慌的襲擊。遠在在百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就已經每隔十年八年遭受一次恐慌的震撼了。

第一次大恐慌，發生於一八二五年，以後又陸續在一八三六、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七三、一八九〇、一九〇〇、一九〇七諸年，不斷的發生嚴重的恐慌，尤其是從一八四七年起，恐慌所襲擊的已不止一個國家，凡是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樹立起來的國家，都一概波及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內，恐慌的特徵，就在具有這樣每隔一固定時間發現一次的週期性。在前一恐慌與後一恐慌之間，資本主義的工業必須經過一個循環的發展，即：替代恐慌將是極度的經濟衰落，衰落逐漸恢復過來，便進入經濟繁榮的階段。在這時期內，生產的擴大和利潤的攫取是達到最高的頂點，然而，接着新的恐慌又要發生。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極適合於社會生產力的情況，而是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屑。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懷妊着革命，這個革命的使命，就是要拿對於生產工具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對於生產工具的資本主義所有制。

第三節 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

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世界裏有着資本家相互間的猛烈的市場上的競爭，競爭的勝敗主要依靠於生產的是否進步。在這種情形下，生產漸漸集中，一部分生產破壞了，另一部分形成了大生產。在大生產中間，最大的巨頭，又佔了上風，它們的發展，比誰都快。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乃是資本主義的牢不可破的法則。生產集中的結果，就是少數的大企業，擁有一切，而多數的小企業，則一無所有。例如，在一九〇七年的德國，不到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十一的小企業，却只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在這種大企業佔優勢的基礎上，數百萬小的中等的甚至一部

分大的「業主」，事實上完全成了幾百個擁有幾萬萬資本的豪富的財政大王的奴隸。

自由競爭產生了生產集中，而生產的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便走向壟斷。所謂壟斷，就是資本家的協調或聯合。在這些資本家手中，集中了某一商品製造業的大部分。譬如煤油壟斷團體，這就是煤油商的聯合，他們的手中掌握了某國煤油開採事業的大部分。當每一部門的生產是分散在成千成萬的獨立的中小企業當中的時候，實行壟斷是很困難的。但是隨着生產的集中，只剩了數十家大企業，於是它們相互之間，容易調合；另一方面，正因企業規模宏大，遂產生了競爭的困難和壟斷的趨勢。壟斷的成立，開始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企業的股份方式，更促進了大資本的向前邁進，股份公司處處造就了成立壟斷聯合的基礎。壟斷組織首先發生於主要而佔領導地位的工業部門——重工業裏面，然後也普及於輕工業各部門。

資本主義的壟斷的聯合有種種的方式：（一）卡德爾——就是，各個企業之間，共同商定物價出賣商品，而每一家企業仍完全保持着它的獨立。它的義務，只是不要把自己的物價減低到共同決定的水平以下。（二）辛狄加——在這種方式之下，壟斷組織中的各企業都喪失了自己營業的獨立。出賣製成品以及有時購買原料，都須經過總機關辛狄加之手。每一企業雖然仍然獨立地進行着生產，可是出品數量却須受辛狄加所規定的標準的限制。（三）託拉斯——在託拉斯裏，聯合的程度更緊密了。這時各企業都完全合併起來。從前每一個企業的老闆，現在作了託拉斯的一份子。加入託拉斯的各企業，則成立一個共同機關來管理。

自由競爭被壟斷所代替，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徵。但是，壟斷的創立和發展，並沒有消除各資本家間相互的競爭；反之，使這一競爭更加尖銳更加猛烈了。從前在自由競爭時代，相互鬥爭的，是許許多多的零散的企業家；現在參加鬥爭的，則是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團體。列寧說道：『自由競爭乃是資本主

義和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特性，而壟斷恰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不過，我們親眼看見，這種自由競爭變成了壟斷，它先創造了大生產，排擠了小生產，然後又使更大的生產代替了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的積聚，達至最高程度，從而產生了壟斷團體，如卡德爾、辛狄加、託拉斯以及跟他們融合在一起的面被大財閥操縱的數十家大銀行的資本。同時，由自由競爭長成的壟斷團體，並沒有消除自由競爭，而是凌駕它之上，並與它同時存在，且由此產生了特別尖銳、特別深刻的矛盾、敵對和糾紛。」

資本主義的壟斷，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在一起成為財政資本并造成少數財閥巨頭，資本的輸出，國際壟斷團體的瓜分世界，以及世界再分割；乃是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而壟斷在經濟生活中起着決定的作用。所以列寧稱：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以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延長。舊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基本而主要的矛盾——譬如勞資間的鬥爭、資本家階級裏面的鬥爭、生

產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等等——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沒有消滅，反而達到更高的尖銳的程度。

第四節 列強間的世界分割與民族革命

列寧曾說過：「最新的資本主義時代指示給我們看：資本家同盟間，在經濟上瓜分世界的這一基礎之上，結成了某種關係；而與之同時並存而密切相關的，便是在政治同盟間——即國家間——也在領土上瓜分世界的這一個基礎之上，在奪取殖民地的鬥爭，在爲了經濟領域而鬥爭的這一個基礎上，結成了某種關係。」他又說：「假若對於帝國主義需要下個頂簡單的定義，那麼可以說，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個定義已經包含了最主要的現象：一方面，因爲財政資本就是少數壟斷式的大銀行跟工業家獨佔團體的資本相結合的一種銀行資本，別一方面，因爲世界的分割，就是從毫無阻礙地擴大未被資本主義列強所佔領的

地方的殖民地政策，轉變而為壟斷業已澈底分割的領土面積的殖民地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帝國主義強盜便佔奪了一切「自由」的土地。它們用鐵和血征服了弱小國家，使之成為它們的殖民地，使千百萬殖民地的民衆成為它們的奴隸。

十九世紀的末葉，乃是資本主義各強國侵佔殖民地最厲害的一個時期。自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四年間，所謂「列強」約共佔領了兩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換言之，它們所劫奪來的別人的土、面積總額，比整個歐洲要大兩倍。其中以英、法兩國所佔領的土地為最多。比較後起的德、意等國，則因當它們加入殖民地分割競爭的時候，已是世界分割快要完畢的時候。所以，它們要想多得一些，只好向其他強盜的口中去奪取了。

世界分割的完畢，是在二十世紀的初頭。那時候，「自由」的土地，已經沒有了。任何帝國主義國家要想獲得某塊新土地，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領土。這種鬥爭勢必發展成武裝衝突，其結果終於引起了一九一四至一

八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這次大戰，把殖民地領土的版圖，重新繪劃了一下。德國喪失了它的殖民地；英、法、美等國的殖民地則更有增加；日本也增加了不少。

但是，這次大戰，並沒有最後地解決了世界分割問題。於是，各帝國主義的繼續躍進，又重新燃起了世界新分割的鬥爭。英法德之間爲爭奪北歐與巴爾幹各弱小國家的戰爭，雖然到最近才演成劇烈的廝殺。但事實上，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早已開始了，已經打了好幾年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的，它首先佔領東三省，然後於一九三七年大規模侵略中國；意大利帝國主義則於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德意二國聯合侵略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德國佔領奧捷二國，意大利則佔領阿爾巴尼亞。帝國主義列強這些行動，都以殖民地與弱小國家爲掠奪對象。如果根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全地球二十萬萬人口裏面，就已有十二萬萬的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那麼現在這種被

壓迫的人民，就一定更多了。這正如斯大林所說：『帝國主義，乃是區區少數先進國家對地球上絕對大多數人口施行財政奴隸和殖民地壓迫的一個全世界的體系。』

帝國主義在奪得殖民地以後，便更加緊實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施行強烈的壓榨，以至公開的掠奪，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經濟變為宗主國經濟的附庸，變為原料、燃料、食糧等等之供給地，而不在或很少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內發展近代的重工業，以防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內經濟上的獨立。帝國主義還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內半封建的經濟，以阻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治上，帝國主義者還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內反動勢力，極力培養它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代理人，採用『分而治之』以及民族挑撥的政策，以破壞殖民地、半殖民地內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在這一方面，尤以日寇在中國所施『以華制華』政策，最為毒辣。在軍事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的重要軍事戰略據點駐紮龐大的海、陸、空軍，控制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海上、內河及陸路要道，掌握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咽喉，以便隨時用武裝力量去鎮壓殖民地、半殖民地內任何民族解放運動。英國在印度、埃及、非洲，美國在菲律賓，意大利在非洲屬地及新佔領的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日寇在朝鮮、台灣及我國東北、華北、華中等等，都是這麼辦的。

但是，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施行的結果，客觀上不能不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覺醒與解放運動的興起。同時，俄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猛進以及他們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模範行爲，亦給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以推進作用。所以近二十年來，民族革命的浪潮更趨高漲，除了已得成功的土耳其獨立以外，從印度、摩洛哥、敘利亞、阿富汗、安南、朝鮮、台灣、菲律賓一直到美洲黑人，都發生過反帝罷工和武裝起義；在這裏面，特別是中國大革命與目前抗日民族戰爭，在世界歷史上佔着重要的位置。

第五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發展

帝國主義列強，爲了重新分割世界，從談判、訂約以及一切外交手腕的勾心鬥角，演進而爲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

戰爭的一方面，以德國爲主，結合着奧、匈、土、保的同盟國；另一方面是以英、法、俄等帝國主義爲主，結合着美、日、塞爾維亞（後來意大利亦參加）的協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英、德等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爲重新分割世界市場與殖民地而進行的最露骨的劇烈的鬥爭。在這一次戰爭中，雙方動員了六千萬以上的戰鬥員與參戰國全體國民的財富，整整地屠殺了四年，直接死亡在砲火下的士兵在一千三百五十萬以上，這還是單就十個歐洲的國家計算的，如果再將歐洲以外的各國如美、土、日以及殖民地士兵的死亡和因戰爭的影響所引起的人口

生殖率的減低、疾病的死亡計算在內，總計人口損失在三千萬人以上，殘廢者更難以計算。直接消耗在戰場上的金錢估計爲一千八百六十億金元。因戰爭而引起的財產的損失估計爲一千五百二十億金元。大戰從生產機關中抽出了千百萬優秀的青年勞動者，毀滅了資本主義各國互半世紀累積起來的財富約三分之一以上，這就是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所製造出來的罪惡。

由於大戰所帶來的空前的災難，加重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農民和殖民地民衆無限的負擔，加劇了階層鬥爭及殖民地革命，並急轉爲羣衆的公開革命行動和革命戰爭。革命首先就於一九一七年在俄國爆發了。俄國革命把最反動的封建專制與資產階層的政權完全推翻了，並在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隨着十月革命直接的影響，還在歐洲大陸上以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內爆發了無數革命行動：一九一八年十月發生了芬蘭無產階級革命；同年八月在日本爆發了大規模的搶米運動；同年十一月奧國和

德國發生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一九一九年三月爆發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與朝鮮人民的起義；同年四月在德國巴伐利亞省產生了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發生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同年九月意大利的工人佔領工廠；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起義；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發生起義；同年秋天德國發生革命危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愛沙尼亞起義；一九二五年四月摩洛哥民族開展反對法國西班牙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同年八月敘利亞發生起義；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國發生總罷工；一九二七年七月維也納工人起義。此外還有荷屬東印度的起義，印度革命運動的醞釀，特別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震撼全亞洲的中國大革命。這一切都是國際革命鎖鏈的環子，都是資本主義深重的總危機的成分。

自從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大體上已結束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個時期，而進入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階段。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厲行合理化

政策，加強工人的勞動，減少工資，增長工作時間，大批雇用女工和童工以替代成年工人，高度剝削農民和殖民地民衆，而資產階層就在這個基礎之上攫取新的財富。

但是，由於鎮壓工人階級和有系統的減低工人生活地位而得到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自然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相當的穩定，這個穩定將必然發展爲新的更高級的矛盾，因而加深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這個危機所以特別深刻，尤其是因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把世界分裂爲兩個根本對立的制度，這種根本對立破壞了以前是統一的、世界的資本主義的體系。

果然，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到一九二九年就告結束了，從一九二九年冬季起，就開始了資本主義恐慌的新周期。這一危機到一九三二年達到了最低點，以後雖有部分改善，但終究沒有到達繁榮的地步。從前的一些危機至多也不過持續一二年而已，而這一次却拖延了八年（從恐慌開始到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經過了

四年，從一九三二年經濟略有回甦的時候起（到一九三六年經過了四年長期蕭條）。在以前的一些危機，生產的差落普通在百分之十以內，倘使超過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差落，就算是非常的深刻了。可是這一次的危機中，生產的差落竟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間。危機深入了一切社會部門，舉凡工商業、信貸業、公債、貨幣、農業等等都不能逃避危機的襲擊。

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社會的總動向：一方面是法西斯主義的登台與猖狂，另一方面是革命運動的廣泛開展。當戰後第一期資本主義世界直接革命危機緊張的時候，法西斯主義就已經出現了。當一九二二年時，法西斯蒂首先就乘意國革命危機尖銳化而革命陣營尚未鞏固時，以暴力奪取了意國政權。同時，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也有類似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出現。一九二九年以來普遍於全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刻的經濟、政治的危機動搖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础，法西斯主義便愈益瘋狂起來。一九三三年德國希特拉的上台，日本政權之日趨於法西斯蒂化，都是很顯然的。

的事實。除意、德、日外，法西斯蒂又曾在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西班牙等國取得了全部的或部分的政權，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着重大的法西斯蒂的危險。

法西運動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權力階級開始解體底情境之下的資本進攻底一種形式，它不只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權力階級開始崩潰的表現，而且包含着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克服危機并尋求出路的諸種元素。法西斯主義中的基本點，就是對內的公開暴力專政與對外的極端侵略主義。因此發生了日寇侵略中國，德意聯合進攻西班牙，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以及德國侵佔奧國等事實。但是，法西主義又是權力階級方針錯亂的諸種徵象之一，『在現今歷史條件之下，法西運動的出現，是證明資本主義的生命業將告終，社會主義底社會改造的一切前提，業已成熟』。事實上，在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就已經爆發了經濟的大罷工，如波蘭的洛茨工人罷工，魯爾煤礦工人罷工等；

在美國，一九三〇年發生了有廣大失業工人參加的大示威運動；一九三二年發生農民的運動，不久又發生退伍軍人長途向華盛頓進軍的示威運動；在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德國發生九次大示威；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發生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二年有英國「因佛果頓」艦隊的罷工，同年智利艦隊暴動。法國以西班牙的人民陣線，雖然終於失敗，但是在它們存在的期間，也確實起了牽制着侵略者力量，阻止戰爭的擴大和幫助革命運動的作用。同時，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人民的反侵略戰爭，雖不幸中途失敗，但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却已支持三年之久，並且如果真能團結抗戰到底，就一定能達到戰勝日寇求得解放的目的。

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資本主義世界又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上次危機到一九三三年末轉為停滯，自一九三六年起工業又開始少許活躍和少許繁榮，然而這個活躍和高漲並不會也不可能過渡到新的工業繁榮。世界資本主義的工業，甚至還沒有能夠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它到一九三七年中期祇不過達到這個水平

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六，資本主義國家未及治好不久以前的創傷，乃又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了。這種情形，就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及列強國內的社會矛盾更其加強。就在這基礎上，逼使各帝國主義國家走入戰爭，現在英法德之間的混戰已經繼續半年以上，範圍正在擴大，屠殺也日益劇烈。但由於蘇聯的存在與發展及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使得我們可以預見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

第六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興起和沒落

資本主義文化的興起，開始于「文藝復興時代」。它的特徵，就是衝破中世紀的教權束縛的新精神。表現這種新精神的，就是反教權的自然的人類理性之自由的發展，人類的自我覺醒，及自然科學研究之發展。因為在這一時代，商業、航海事業、手工業、工場生產的發展，在在要求自然科學的發展，以研究物理學

上物體的屬性和自然力的表現形式。而各種科學內也進行着具體資料的積蓄過程。科學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作成了十七八兩世紀哲學的基礎。十七和十八世紀在英、法、荷蘭諸國稱盛一時的機械唯物論，是當時年輕的和積極活動的那個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底產兒。這一社會階級在封建社會底母胎內成熟了起來，它從這社會底內部動搖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的組織。它帶來了一種生產關係的新形態，而且促成了生產力底空前發展。它擴大了舊世界的範圍，把新的地盤吸收進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圈圈中去；它又創造了新的政治形式，提出了新的意識和觀念，并在科學面前提出新的任務。

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大肆抨擊封建的宗教宇宙觀，反對把哲學降低作爲「神學的奴婢」，而走上創立新科學的道路。自然科學中底革命，適應着生產力底猛烈發展。航海、軍事、工業、商業等各方面底發展，促成了許多偉大的發見和發明，並將數學、機械學、物理學等科學，提高過以前的時代所未曾達

到的水平。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是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水平發展要求之哲學的表現。機械唯物論的發展，從培根，加桑迭和笛卡兒底物理學說，經過霍布士，斯賓諾沙和洛克，而達於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不過資本主義文化的成功與宗教思想的決裂，爲時並不很長。其中最徹底的，要算大革命前後的法國唯物論者，所謂百科全書派一時曾大出風頭。但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狹隘性——以資本主義的榨取方式去代替封建的榨取方式——規定了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狹隘性。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裂，更形加深，而造成了產生觀念論的新方式的條件。

新的德國哲學，正是在這個觀點發生出來的。這個新的德國哲學，以康德、費希特、雪林及黑格爾爲代表。法國的急進資產階級已經自覺到自己的經濟力，決然和封建主義挑戰，並且作出了與這相應的意識形態，即革命的及無神論的唯物論。但德國的資產階級却很薄弱，不能和封建主義挑起決然的鬥爭。『法國人

在生活中已實現了的東西，德國人僅僅在夢想中知道」。而法國革命的發展，使德國資產階級害怕起來，這就加強了他們和封建妥協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想要調和唯物論和觀念論的康德哲學裏最明顯的表現着。這個新的德國哲學，完成于黑格爾的體系中。黑格爾哲學的最大貢獻是他的辯證法，而其最大錯誤則是觀念論。這一進步方法與反動思想體系的矛盾，造成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

很自然地，當資產階級自身還是在被壓迫或求解放的時候，他們爲了爭取現實，從而改變自身的歷史環境，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也是現實的、戰鬥的、唯物的。這時，資本主義文化表示上昇的氣象。但是，當他們自身一旦得到解放而代替了封建貴族或僧侶階級的地位，或者僅僅取得一個與封建貴族妥協的地位的時候，他們爲了保有現實，維持對於勞動者的剝削，就開始背叛科學，誹謗唯物論，從無神論退回到僧侶主義，從思想自己退回到懷疑主義與神祕主義以至於絞殺文化。

但是跟着資本帝國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日益強大起來。他們要求接受資本主義文化的進步面，而剔去它的反動面，以建立自己的革命宇宙觀與新文化。於是開始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出現，接着又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與辯證法唯物論的產生和發展。

到帝國主義時代，跟着資本主義危機的加劇它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思想也更趨沒落和反動。於是所謂新休謨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乃至於所記實驗主義都一一出現了。而在行動上，則對於思想自由與文化戰士的迫害與摧殘，不遺餘力。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國家，如在中國，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以後，則又出現了新民主主義文化，以適應新民主主義經濟與新民主主義政治的需要。

第七章 社會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社會主義產生的

必然性

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制度，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曾大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像恩格斯所說：『自從以前的手工工廠因蒸汽機及機器的發明轉成大工業之後，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所形成的生產力，以向所未見的速度與從來所未有的範圍，往前發展。』然而，『好像手工工廠及其影響之下所改進的手工業，在當時與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在其更高發展的階段上，也就不得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壓榨着的範圍，發生衝突。現在新的生產力，已經超越了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這種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間的衝突，客觀地，不管

造成它的人們本身的意識和慾望如何，總是存在於現實的事實之中。」（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如要把這些有限的生產手段轉為強大的近代的生產力，那麼他們祇有把它們從單獨個人的生產手段，轉成祇有多數人整個集合才能運用的社會的生產手段。紡紗機、織布機、機器鏈等，代替了個人的作場。和生產手段一樣，生產本身，也從個人分散行動的系列，轉成社會行為的系列。生產品也從個人的生產品，轉為社會的生產品」。但在資本主義佔有制之下，這些社會的生產手段與產品，還是繼續與以前一樣，被人看作是個人對生產手段與產品。因之，社會勞動的產品，不是為那些真正運用生產手段製造產品的人們所佔有，而是為資本家所佔有。「生產手段及生產，在自己實質上，已經變為社會的了，但是它們所服從的佔有形式，却還是以前那樣的以個別生產者的私有生產為前提，由每人擁有自己產品並出賣給市場的那個時候的佔有形式。雖然

新的生產方式，毀壞了這種佔有形式的前提，可是它還是服從於這種佔有形式之下。新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所給與這種生產方式的矛盾，在其萌芽之時，已經把近代社會的一切衝突，包含於自身之內了。當新的生產方式，在決定意義的一切生產部門上，在經濟上居主要地位的一切國家內，愈加佔着統治地位，因之，也就愈加把個人生產的殘餘排除下去之時——那時社會化的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制之不能並存的性質，也就愈加明顯的表露出來了』（同上）。

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生產和交換的無政府狀態，一方面造成廣大的失業和貧窮，另一方面由於生產過剩而產生經濟恐慌。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本身被破壞之前，它始終不能得到解決，所以恐慌就帶有週期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造出新的『罪惡的循環』。其實際情形，上面第六章第二節中已經說到過。

現在我們應該設問：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上述基本矛盾，究竟怎樣才能解

決呢？過去有許多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反映着在已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對於壓迫者與剝削者的反對與抗議，『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審判與咒罵資本主義社會，夢想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幻想良好的制度，想以剝削的不道德來說服富有者。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能指出實際的出路，不懂得闡明在資本主義中僱傭奴役制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也找不出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列寧）。只有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深刻研究，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發現了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特殊規律，才把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成爲科學的社會主義，才第一次把社會主義看成爲兩個歷史發展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實行鬥爭的必然結果。恩格斯說：『如果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期待別一種的產物分配方法，那末這就等於期待着當電池內電極相聯之時，不許水來分解，又不許陽極放出氧氣陰極放出輕氣一樣』。『這種解決，祇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在生產力的

社會性，因之，也就是使生產佔有及交換等方式，與生產手段的社會性相適合。要能達到這點，就祇有使社會公開地直截地佔有這種生產力——這些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方式之外，再也不適合於其他管理方式的地步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更多的人民轉成無產者，因之，也就造成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在自身會被毀滅的威脅之下，不得不起來完成這個革命」。

第二節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資本主義以前曾經發展了經濟，改良了技術，增加了財富。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這些財富極大部分集中到了大資產階級手裏，他們拚命剝削國內廣大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以及殖民地人民，結果使得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大資本家自己簡直不知道擁有好多財富，但是勞動工人却窮苦得沒有得吃沒有得穿，廣大的殖民地人民更是顛沛流離，大批破產與死亡。帝國主義使

大部分人類不能生活下去，帝國主義造成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破壞生產力，妨礙生產力發展，造成民衆的集團。帝國主義的戰爭消滅了千百萬壯年的人，並且使其他十幾萬萬人的生活變爲黑暗地獄。

在帝國主義時代，兩個主要的力量爲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奴役而起來鬥爭了：第一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工人階級以及它的同盟者——勞動農民，第二就是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民衆。這兩種革命力量的發展和匯合，將給帝國主義統治以致命的打擊。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亦已具備了社會主義底物質的前提條件，如生產工具之積聚，勞動之巨大的社會化，以及工人組織之強大等。以前許多時代的人類的勞動給現代人類遺下了很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現在是給資本公司及地主等所享受的。但是，如果上述革命力量推翻了帝國主義之後，這些財富就可以很美妙的用來建設勞動羣衆的幸福生活，爲廣大民衆所享受。這也就是說，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從資本主義轉到新的社會制度，才

能使社會生產力大量發展下去，並使勞動羣衆過着真正人的幸福的生活。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最高的、最後的、即帝國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就是腐化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我們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緊張程度達到極點，接着便是革命的開始。照斯大林的说法，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裡壟斷性的托拉斯和辛狄加，銀行和財政寡頭的無上威權。與這種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夠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提出的問題。結果是帝國主義推動着工人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爲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贓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間這種猛烈鬥爭底特點，就在于它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原素——帝國主義戰爭，爲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于它使帝國主義列強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的陣綫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必要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

這種壓迫的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裏建築鐵路、工廠及工商業中心。而這種政策却要產生它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就是無產階級底出現，本地革命知識分子底產生，民族覺悟底提高，解放運動底興起。在所有的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底加強，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形根本掘動資本主義底障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了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所謂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就是因為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第三節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與社會主義革命

在一國首先勝利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都特別緊張起來，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上的不平衡發展是特別劇烈了。

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在各國比較起來是極不平衡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順次或並行發展，而是以突進的方式發展。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往往是一個新興國騰躍向前，而另一個原來的先進國却被擠落後。這是因為舊的先進國技術發展停滯起來，而新興國則能夠比較迅速的發展技術，減低商品成本，而奪取另一帝國主義集團的市場；因此，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就要求重新分割已經瓜分的世界，而舊的先進國則要求鞏固並發展其已得的地盤，於是就使它們中間發生劇烈衝突與鬥爭以至于戰爭。例如，從前英國，在工

業方面，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各國都要先進些，其他各國比它落後一百多年。後來從十九世紀末期起，德國便迅速發展，在二十年內趕上了英國，德國要從他國，特別是英國，獲得地盤。因為這時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把全世界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瓜分完結，少數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如英、法等）壟斷了大部分的殖民地。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要求地盤，因之，各帝國主義集團就為爭奪市場，原料及投資地等而進行拚命的鬥爭，此種情勢即造成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大戰後，帝國主義的變化也是不平衡的，如美國迅速的趕過其他各國，日本瘋狂躍進等。

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對於革命運動有什麼關係呢？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使得無產階級能夠在帝國主義戰綫最薄弱的一環，即在資本主義矛盾最劇烈的地方，首先爆發起來並獲得勝利。列甯說：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

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它們的國家」。因為「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和堅持的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

斯大林根據列寧這個原理并加以發揮，他說：

「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

國家在工業關係愈是發展，則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機會愈多。並且照他們講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在資本主義關係上不大發展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是絕對沒有的，現在這種觀點已經被列寧和斯大林所發見的上述原理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所粉碎了。這是因為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的集合點，而且，在俄國，革命醞釀的程度，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又有強大的革命政黨與工農聯合的有利條件，因為這樣，所以當時祇有俄國才能用革命方法與真實革命力量來解決這些矛盾。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的加劇，使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在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的一個國家爆發起來，所以俄國內部社會矛盾的厲害，使俄國在大戰時首先發生了革命危機，並造成革命條件的成熟，使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就在俄國爆發與勝利了。由於這種勝利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在基本上的建成，也就把法西斯蒂走卒托洛斯基派的名稱胡說徹底粉碎了。

這樣發展的完全廣闊的可能。

因為生產工具既轉入社會的掌握中，商品生產以及生產物對於生產者的統治，也便同時歸於消滅。社會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就為根據自覺計劃而進行的生產組織所代替。個人的生存鬥爭，因而停止。祇在這時，人們方在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脫離了動物界；祇在這時，人力從動物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類的生存條件。一切環繞着人，並且從來統治着人的生存條件，於今就處在人的支配及統制之下。隨着人類成為自己社會關係的主人翁，他們也就開始成為自然界的真正的及自覺的主人翁。祇從這時起，人們方才自覺的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所推動的歷史因素，總將以極大的日益增加的程度，得出他們所希望的結果，這將是人類中必然的王國與自由的王國之實現。

在理想時期，勝利的無階級利用已經奪得的政權作為經濟改造的綱領，即革命地改造資本主義財產關係與社會主義方式的關係。這樣巨大的社會運動與革命

發點是剝奪地主與資本家，這就是說，把資產階級的獨佔財產轉成無產階級國家的財產。在工業方面，沒收一切私人資本底大工業工廠、礦工、電站、鐵路、汽車、船舶以及空中的運輸工具，歸無產階級國家所有。由工人來組織對於工業的管理。在職工會密切的參加管理之下，設立國家的管理機關，保證工廠蘇維埃以適當的作用。并根據着廣大勞動羣衆底需要改造工業，改造那些舊日專門供給統治階級需要的工業部門（如奢侈品等）；加強促進農業發展的工業部門以鞏固對於農民經濟的聯合，保證國家經濟企業底發展與促進全部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在農業經濟方面，則沒收城市及鄉村中，一切大地產（私人的、教堂的、廟宇的）歸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接着更國有全部土地。同時沒收大地主底一切生產機關，如建築物，機器設備和其他投資，牲畜及製造農產品的企業，歸蘇維埃所有。把大田莊，尤其那些模範農場與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大田莊，轉交於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管理並建立蘇維埃農場。把一部份由大地主及其他地主方面充公而

來的土地，特別是以以前租給農民耕種作為經濟上奴役農民的工具和那些土地轉交農民使用（貧農及一部分中農）。至於那一部土地應交農民，這要看經濟的利益如何，要看中立農民及爭取農民到無產階級來的必要性如何來決定：因各種條件的不同，轉交農民的土地也須不同地解決。國家應採取大規模的辦法與提高農業底生產力，如農業電氣化，曳引機底製造，化學肥料的生產，在蘇維埃農莊內精選種子及優種牲畜的培養，大規模地組織改良農業的信用機關等。幫助並接濟農村合作社以及農村中集體生產底一切形式（如生產合作社，公社等）。在農民羣衆自願的基礎上，系統地宣傳農民團結在合作社中，宣傳農民邁向農業經濟的大生產形式，因大企業在技術上和經濟上無可爭辯的優越性能直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可能使廣大勞動農民羣衆更早地轉調社會主義方面去。

第五節 蘇聯實行三個五年計劃的經過與收穫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工人階級既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國內戰爭勝利後又鞏固了自己的政權，這時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從那時起，蘇聯就採取一切辦法，以便打破資本主義底經濟實力，並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造成條件。經過軍事共產主義與新經濟政策，現在，主要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擴展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並因此而徹底打破資本主義。這個任務之執行，應當從國家工業化開始。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這就是基本的環節，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工作之擴展，就必須從這個環節開始。工業化政策的中心點是於建立自己的重工業。因為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底物質基礎。沒有重工業，就不能造成大機器生產；而沒有大機器生產，就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仍舊是農業國而不是工業國，仍舊沒有自己的重工業，那它就只有繼續依靠資本主義的世界。需要紡織機器嗎？拿金子到外國去買罷！需要軍床嗎？拿金子到外國去定購罷！需要機器嗎？也拿金子到外國去定購罷！要是

這樣去依靠資本主義世界，那定會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屬品。所以蘇聯需要自己的重工業。第一、是爲了使能夠在更高的技術基礎上來改造全部的國民經濟，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來改造農業，使農業集體化；第二、是爲要使他們的經濟不再依靠於資本主義世界；第三、是爲了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以增強蘇維埃的國防，以阻止并擊退帝國主義國家的進攻。蘇聯在實行工業化政策過程中，曾遇到無限的困難，尤其是帝國主義列強與國內反對派——包括從托洛斯基到布哈林等匪徒阻礙和破壞，但是由於斯大林及其同志的英明領導，與全國工農大衆的堅強奮鬥，這些困難也終於被他們克服了。到一九二八年就有可能提出改造全部工業，並且有可能規定五年的計劃來進行工作。

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一九二八年秋天開始，這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據當時斯大林的指示是要「創立這樣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來使重工業新式裝和改造整個工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運輸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農

業』。這是以近代技術來把蘇聯底工業和農業武裝起來的偉大計劃。在開始實行以及實行過程中，托洛斯基派與布哈林右派都極力反對並加以破壞，另外有些人則加以嘲笑，說是根本不能實行的烏托邦。然而全國工農大眾則熱烈擁護，並以社會主義競賽與勞動突擊的熱情來進行。社會主義競賽表現了燦爛的勞動模範和對於勞動的新態度的模範，在許多企業中，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中，工人和集體農民提出了自己的迎接計劃。人們對於勞動的觀點改變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動乃是不自由的和苦役的義務；而現在，勞動却已開始變為『光榮的事業，榮耀的事業，果敢而英勇的事業』。他們表現了英勇工作的模範，他們不僅執行了，而且超過了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只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就完成了。

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在聯共中央全會上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的報告，僅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達到了下列的基本結果：（一）蘇聯已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因為在國民經濟全部生產中，工業出產量底比重已增長到百分之七十。（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工業方面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的成分，並在工業中成了唯一的經濟制度；（三）集體農場的經濟制度已經消滅了農村中的貧困現象——千百萬貧農已昇到生活有保障的人們地位了；（四）富農階級已經被消滅——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已在農業方面成了統治的力量；（五）社會主義制度在工業中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並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勝利，已經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聯共十七次大會上，斯大林又指出了蘇聯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根本改變：『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已由具有個體小規模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具有集體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的國家。它已由不開通的，不識字的和不文明的國家，變成了人人識字的和有文化的國家。』

第二個五年計劃是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在政治方面的基本任務是要消滅一般的階級，剷除產生階級的根源，要克服經濟中和人

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使人們都成爲自覺的、積極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在經濟方面基本的任務，是要使整個經濟設備改造的標準在歐洲佔第一位。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基本的任務是要最消滅寄生階層的成份，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最可注意的現象是工農人民在文化技術上的猛烈高漲，出現斯達漢諾夫運動，結束第二個五年計劃也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就先期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底基本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一切剝削者階級都已被完全消滅，那產生人剝削人現象和劃分社會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種種原因已被永遠剷除了，所有這些，首先是由於消滅生產工具私有制的結果，即是由於國家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與合作社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在蘇聯勝利的結束。

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的基礎上，從一九三八年起，蘇聯又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這是把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完成並逐漸由社

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偉大計劃，這就是「新的常勝的使蘇聯力量雄偉高漲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他們正以不可戰勝的奮鬥毅力在完成着。

第六節 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人類新社會組織者的這種作用要求無產階級在文化上的成熟，改造他自己的本質和不斷地從他們中間提拔新的工農幹部，而他（她）們能夠掌握各種科學上、技術上及管理上的成就，以建設社會主義與新的社會主義文化。

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在封建社會內部出現了文化程度高於統治階級而且在封建社會內已成爲經濟生活領導者的新階級爲前提；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別種條件之下發展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上是被剝削的，政治上是被壓迫的，文化上是被抑制的。只有在過渡時期內，只有在它獲得國家政權以後，它才能夠打斷資產階級的教育壟斷，掌握一切的科學知識並以他們在偉

大建設工作中的經驗的幫助來改造它自己的本質。要在羣衆中發展馬列主義意識，要完成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大批地深刻的改造人，這種改造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實行。所以革命是必要的，這不但因為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推翻統治階級；而且也是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清除舊社會的全部污穢與有能力創造新的社會。

工人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壟斷，同時也應該消滅資產階級的教育壟斷，就是說應該佔有全部學校及一切文化機關，無產階級特別迫切的任務是從工人隊伍中造就生產上（工程師、技術師、組織者等）以及軍事上，科學上和藝術上的專門家。此外應提高無產階級廣大羣衆一般的文化程度，促進他們的政治訓練，增高他們的知識與技術的熟練，養成其公工作與管理工作的技術，消滅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成見底殘餘等等。

然而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不但從新改造自己的本質，並且還改造其他階級

的本質，首先是城市和鄉村中無數小資產階級的階層，特別是農民的勞動階層。工人階級吸引最廣大的羣衆參加文化革命，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團結他們，訓練他們，系統地消滅鄉村中一般的反文化的落後。

在普及於廣大羣衆的文化革命情況之下，反對『麻醉人民的鴉片』——宗教鬥爭，有着特別重要的地位。無產階級改權准許信仰自由，但同時以其所有的方法進行反宗教的宣傳，取消以前的國教的特權地位，並根據科學的哲學，即辯證法唯物論的宇宙觀，改造全部訓練事業與教育事業。

蘇聯工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知識，已經將文盲消滅。在各民族共和國都有大規模的新建築、學校、訓練班、俱樂部、圖書館及其他文化機關。在革命前的俄國總共只有九十一個大學，而現在已經有了八百個大學和學院。過去的專門學校祇有二百三十三個，現在已經達到三千多個。俱樂部在沙皇時代差不多沒有，即使有很少數，也都是作爲愚昧和麻醉人民大眾，誘惑他們離開革命之用。而蘇維

埃及政權却普遍地設有俱樂部、人民公所、農民公所、讀書室等。在一九三九年，俱樂部的數量，已增加到五萬二千個。特別是蘇聯的婦女，在文化戰線上有很顯著的發展和進步。不僅在工廠中、集體農莊裏、蘇維埃政府機關裏，處處有婦女的足跡，而在科學研究院、試驗室、工程師、技師農家、教員與作家中，婦女都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此外，以書報雜誌的蓬勃出版來說，亦可以反映蘇聯文化的突飛猛進。例如在帝俄時代，全國只有八百多種報紙，一共發行三百萬份。而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手裏，到一九三九年已經出版九千多種報紙，發行額達三千八百萬份，超過帝俄時代十二倍以上。同樣，蘇聯的圖書雜誌的出版數量也都超過帝俄時代十倍以上。現在全蘇聯一共出版雜誌兩千種左右，而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書籍在七十萬萬冊以上。總之，蘇聯正在利用精神生產的國有工具，大規模地向人民大眾進行政治的及一般的教育工作，並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

第七節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及其將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這一時期進到另一時期的革命改造時期。與此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此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第一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階級底反抗，消滅他們的復辟企圖；第二是團結全體勞動羣衆，加以革命的改造並改造工人階級自己；第三是擊退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並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須要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民主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爲着這一目的，無產階級需要這樣一種新式組織，它不僅能夠用無產階級的民主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基礎，這樣的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一九三五年二月，蘇維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第七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通過了關於修改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蘇聯憲法的決議。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在蘇聯生活中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於是就有修改蘇聯憲法的必要。在過去幾年中，蘇聯國內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完全改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創立成功，富農已被粉碎，集體農場制度已經勝利，生產工具底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奠定為蘇維埃社會的基礎。由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有可能來使選舉制度更加民主化，來實施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

以斯大林為主席的憲法專門委員會，製定了「蘇聯新憲法草案」，經過了延長至五個半月的全民討論，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修正通過。這個新憲法自始至終由斯大林主持完成，故又稱「斯大林憲法」。

根據這個憲法，蘇維埃社會是由兩個友誼階級——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在工人與農民之間，還存留着一些階級區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乃是工農社會主義

國家。蘇維埃最高蘇維埃由平權的兩院——聯邦院與民族院所組成，而由蘇聯公民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產生之，其任期為四年。

根據新憲法，凡年滿十八歲之蘇聯公民，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分居住期限，不分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居住環境如何，皆有選舉代表和被選為代表之權，惟精神病患者和無法律行為能力者除外。每一公民，皆有一票選舉權，所有一切選民均按平等原則參加選舉，這是現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

根據新憲法，凡蘇聯公民皆被保證有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在年老以及患病和喪失勞動能力時享受物質保證權。婦女在一切活動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和人種，一律平等，是為確定不變的法則。一切公民皆有信教自由和進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

為鞏固社會主義社會起見，新憲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和羣衆大會的自

由，保障結合於各種社會組織的權利，保障身體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信祕密；保障凡因擁護勞動羣衆利益、或進行科學活動、或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而被追究的外國公民有居留權。同時，新憲法責成蘇聯一切公民執行下列嚴重義務：履行各種法律；遵守勞動紀律，忠實履行社會義務，尊重社會主義共同生活規律，愛惜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祖國，乃是每一蘇聯公民的神聖天職』。

這種憲法上的變動，實際上是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國家在其職能上變動的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從十月革命時起，至各剝削階層被消滅時爲止的時期。這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剝削階層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打退武裝干涉者的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條件來消滅資本主義成份。與此相適應的，就是蘇聯的國家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兩個基本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

被推測的階層。這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外表上就和從來的國家相似，因為從來的國家的職能，正是在於鎮壓那些不降服者，可是在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為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來的國家，卻為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而打退外來的侵犯。這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外表上也和從來的國家相似，因為從來的國家也曾從事於武裝保衛本國的事情。可是在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現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打退外來侵犯而保護了勞動者多數人的財產和特權，而從來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則是保護了剝削者少數人的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就是發展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底萌芽和重新教育人們以社會主義精神。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未曾得到充分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從城鄉資本主義成份被消滅時起，至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時爲止的時期。這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最後殘餘，組織文化革命，組織完全現代式的軍隊來保衛國家。與此相適應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變更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衰亡，因爲剝削制已被消滅，剝削者已不復存在，已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鎮壓的職能，就由國家方面用以防範那些偷竊和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衛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所代替。武力保護國家而反對外來侵犯的職能，依然完全保存着，所以紅軍、紅海軍以及爲捕捉和處罰那些被外國偵探機關派來蘇聯的間諜、兇手、暗害份子所必要的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就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之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依然保存着，並且要使之能得到完全的發展。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在于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說到軍隊，懲罰機關以及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銷亡，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着重在反對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現在蘇聯所存在的國家，乃是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是歷史上空前所未有的。這個國家按其形式和職能，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至于這個國家的將來，即到共產主義時期國家是否還存在的問題，則要看國際條件的如何變動來決定。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已被消滅，如果它在那時已由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那麼這個國家就不會存在着，而會衰亡下去。反之，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還未被消滅，如果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在那時還未被剷除，那麼就會保存着。自然，那時的國家職能和形式，也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更而變更的。

第八節 從社會主義進到完全的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根據上面所說，這個階段的基本特點，就

是它的經濟基礎是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與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制所構成的。既然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對工廠、土地、機器等等的私有權，既然一切工廠、土地、機器是屬於全社會，即屬於在這些工廠和土地上勞動的人們，勞動者已由奴隸變為主。由全體勞動者，社會全體成員所創造的一切物品，已經不是拿去變成剝削者的財富，而是去滿足勞動者本身的需要，因此也就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在蘇聯已經基本建成了。這個社會是由十月革命所開闢之而由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所完成的。斯大林曾說：『人類歷史上有過不少的革命，那些革命與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所有那些都是片面的革命，剝削勞動者的剝削形式替代了別種剝削形式，但是剝削本身依然存在。一些剝削者和壓迫者替代了別些剝削者和壓迫者，但是，剝削者和壓迫者依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目的：消滅任何剝削，消滅一切和任何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後，果然把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和根源，把一切剝削者和壓迫

者完全掃除了。但是，也正如莫洛托夫所說「我們蘇聯還沒有一般消滅階級，工人階級還保存着，農民還保存着」，「從前的城鄉對立形勢，已被根本破壞，但這兩個階級間的重大區別，還是存在着」。祇是「這已經不是從前的工人階級了，這已經不是從前農民了。他們在社會和國家裏的作用，已經變更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文化的道德的面貌，在很多方面已變更了」。

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于生產底情況的，在它們之間已經沒有矛盾。因此，生產力就以加快的速度發展着。這種速度簡直是過去社會所不能想像的。莫洛托夫「在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說：「試問誰能拿出什麼東西來與這樣的事實，來與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底這些成功對立呢？曾有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它在四年期內就把工業出產量增至兩倍，即增加百分之二百零二。第二個五年計劃來了，曾預定更把工業出產量增至二點一倍，而在事實上，第二個五年計劃都使工業出產量增至二點二倍。更確

切些說，是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一。而現在，新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又到來了。我們又擬定在這五年期內把工業出產量增至幾乎兩倍，確切些說，增至一點九倍。而這正是布爾塞維克所稱呼的共產主義戰勝一切的力量。而對於那些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我們則可以說：請再稍忍耐一下，那時歷史會替所有這般缺少信心者——就把他們拿來統統放在一堆罷——說出自己的最後的一句話來的」。

雖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國民經濟已迅速發展起來，生產已大大增長起來，勞動者得到的生產品已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的，多得不可比擬，但社會總還不能按照各人的需要來完全滿足各個工作者。在這裏的分配原則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而在將來共產主義制度底高級階段上在完全的共產主義之下，情形就會不同。那時，毫無例外地對於一切的人們，勞動將是最先的需要。此外，那時生產品將多到這樣，以致於能夠滿足大家底需要：各人需要多少，就可得到多少。那時，『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將讓位於『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

這樣的事會是可能的嗎？我們可以肯定的答覆：這是完全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在過去社會，以至于現在蘇聯以外的社會和國家，極多的人類精力，都耗費在階層鬥爭與民族鬥爭上，都消磨在困苦的生計鬥爭中；生產力不但不能充分的發展，而且還遭受無數的人為破壞。而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下，人類却將自己的一切力量用來發展科學和技術，用來使自然界底力量完全屈服于人類。機器的技術會達到空前未有的發展，工廠將增加許許多多。運輸機關：鐵路、水路、航空等等，將廣泛地發展起來。在社會主義之下，勞動就已經不是替廠主和地主做工的強迫勞動了。在共產主義之下，人類勞動會表現出真正驚人的生產率。勞動將會好像休息和睡眠一樣，成為每一個入底自然需要。勞動將成為真正自由的和創造的勞動，並將完全貢獻于人類社會的公共利益。

那時，人們的才能將發展到極高的程度，使得能夠自由地從一種工作，轉到別種工作，例如，從機器旁的工作，轉到實驗室的工作。研究科學的工作和機器旁的工作，將成爲一個過程，會互相補充，互相發展。在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區別將會消滅。工業企業內的工作人員，會不僅只是發動機器和注意機器的工作，而且會親自從事組織上的改善，從事發明和改進技術等工作。工作將成爲每一個人所快樂的、創造的、生活的必需品，他們將樂意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精神貢獻於社會。

那時，不僅在工業，而且在一切經濟部門裏，都將有最強大的機器做工。在工廠裏也好，在田場上也好，機器都將用電力來發動。農業勞動將成爲工業勞動底形式之一。城市與鄉間的差別現象會徹底消滅。農村中的文化落後現象會徹底消滅。强有力的電站，會以電力供給農業工廠。科學將達到極高的發展，在這種發展之下，農業就不復依靠天氣之好壞，在農業發展上將再不會有任何自然界的

障礙。田野、菜園、菓園、牛奶場底工作本身，會同工業中的工作一樣，都是管理機件。這樣，笨重的農業勞動和必須居于自己田地附近的現象就會消滅。一切落後現象，不文明現象就會消滅。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底面目，會完全改變。城市內的花園、公園、林蔭路，會極其發展，城市會變成花園的城市，這一切就會使城市與農村間的對立現象完全消滅。

在共產主義之下，人類社會底文化，會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小學校、大學、戲院、科學研究院，將在一切居民地點到處皆有。藝術家、著作家、發明家底天才，會極廣泛地發展起來。在社會上、生產上和日常生活上，男女間的一切不平等現象，會完全消滅。民族間不平等現象底一切殘餘都會消滅，各落後民族的發展，會迅速地趕上在經濟上和文化關係上先進的國家。各民族底區別會消滅，各民族的文化會匯成爲一個人類共同的文化。

這樣的社會，現在正在蘇聯猛烈建設中，第三個五年計劃，就是要把無階級

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完成并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計劃。

最後，我再引斯大林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中的一段話，來說明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必要的國際條件，並作爲本書的結論：

「至于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要的國際條件，那麼它們是會隨着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及工人階級革命爆發底增長而形成和增長起來。決不能這樣的設想，以爲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底工人階級將達到社會主義，尤其進到共產主義，而別些國家底資本家和冷漢還看待這一點，袖手旁觀。更不能這樣設想，以爲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會同意只做一個旁觀者來旁觀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實際上，資本家們將採取一切爲他們所能做到的辦法來撲滅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裏，每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步驟，都必使他們受資本主

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不可阻遏地發動起來，以便在這些國家裏爭取專政和社會主義。這樣一來，在國際革命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于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于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爲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在全世界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命運。因爲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全賴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